

總第 **26**
AUGUST 2026

在野黨TM
Opposition Party
Freedom, Truth, Resistance



OPPOSITION PARTY

海內外民主實踐與觀察

網址: www.ZYD1998.com

策劃: 毛慶祥

火種不滅，精神長存

*The greatness of a nation and the progress of
its moral character can best be judged by how it
treats its people*

中國民主黨主辦

八月小記

這一期訪問呂耿松先生，談到坐牢。

十五年，不算短了。一個孩子從出生到十五歲，已經有了自己的主意；一個成年人若十五年不見，街上碰見，也未必認得出來。

呂先生倒沒有什麼大變化。至少有一樣沒有變，他還相信中國會有民主。

這就有點難得。

人年輕的時候相信一些事情，並不稀奇。到了四十歲，房租、水電、孩子的學費一來，世界改不改變，便祇好以後再說。再老一點，還要勸年輕人不要衝動：我吃過的鹽比你吃過的飯多。

呂先生吃的不是鹽，是十五年的牢飯，却仍舊沒有學會這一套。

本期還有人在問高智晟在哪裏。

九年了。

有些事情，問了一年又一年，不是因為沒有新話可說，而是舊話還沒有得到回答。

所以還得問。

我們也照舊把這些人和事記下來。

總要有人忘得慢一點。

不然，許多事情就真的算了。

胡海寧
2026年8月25日

開篇
Prologue

01

02

目錄
Contents

在野黨簡介
About the Opposition Party

03

思想火種
Seeds of Thought

05

05-08

人物專訪
Voices of Change

09-13

民主火種
The Spark of Democracy

真相中國
China: The Truth

14

14-18

時事評論
Current Affairs Commentary

19-29

社會評論
Social Commentary

民運之路
The Road to Democratic Activism

30

30-36

民運之聲
Voices of the Democracy Movement

37-55

民運行動
Democracy in Action

56-58

民運風采
Portraits of the Democracy Movement

59-61

民運同道
Fellow Democracy Activists

連載
Serial

62

62-67

作品連載
Serialized Works

檔案館
Archives

68

68-70

迫害實錄
Records of Persecution

71

中國記憶
China's Memory

72

人物事迹
Profiles

雜誌社介紹
About the Magazine

73

《在野党》简介

《在野党》杂志是中国民主党组党时期唯一的党刊，以传播中国的民主、人权等理念为宗旨，成立于 1998 年 9 月。《在野党》由毛庆祥先生倡议，并在中国浙江省创办，浙江筹委会成员轮值各期的编撰。出刊至第 9 期后，绝大多数成员被抓，刊物由聂敏之、陈树庆、王荣清继续出刊至第 11 期，因聂敏之等人被抓而停刊。

但民主火种一直未灭，在历经 27 年之久，在毛庆祥、谢长发、朱虞夫和郑存柱等海内外中国民主党人的共同努力下，期刊于 2025 年 6 月 25 日在美国洛杉矶成功复刊。它正在以全新的面貌，延续前辈的精神火炬。

复刊《在野党》杂志分为《思想火种》、《真相中国》、《民运之路》、《视频专栏》、《作品连载》、《档案馆》等内容模块，设有官方网站 <https://www.zyd1998.com>，并于每月 25 日刊出电子期刊，纸质期刊会同步发布，敬请订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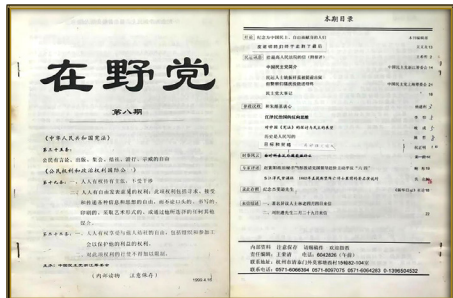
主要成员介绍：

毛庆祥（1950 年 5 月 24 日），中国民主党创始党员，新《在野党》杂志的发起者。浙江杭州人，自由撰稿人、人权活动家。1976 年“四·五运动”参与者，被关押三个月；1978 年起投身杭州民主墙运动，担任《四五》、《华东》等民刊编辑，1981 年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三年。1998 年积极筹建中国民主党，主编党刊《在野党》。1999 年 6 月被捕，11 月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获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直至 2007 年 9 月 14 日刑满获释。目前居住在中国大陆。

朱虞夫（1954 年 2 月 1 日），现任《在野党》杂志总编辑。浙江杭州人，诗人、异议作家、人权活动家、中国民主党创始党员。1978 年底投入杭州民主墙运动，是发起人之一，主编《四五》月刊，并多次被传唤、抄家。1989 年“六四”因“参与动乱”被收容审查，撤职；1998 年积极参与中国民主党的筹备工作，并于当年 11 月当选为浙江筹委会常务工作组秘书长、全国筹委会筹委。1999 年 6 月 19 日被捕，9 月 15 日正式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2006 年 9 月 15 日出狱。出狱后仍持续民主运动，2007 年再次被捕判刑二年、剥权二年；2011 年因“茉莉花运动”被捕。判刑七年、剥权三年，累计服刑达 16 年。出狱后仍被严密监控，直至胃癌晚期出境治疗，目前居住在美国。

谢长发（1951 年 10 月 7 日），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委会主席，是复刊《在野党》杂志的倡议人。湖南望城县坪塘镇人，民主异议人士。1989 年参与天安门民主运动，任“工自联”领袖，六四后坚持公开谴责当局暴行，被判劳动教养两年。1998 年与潘明栋等筹建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委会，屡次遭拘留；自 2002 年起坚持定期聚会，联系各地民运人士并资助经济困难者。2005 年撰写《中国民主党宣言》、《昭告海外同胞书》等文，并筹划召开全国代表大会。2008 年因批评汶川地震“豆腐渣工程”再度被捕，2009 年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 13 年。目前居住在中国大陆。

郑存柱（1967 年），现任《在野党》杂志社社长。安徽合肥人，曾任中学、大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企业家、人权活动家、中国民主党党员、海外党部高层人士。1989 年六四期间发起合肥学生运动，组织发起安徽省高校自治联合会并率学生赴京声援，是安徽省与政府谈判的学生代表之一。2000 年在上海秘密参加中国民主党，2006 年在美国洛杉矶建立海外联合总部，历任全国联合总部副秘书长及副主席、主席等职务。



图为《在野党》第八期

组织框架介绍:

总编辑: 朱虞夫 社长: 郑存柱 出品人: 景辉辰

荣誉主编 (目前均居住在中国大陆): 毛庆祥、谢长发、胡石根、陈西、吕耿松、查建国、陈树庆、许万平、刘贤斌、胡明君、黄燕明

《在野党》设副总编辑、副社长、轮值总编辑、副主编、编辑部、责任编辑部、美编部、信息技术部、采访部、翻译部、收稿部、校对部、宣传与发行部等职能部门和行政部、财政部、外联部、人权观察部等综合部门, 并设有日本分社, 成员多为中国民主党的海外新生力量。



图为《在野党》复刊第十二期杂志社部分成员 - 洛杉矶

Introduction to The Opposition Party

The Opposition Party was founded in September 1998 as the only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during its formative years. Initiated in Zhejiang by Mao Qingxiang, with members of the Zhejiang Preparatory Committee editing in rotation, the journal was dedicated to advancing the values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in China. By its ninth issue, most of its editors had been arrested; even so, Nie Minzhi, Chen Shuqing, and Wang Rongqing continued until the eleventh issue, when further arrests forced it into silence. For years, the publication remained a symbol of democratic aspiration and the sacrifices borne by its founders.

After twenty-seven years, the flame was reignited. On June 25, 2025,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s of veteran leaders Mao Qingxiang, Xie Changfa, Zhu Yufu, and Zheng Cunzhu, together with a new generation of overseas activists, The Opposition Party was successfully revived in Los Angeles. Its reappearance not only honors those who endured prison and repression but also reaffirms the commitment to record truth, preserve memory, and carry forward the ideals of freedom and human dignity.

The renewed The Opposition Party is published monthly, in both digital and print editions, with sections such as Seeds of Thought, China Unveiled, Paths of the Movement, Video Columns, Serialized Works, and Archives. It maintains an official website at www.zyd1998.com. As a platform for dissent, it seeks to amplify voices silenced inside China, to link the efforts of activist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o ensure that the struggles of past and present are neither erased nor forgotten. Above all, it stands as both a witness to history and a torch for the future, sustaining the spirit of opposition through changing time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走过十五年牢狱，他仍然相信中国会实现民主

——专访中国维权人士吕耿松

记者：贾嘉 沈美花

人物简介

吕耿松，中国著名异议人士，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主席。1956年出生于浙江杭州，浙江大学历史学专业毕业，曾任浙江省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教师，因为“8964”而辞职。他长期关注中国社会问题、腐败以及普通民众的权益维护。2007年，吕耿松因参与中国民主党活动，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2011年刑满释放。出狱后，他继续从事中国民主党活动。2014年，吕耿松再次被捕。2016年，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吕耿松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吕耿松领导下的浙江中国民主党团队

2025年，吕耿松刑满获释。两次入狱、十余年的牢狱经历，并没有改变他的基本信念。如今的吕耿松依然关注中国社会、人权与民主问题，也愿意与年轻一代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思考。这次访谈中，我们试图从他的个人经历出发，了解一个曾经身处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走上维权之路；了解两次入狱和漫长监禁给他带来了什么；也试图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一个人经历十多年牢狱之后，为什么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

2025年，曾两度入狱的中国维权人士、独立撰稿人吕耿松刑满回到家中。从第一次被捕，到第二次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他的人生经历了漫长的牢狱岁月。出狱后的吕耿松，依然保持着一种令人意外的平静和乐观。今天我们连线上吕老师，面对两位年轻后辈，他谈起了自己为什么走上维权道路、1989年经历对自己的影响、两次入狱，以及十多年监禁期间最难忘的经历。网络信号被严重干扰，不断中断，手机也因为长时间通话而发热，但谈话仍然继续。他说，自己从来没有因为这些经历而放弃最初的信念。

一、从农村走出来：看到别人受苦，就想去帮助无助者

谈起自己为什么会走上维权道路，吕耿松首先提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

他说：“我从小就在农村长大的。”农村的生活经历，

让他很早就接触到普通人的生活和困难。

他说，自己最初帮助别人，并没有特别复杂的目的。

“我看着老百姓有苦难，我就想去帮助他们。”

从帮助个体，到接触越来越多的维权者和普通民众，他逐渐发现，在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背后，还有更加深层次的问题。

二、1989年：人生思想发生重要转变

吕耿松曾经在体制内工作，也有一份相对稳定的职业。但1989年的经历，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回忆当年的情况，他说，自己曾经到街上、大学校园以及相关活动现场，听年轻人和学生们讲话，亲眼观察当时发生的一切。对于一个身处体制内的人来说，这段经历成为他后来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

当被问到1989年之后自己的思想是否发生了变化，他的回答很明确。

那段经历让他开始更加关注民主、社会公正以及普通人的权利。

此后，他逐渐从一个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走向独立写作和帮助民众维权。

三、“别人来找我，我就不得不帮”

在长期从事维权工作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找到吕耿松。

他说：“我愿意帮助人家维权，他们都来找我。”

很多人知道他愿意帮助普通人解决问题，于是不断有人找上门来。

对于这些求助，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已经经历过第一次牢狱而停止。

采访中，我问他：

“您已经因为这些事情付出过代价了，为什么还要继续做？”



祝正明 吕耿松 徐光



吕耿松在维权群体里深孚众望

吕耿松的回答很简单：

“我的天性就愿意帮助别人，我就乐意做这样的事情。”

这句话听起来非常朴素，但或许正是他多年坚持的原因。

他并没有把帮助别人描述成一种宏大的政治行为，而更是一种个人选择——看到别人有困难，就想伸手帮一下。

四、第二次入狱：11 年并没有改变他

吕耿松第一次入狱是在 2007 年。

出狱以后，他仍然继续从事写作和维权工作。2014 年，他再次被捕，后来被判处 11 年有期徒刑。

第二次漫长的监禁，对他的身体和生活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但在谈到这段经历时，他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悲观。

相反，他讲起监狱里的生活时，最让采访者印象深刻的，是他对于一些看似细小问题的坚持。

五、“我不肯认罪”

谈到狱中的经历，吕耿松首先提到的是一个细节。他坚持不认罪。

在看守所和监狱期间，他曾因为是否需要向管理人员喊“报告”等问题发生争执。

当他听到狱警说喊“报告”就是一种“认罪”后，吕老师在狱中就再也没有喊过“报告”这两个字！如果自己认为没有做错，就不应该为了获得所谓的“表现”而违背自己的原则。

他说：“我就不喊报告了。”

这一坚持持续了很长时间。他知道这样的做法会给自己带来更严格的管理，甚至会遭遇禁闭、处罚等“严管”后果。

但他还是选择坚持。

他说：“我反正已经坐牢了，最多就是严管。”

在他看来，既然已经失去了自由，那么至少应该保留自己的判断和尊严。

六、因为生活用品问题，与监狱管理人员争辩十多次

另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事情，是监狱工作人员不定期检查和整理他的物品。

按照他的回忆，有一次检查之后，他发现自己的物品被弄得非常凌乱。

于是，他找到相关管理人员理论。

他说：“你们到底是贼还是强盗？把我的东西搞成这个样子。”

这样的争执并不是一次两次。他回忆说，自己曾经因为类似的问题与管理人员发生过十多次争辩。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要为了这些事情和管理人员发生冲突？

吕耿松的回答依然是：因为他认为不合理的事情，就应该说出来。即使身处监狱，他也不愿意因为害怕处罚而放弃自己的基本尊严。

七、最难受的不是身体，而是不能自由阅读

在十多年监禁生活中，吕耿松认为，对自己的精神折磨尤其严重的事情之一，是阅读受到限制。

他说，自己非常喜欢读书。但在服刑期间，他曾长时间受到限制，不能自由阅读自己想看的书和报纸。

后来，在不断争取之后，他获得了一些阅读机会，但这个过程非常漫长。

他说，最初能够获得的阅读材料非常有限，甚至一份报纸也需要等待很长时间。对于一个长期写作的人来说，无法自由阅读意味着什么？答案不言而喻。

书籍、报纸和知识，是他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的重要方式。但即使阅读受到限制，他也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思想。

八、“从来没有动摇过”

采访中，我问了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

“在这样的状态下，您的思想有没有动摇过？”

吕耿松的回答非常坚定：“没有动摇。”

他说，自己甚至会把监狱里要求阅读的一些政治书籍当作一种反面材料来阅读。

当书中出现一些关于“民主”“人民”等概念时，他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

如果一个制度真正民主，为什么现实中又存在这些问题？

这种思考方式，也成为他在长期监禁期间保持精神独立的一种方式。

他说：

“我从头到尾都知道自己的信念是什么，坚持的是什么。”

这也是整场采访中最让我感受到力量的一句话。

九、十五年之后，他为什么依然乐观？

与一个经历过十多年牢狱生活的人相比，出狱后的吕耿松显得非常平静。

我问吕老师：

“经历了这么多，您为什么还能保持这么乐观？”

他并没有把自己的乐观描述成一种特殊能力。或许对于他来说，真正支撑自己的，是一种长期没有改变的信念。

他相信，中国最终会实现民主。

而且，他认为这个目标并不是遥不可及的。

当我问：

“您觉得这个时间会不会很久？”

他的回答是：

“不会太久！”

简单的一句话，却透露出一种非常强的信念感。

十、给年轻人的三个建议

采访最后，我想请吕耿松老师给我们一些建议。

他的回答可以概括成三个关键词：

第一，坚持民主理念

他说：

“希望你们要坚持民主的理念，相信中国一定会实现民主。”

在经历过多年监禁之后，他依然没有放弃这一信念。

第二，踏踏实实做事情

他说，年轻人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还应该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比如帮助那些遭受不公、受到迫害的人。

“要做一些比较踏实的工作。”

在他看来，真正的改变并不只是表达观点，更重要的是能够帮助具体的人。

第三，要有扎实的知识

他说：“要有扎实的知识，没有扎实的知识也不行。

在他的理解中，信念与知识必须结合起来。只有真正了解历史、社会和政治，才能形成自己的判断，而不是简单跟随别人。

十一、“你们要相信，中国一定会实现民主”

采访接近尾声时，我告诉吕耿松，我们这一代没有亲身经历 1989 年，也没有亲眼见过当年的历史。我们更多是从父辈的讲述中了解那段历史。

因此，我们更需要通过与吕耿松这样的前辈交流，更深入地理解过去，也寻找继续坚持的力量。

吕耿松回应说，希望年轻人能够继续学习、坚持自己的理念，同时尽可能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他说：“坚信这个民主是可以实现的。”

这句话也成为这次采访最重要的落点。

十二、“如果他们找您怎么办？”

采访过程中，吕耿松还提到一个现实问题。他知道自己现在的言行仍然可能受到关注。

他甚至半开玩笑地告诉我：

“如果你们给我聊完天以后，可能马上就有国保的人来找我了。”

这句话让现场气氛一度变得复杂。

一方面，他依然愿意与年轻人交流；另一方面，他也非常清楚，自己经历过的那种压力并没有因为刑满释放而彻底消失。

我也因此反复提醒他：

“您一定要先保护好自己。”

结语：走出高墙之后

这次采访的网络条件并不好。

声音一次次中断，画面不断卡顿，手机因为长时间通话甚至开始发热。

但即便如此，这场对话还是持续了下来。

对于我来说，我们想了解的不只是一个“政治犯”的经历。

大家更想知道：

一个人经历了十多年牢狱之后，为什么还能够保持自己的信念？

吕耿松给出的答案并不复杂。

帮助别人，是他的选择。

坚持自己的判断，是他的选择。

相信民主，也是他的选择。

他说：“我从头到尾都知道自己的信念是什么。”

2025 年，他走出了高墙。

但十多年牢狱生活并没有改变他对未来的判断。

如今，面对年轻一代，他仍然希望他们能够学习、思考、帮助别人，并坚持自己相信的东西。

也许，这正是这场采访最值得记录的地方：

一个走过漫长牢狱岁月的人，走出高墙之后，依然没有选择沉默。

编辑：黄吉洲 校对：冯仍 美编：胡海宁



记者：贾磊、沈美花与民主前辈吕耿松视频采访中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
久困囹圄，其志不移
——



极权主义现象之五：事故多发频发

作者：张兴贵

极权主义国家为何事故多发、频发。这绝非孤立的技术故障、个别官员渎职、偶然的天灾；不是管理失误，不是技术落后，更不是“发展阶段问题”，而是极权制度内在逻辑的必然产物。它根植于权力结构的本质，层层衍生出信息、激励、认知与文化的系统性扭曲。

第一层，权力的高度垄断。极权主义的核心是权力的绝对集中与不可分割。它不仅垄断暴力与资源，更试图垄断真理与未来。这种“单一大脑”治理复杂社会的狂妄，哈耶克称之为“致命的自负”。复杂系统中的知识是分散的、默会的、动态的，任何中央计划者都不可能完全掌握。而极权体制却拒绝承认这一人类认知的根本限制，坚信通过意识形态与行政命令就能实现完美控制。这一原罪直接导致系统性认知盲区。决策者远离现场，信息链条冗长且被层层过滤；基层的真实风险信号在上传过程中被扭曲、淡化甚至删除。因为承认问题就等于承认体制优越性的瑕疵。结果是风险被低估，隐患被常态化，事故从“可预防”变成“必然爆发”。于是，小概率事件变成大概率灾难。

第二层，问责向上负责而非向下负责。权力垄断必然衍生出扭曲的激励结构。官员与管理者的仕途、利益和安全，全部系于上级的评价，而非实际的安全绩效或公众福祉。这就形成了经典的“委托-代理”问题极端化：地方官员的最理性的选择永远是掩盖、粉饰、甩锅，而不是根治。小事故被定性为“不可抗力”或“个别现象”，以避免影响政绩；安全投入被挤压，因为它不产生短期可见的政治红利；报告真相的风险远高于隐瞒的风险——前者可能被视为“政治不成熟”，后者最多是“技术事故”。这种激励错位制造了负反馈缺失的恶性循环：错误得不到纠正，反而被强化。

第三层，信息封闭与恐惧文化。极权体制必须控制叙事，因为真相是权力的天敌。媒体、学术、工会皆被纳入宣传体系，独立监督被视为威胁。于是形成了双重信息屏障：对上隐瞒与对下封锁。一线工程师、工人发现隐患却不敢言——因为批评可能被上纲上线为“动摇军心”“别有用心”。久而久之，“报喜不报忧”成为生存理性，专业判断让位于政治忠诚。安全文化无法生成，取而代之的是形式主义与表演式治理。这种封闭切断了跨层级、跨领域的纠错机制。民主法治社会通过自由言论、独立调查和司法问责，形成持续的进化压力；而极权体制则像一个封闭的热力学系统，熵值（混乱度）不

断累积，直至以灾难形式释放。

第四层，专业主义崩塌与人才逆淘汰。忠诚优先于能力的选拔机制，必然导致逆向选择。真正懂安全、敢担当的专业人才被边缘化，甚至被淘汰；善于揣摩上意、粉饰太平者则步步高升。腐败进一步加剧这一过程：安全资金被挪用、设备偷工减料、监管走过场成为常态。结果是整个治理链条的专业能力与责任感同步衰减。

编辑：Geoffrey Jin 校对：毛一炜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Accidents Under Totalitarianism 5 - Why Disasters Become Routine

Major accidents in totalitarian states are seldom the result of technology alone. They arise from institutions that centralize authority while suppressing independent judgment. Complex societies rely on dispersed knowledge, yet centralized systems assume that a few leaders can understand everything. As information moves upward, warnings are filtered, softened, or concealed, leaving decision makers blind to growing dangers.

Officials are rewarded for satisfying superiors rather than protecting the public. Reporting problems threatens careers, while concealing them often appears safer. As a result, safety investment is neglected, risks accumulate, and small failures evolve into large scale disasters.

Information control further weakens public safety. Independent media, experts, engineers, and workers cannot openly expose hazards without fear of punishment. Professional expertise is subordinated to political loyalty, and genuine safety culture is replaced by ritual compliance.

Recruitment based on loyalty instead of competence accelerates institutional decline. Skilled professionals lose influence, corruption spreads, and oversight becomes ineffective. Without transparent investigation, independent criticism, and meaningful accountability, mistakes remain uncorrected.

Under such conditions, disasters are not exceptional events but predictable outcomes. They reflect a system that suppresses truth, discourages responsibility, and places political stability above public safet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极权主义现象之六：丝绸缠树

作者：张兴贵

为什么极权国家在对外交往中特别喜欢“摆排场”？从纳粹德国的盛大阅兵，到苏联的宏伟国事访问，再到当代某些国家的豪华接待和军事展示，这一幕幕场景反复上演。外交成为“剧场政治”的舞台：通过视觉震撼、仪式秩序和象征符号，制造“强大统一”的幻象。这种表演性并非偶然，而是源于极权政权深刻的内在不安全感——它必须不断证明自身的“必然胜利”和“历史正当性”，因为其合法性并非源于民众同意，而是源于神话构建。

第一，摆排场是投射力量、制造威慑的工具。极权政权往往内部存在结构性脆弱：经济可能低效、民生压力巨大、社会不满潜伏。它们无法通过透明治理赢得认可，于是转向外部“秀肌肉”。一场盛大的阅兵或国宾仪式，能瞬间营造“国家强大、领袖英明”的形象。这些排场不是浪费，而是战略投资：通过视觉震撼，弥补硬实力不足或掩盖内部问题。民主国家外交更注重实质谈判和互惠，而极权外交则把“形式”本身变成武器——让对手感受到压力，让潜在盟友看到“靠山”。

第二，摆排场服务于宣传机器。极权体制的核心是意识形态垄断和群众动员。这种政权需要不断制造“神话”来维持民众的狂热或顺从。对外排场被精心包装，通过国家媒体向国内传播：外国领导人鞠躬、盛大欢迎仪式、礼物交换，都被解读为“世界认可我们的伟大成就”。这能转移国内矛盾，强化“举国一致”的幻觉。它制造一种“外部肯定内部稳定”的循环：排场越隆重，国内忠诚度越高；忠诚度越高，越能支撑更多排场。这种表演性政治，正是极权主义“剧场国家”的特征——一切皆为演出，一切演出皆为统治。

第三，摆排场是寻求国际承认的手段。极权国家常面临“合法性赤字”。它们缺乏选举授权，无法靠民意支撑，于是依赖“绩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仪式）。当绩效不足时，仪式就成为替代品。极权主义不满足于统治人民，它试图重塑人民感知的世界。盛大排场正是这一企图的国际版：通过仪式秩序，暗示“混乱的外部世界”最终会臣服于“有序的极权模式”。

从更宏大视角看，这一现象反映了“景观社会”理论在极权语境下的极端化。权力不再满足于隐藏，它需要被观看、被崇拜。极权排场是将政治彻底审美化、戏剧化的结果：群众成为观众，领袖成为主角，历史成为导演。这暴露了极权主义的内在矛盾——它声称代表“历史必然”，却必须不断通过人为表演来证明。

极权外交的“摆排场”不是孤立文化现象，而是体制逻辑、权力心理与宣传机制的系统产物。真正的国家力量，源于治理效能、民众福祉与普世价值，而非舞台上的灯光与队列。唯有摒弃表演性政治，拥抱理性对话，世界才能走向持久和平与繁荣。

编辑：Geoffrey Jin 校对：王滨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Accidents Under Totalitarianism 6 - Silk Wrapped Around the Tree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why totalitarian states emphasize grand diplomatic ceremonies and political spectacle. It argues that extravagant displays are not signs of confidence but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weak legitimacy and the need to reinforce political myths.

Why do totalitarian states invest so heavily in military parades, lavish receptions, and carefully staged diplomatic ceremonies? Such spectacles are designed to project strength, unity, and historical legitimacy. Because these regimes cannot rely on genuine public consent, they seek validation through visual symbolism and political theater.

Grand displays also serve as instruments of domestic propaganda. State media present foreign visits, ceremonial honors, and elaborate protocol as evidence that the outside world recognizes the regime's success. These carefully managed images reinforce loyalty, distract from economic or social problems, and strengthen the illusion of national unity.

Internationally, spectacle functions as a substitute for democratic legitimacy. When governments lack electoral authorization, they increasingly depend on ritual and symbolism to demonstrate authority. Diplomatic ceremony becomes a performance intended to impress allies, intimidate rivals, and conceal internal weakness.

Viewed more broadly, such behavior reflects the logic of political spectacle. Power seeks not only obedience but also admiration. Citizens become audiences, leaders become performers, and public life is transformed into an ongoing display designed to preserve the ruling system.

Ultimately, diplomatic extravagance is not evidence of genuine national strength. Durable influence comes from effective governance, public trust, and respect for universal values rather than choreographed ceremonies or theatrical display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勇斗歹徒险丧命反被中国公安定自残 寄信近万封维权遭长期监控关押威胁

作者：张致君

张记者，你好！我是下面事件当事人，如可以请帮助我曝光。

当事人姓名：张卫波（曾用名：张洪波）年龄46岁

当事人户籍：中国山东省菏泽市

电子邮箱：wanglihua664@gmail.com

案件背景

1996年至2000年，我在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郓城县支行黄安营业所工作。

2000年4月9日凌晨我在银行综合楼与潜入的蒙面歹徒搏斗被刺七刀险些丧命，根据2000年郓城县人民医院病历记载：第八、第十一肋骨骨折、脾破裂、大网膜脱出、面部、唇部、颈部外伤。

根据齐鲁晚报2000年8月18日《自残还是见义勇为》的报道中记者采访郓城县公安局刑警队中队长郝学存时郝介绍：现场发现搏斗痕迹、墨绿色肩章、两枚黄色纽扣、一溜头发、BP机腰卡、等大量物证。在现场发现大量物证和严重的伤情下2000年4月9日菏泽公安、检察、法院及2001年1月18日山东省公安厅刑事技术鉴定中心先后作出了《造作伤》即自残的鉴定结论。办案人员将伤情鉴定书称为：机密文件“不予出具。

勇斗蒙面歹徒制止犯罪本是英雄之举，没想却落此冤名。20年后伤情复发做了开胸膈肌修补手术，膈肌麻痹、呼吸障碍终身落残。当年该营业综合楼设有金库，原郓城县公安局刑警队教导员孙德贞在一次通话中介绍：当年是一起严重的银行抢劫案，以“自残”结案是“上级的意思”（有通话录音为证）。

此后26年间，我依法通过行政信访、投诉举报、司法程序申诉，累计寄出申诉信近万封、多次赴北京国家信访局、公安部信访反映诉求。

山东官媒《齐鲁晚报》2000年8月18日以《是自残还是见义勇为》2021年湖北九派新闻以《银行员工与歹徒搏斗被刀捅伤，公安认定自残，当事人：一年寄信五六千封申诉材料，21年的追寻想要个答案》进行报道，红星新闻、猛犸新闻等媒体也进行了报道和转载。

2021年中央政法整顿督导组也曾关注过此案。2021年菏泽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刘连栋也曾接访，答应成立调查组，但案件始终未得到公正处理，郓城县公安局至今拒绝出具伤情鉴定报告。

因长期申诉维权，我和家人被中国政府长期列为重点维稳对象，并长期遭到中国公安监控，经常在生活、工作途中因是信访人员被公安留置。在信访维权过程中遭威胁、跟踪、强制遣返、训诫、拘留并被多次非法关押。

2022年5月，我在北京新京报附近以和平方式维权，被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作出了行政拘留5日处罚。但连夜被郓城县公安局刑警队孔繁品带回郓城，以“寻衅滋事罪”立案，并被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秘密关押。期间遭受威胁、强迫劳动，被关押29天后，被迫在郓城县拘留所医务室，在郓城县公安局刑警队孔繁品说我写的情况下按照孔要求写下了自己捅自己七刀不再因此案申诉的《息访息诉保证书》才允许取保。

虽然写了保证书中国公安仍没有放松对我和家人的监控，2025年2月16日工作路过山东省会济南市几个小时后户籍地派出所民警便打电话过来询问去济南有何诉求，现在在什么位置等信息。

希望国际社会关注此案件协助联系他国法医鉴定机构出具专家法医意见。

附：中国公安信访答复书、训诫、拘留等文书、

伤情病例

媒体报道等

张洪波

2025年8月4日



《信访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予以立案受理并依法予以立案受理。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依法对被申请人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依法对被申请人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

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依法对被申请人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依法对被申请人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

五、根据《信访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予以立案受理并依法予以立案受理。

六、根据《信访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予以立案受理并依法予以立案受理。

七、根据《信访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予以立案受理并依法予以立案受理。

八、根据《信访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予以立案受理并依法予以立案受理。

九、根据《信访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予以立案受理并依法予以立案受理。

十、根据《信访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予以立案受理并依法予以立案受理。

关于鄆城县公安局孔繁品来电情况的说明

通话时间：2021年9月29日上午8时54分

来电人：孔繁品

通话内容：

2021年9月29日上午8时54分，时任鄆城县公安局副局长孔繁品来电，就其向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向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向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在通话过程中，孔繁品表示，其已向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向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向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申请人表示，其已向孔繁品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向孔繁品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向孔繁品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以上事实，经申请人陈述，并经被申请人调查，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信访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予以立案受理并依法予以立案受理。

关于鄆城县公安局孔繁品来电情况的说明

通话时间：2021年9月29日上午8时54分

来电人：孔繁品

通话内容：

2021年9月29日上午8时54分，时任鄆城县公安局副局长孔繁品来电，就其向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向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向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在通话过程中，孔繁品表示，其已向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向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向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申请人表示，其已向孔繁品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向孔繁品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向孔繁品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以上事实，经申请人陈述，并经被申请人调查，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信访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予以立案受理并依法予以立案受理。

鄆城县公安局

关于孔繁品信访事项的答复

孔繁品：2021年9月29日

鄆城县公安局

关于孔繁品信访事项的答复

孔繁品：2021年9月29日

鄆城县公安局

关于孔繁品信访事项的答复

孔繁品：2021年9月29日

鄆城县公安局

关于孔繁品信访事项的答复

孔繁品：2021年9月29日

鄆城县公安局

关于孔繁品信访事项的答复

孔繁品：2021年9月29日

鄆城县公安局

关于孔繁品信访事项的答复

孔繁品：2021年9月29日

鄆城县公安局

关于孔繁品信访事项的答复

孔繁品：2021年9月29日

鄆城县公安局

关于孔繁品信访事项的答复

孔繁品：2021年9月29日

鄆城县公安局

关于孔繁品信访事项的答复

孔繁品：2021年9月29日

菏泽市公安局

复查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

孔繁品：2021年9月29日

菏泽市公安局

复查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

孔繁品：2021年9月29日

菏泽市公安局

复查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

孔繁品：2021年9月29日

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

孔繁品：2021年9月29日

鄆城县公安局

关于孔繁品信访事项的答复

孔繁品：2021年9月29日

鄆城县公安局

关于孔繁品信访事项的答复

孔繁品：2021年9月29日

鄆城县公安局

关于孔繁品信访事项的答复

孔繁品：2021年9月29日

鄆城县公安局

关于孔繁品信访事项的答复

孔繁品：2021年9月29日

鄆城县公安局

关于孔繁品信访事项的答复

孔繁品：2021年9月29日

鄆城县公安局

关于孔繁品信访事项的答复

孔繁品：2021年9月29日

鄆城县公安局

关于孔繁品信访事项的答复

孔繁品：2021年9月29日

鄆城县公安局

关于孔繁品信访事项的答复

孔繁品：2021年9月29日

鄆城县公安局

关于孔繁品信访事项的答复

孔繁品：2021年9月29日

鄆城县公安局

关于孔繁品信访事项的答复

孔繁品：2021年9月29日

鄆城县公安局

关于孔繁品信访事项的答复

孔繁品：2021年9月29日

鄆城县公安局

关于孔繁品信访事项的答复

孔繁品：2021年9月29日

鄆城县公安局

关于孔繁品信访事项的答复

孔繁品：2021年9月29日

鄆城县公安局

关于孔繁品信访事项的答复

孔繁品：2021年9月29日

鄆城县公安局

关于孔繁品信访事项的答复

孔繁品：2021年9月29日

新闻报道链接

红星新闻:<https://v.douyin.com/EpNETurS984>

时代邮刊:<https://v.douyin.com/H7xhAETysVQ>

九派新闻:<https://v.douyin.com/ILVNyEBK6zM>

新闻胖哥:<https://v.douyin.com/apF-A09ZFVl>

新都融媒:<https://v.douyin.com/sgbltq9H3uc>

猛犸调查:https://view.inews.qq.com/a/20210824A0722M00?module_name=Android_tt_url&share_token=1bda0c7f-5f07-4487-ae30-e197825094c2&tt_from=copy_link&utm_campaign=client_share&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m_source=copy_link

河南商报:https://view.inews.qq.com/k/20210824A0A5H000?module_name=Android_tt_url&share_token=67040e87-d13a-4230-8d09-db787d3b7b15&tt_from=copy_link&utm_campaign=client_share&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m_source=copy_link

正观新闻:https://view.inews.qq.com/k/20210827A07CFJ00?module_name=Android_tt_url&share_token=b9f88e2f-386b-443c-befc-d54f3fe7dad7&tt_from=copy_link&utm_campaign=client_share&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m_source=copy_link

周兆成律师:【银行员工在宿舍被蒙面男捅7刀,警方鉴定其系“自残”不予立案】<https://mr.baidu.com/r/1Kc9fKf5DO?fc=cp&rs=782463299&ruk=xKJSnR-7dPgTnVkv-ADGg&u=12ac3347d2066fac>

<https://v.kuaishou.com/n71whNen>

编辑：钟然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为 24 名花季少年平反

——致广东省政法系统的公开信

作者：牛腾宇母亲

谨以此信写给所有本案参与者和蒙冤者。愿孩子们的冤情，不会再被隐瞒、忽视、遗忘。

让此信成为永远的警示：抵制一切践踏人权和法律的恶行，促进法治进步，不要让 24 名孩子的悲剧重演！

广东省政法系统的领导们：

你们好！

我是广东茂名制造的一起震惊世界的大冤案——“恶俗维基恶势力集团案”中所谓“主犯”牛腾宇的母亲。本案判决书漏洞百出，荒诞离奇的判决结果令国际舆论哗然，引发各国政府和公众的高度关注和质疑。

触目惊心的案件更是吸引了全球关注：被抓的 18 名恶俗维基会员中，有的已经脱离恶俗网站四年多，有的刚加入一个月；900 名会员公认的主犯顾杨阳却被放走，让技术员牛腾宇给顾杨阳当替身并重判 14 年；用 9 名未成年人凑数，将 24 名青少年打成“恶势力”，却放走 3 名权贵孩子。

本案突破了人们的想象极限，无数家国际知名媒体纷纷报道，使本案成为极具影响力的政治案件！本世纪最大冤案！

我儿子牛腾宇被冤判了，却连申诉这一最基本的权利都难以保障。我为他先后聘请十几位律师，均遭司法局施压，被迫退出。聘请律师处处受阻，对已经引起全球关注的冤假错案，又不依法启动再审程序，严重违背司法公正，让人民法院的司法公信力丧失殆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五十七条规定：“对立案审查的申诉案件，应当在三个月以内作出决定，至迟不得超过六个月。”可是，广东高院对于我和牛腾宇的申诉根本不予理会，居然连回复都没有。

这使得本案成为损害中国法治建设的标志性案件。历史是有记忆的，更何况是在互联网时代。我邮寄的每一份申诉资料都有记录，牛腾宇写给高院的申诉信也有记录，都能查出谁在有意阻碍、知法犯法！如今强调办案终身负责，我相信法治会越来越健全，阻碍者将来都会被依法追责。

本案关乎中国法治，也关乎整个国家的形象，希望你们不要麻木，作出明智的选择。

这 24 名孩子被秘密羁押在佛山期间，被剥夺了基本人身权利，不让包括律师、家长在内的任何人知道。你们可知道，我们这些家长找不到孩子时那种肝肠寸断、锥心刺骨的痛苦？许多家长因此患上严重的抑郁症，甚至罹患癌症……

领导们，你们也是为人父母，请你们换位思考。

请努力感受家长们面对莫大冤情时的无奈感；
请努力感受家长们面对权力任性时的无力感；
请努力感受家长们面对屈辱苦难时的无助感；
请努力感受我这个单亲母亲的切肤之痛……

写到此，我已是泪湿衣衫……

我知道你们手握大权，我这个重病缠身的弱女子远非你们的对手。你们手中有权，拿着手铐和枪支，你们只需要编个罪名，就可以将我关进牢笼；或者你们只需一声令下，让已经迫害我一年多的王冰黑恶势力团伙一棍子将我敲死；你们只需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我就可能从人间消失……你们会有无数种方法对付我。

我的申诉路上布满了你们栽种的荆棘，我感到无比恐惧，我的心在滴血。随着一次次骚扰、威胁、恐吓，被折腾得生活不能自理的我，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只要一息尚存，我仍会坚持维权！

在此我补充说明，我没有与你们对抗的实力，我只是想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和争取属于我们的权利，仅此而已。

希望唤醒你们的良知。生而为人，良知应该是我们的底线，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抛弃良知。你们的权力本应保护人民的权益，而非将之夺走；你们的职责本应行公义，而非践踏天平！

我相信未来，而你们只拥有现在。我多么希望你们也拥有未来！

习总书记说：“别看今天闹得欢，小心今后拉清单。”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文革后，北京公检法系统被秘密处决 17 人，他们都是手上有革命干部血迹的看守员或审讯员。王震和冯基平亲自去监场，然后通知家里因公殉职。

在如今这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人人使用手机，长焦距镜头普及，人脸识别以及虹膜识别技术逐渐成熟。即便使用现金购买机票、火车票或住宿，也可能在电脑系统中留下痕迹，人的行踪越来越容易被技术手段追踪。许多行为都会留下电子记录，并可能长期存在于网络或数据库中。

这些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个人隐私，但也让作恶者的丑陋行径更容易暴露在阳光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只要你作恶，时候一到，全世界都会知道你及家人的名字。你的恶行将永载史册，你的后人将以你为耻！

你们为了升职发财，毫无底线，将一群孩子关入囚笼，施以酷刑，逼其就范，迫使亲人骨肉分离。滔天罪行，天地难容。

有网络消息称孙力军和龚道安参与此案，今日他们安在？请你们不要再为他们背书，立即纠正冤假错案。

为了我们这些孩子的未来，也为了你们的未来，同时也为了国家的未来，知错能改，方能得到人民的宽宥！

牛腾宇母亲

2022 年 7 月 4 日

编辑：胡丽莉 校对：王滨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从武汉城管暴力执法事件看：

——当底层人被逼到街头，社会不该只剩驱赶与封口

作者：冯仍



据网友投稿及网络流传视频显示，2026年8月9日晚至8月10日前后，武汉司马口一带疑似发生一起城管及协管人员与市民、摊贩冲突事件。网传画面显示，现场人员发生激烈肢体冲突，有协管人员疑似手持硬物、石块攻击他人。相关视频文字称，事件涉及武汉城管暴力殴打小贩，公安机关随后通报称“摊贩先出手”，并称涉事城管或协管人员已被刑事拘留。

如果这些画面和通报属实，这起事件已经不只是普通的街头冲突，而是一次对基层执法边界、底层生存困境和信息公开机制的集中拷问。

城市管理当然需要秩序，公共空间也需要规则。但是，秩序不能建立在对弱势者的羞辱和暴力之上。无论对方是小贩、无业青年，还是无处可去的底层市民，执法人员都没有权力使用明显超出必要限度的暴力。手铐、石块、围殴、辱骂，都不应成为城市管理的一部分。

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越来越多普通人会被逼到街头？为什么年轻人、小贩、低收入者只能在城市缝隙中求生？当经济下行、就业困难、房租高企、社会救助不足时，街头摊贩和无处可去的人，并不是城市的脏乱差，而是社会压力最直接的外露。

真正的问题，不是他们出现在街头，而是他们为什么只能出现在街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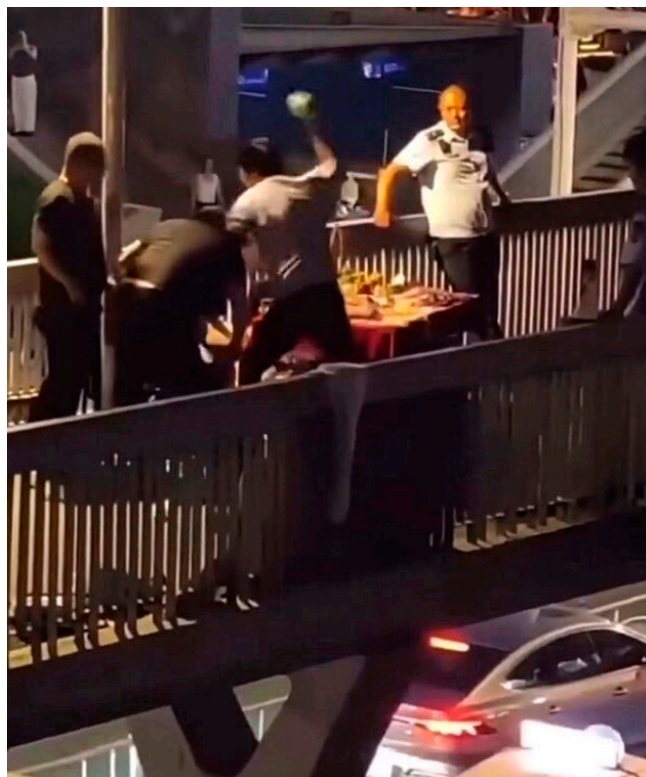
一个社会面对底层困境，不能只靠驱赶；面对执法争议，不能只靠通报；面对公众质疑，更不能只靠删帖封号。视频可以被删除，账号可以被封禁，但现实不会因此消失。被砸伤的人、被驱赶的人、无钱租房的人、靠摆摊谋生的人，仍然真实存在。

如果执法人员涉嫌故意伤害，就必须依法公开调查、追责到底；如果现场确有冲突，也应公布完整执法记录，而不是让公众只能从被剪碎的视频和被删除的帖子中拼凑真相。一个政府若真有公信力，就不应害怕事实；一个城市若真讲文明，就不应把最弱势的人当成清理对象。

经济再难，也不能失去对人的基本尊重；城市再需要管理，也不能让暴力成为规则之外的“潜规则”。这起武汉事件最刺痛人的地方，不只是有人被打，而是底层人在生存已经艰难的时候，仍然可能被更强大的权力进一步碾压。一个国家如何对待最弱势的人，最能看出它真实的文明程度。

暴力执法要不得，遮掩真相更要不得。真正的稳定，不是把问题压下去，而是把人当人看，把规则当规则用，把权力关进法律的笼子里。

编辑：胡丽莉 校对：毛一炜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不要只看条文

——中国出入境新规真正改变了什么

作者：关永杰



2026 年 7 月底，中国国务院公布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条例》，并将于 2026 年 9 月 15 日起正式实施。这部条例是对 2012 年通过、2013 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的配套实施细则，对法律条文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

新规公布之后，网络上已经出现了大量分析文章。有人逐条比较哪些规定比以前更加严格，哪些审核标准更加细化。但在看来，他们看到的只是表象，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条文本身，而在于中国究竟是一个怎样运行的社会。

很多人仍然习惯用法治国家的思维去理解中国。他们逐条分析法律，然后得出结论：“虽然规定更严格了，但对于正常旅游、探亲、留学等完全没有影响”。当看到“完全没有影响”这几个字，不禁苦笑。按照过去有二十年与国内体制内人士接触、交流的经验，如果沿着这一趋势继续发展，认为，中国距离重新回到加入世贸前的那种状态，已经不远了。

因为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而是一个以政治为最高原则的人治社会。法律并不是唯一的裁判标准，政治风向、领导意图、稳定压倒一切，往往比法律条文本身更重要。

因此，如果只研究法律，而不研究中国政治体系的运行方式，就很容易得出错误的判断。真正需要观察的，不是法律增加了几条，而是北京向整个官僚体系释放了什么信号。对于基层出入境工作人员来说，他们每天面对的并不是一本法律，而是一套政治责任机制。在现实的考核制度下，基层工作人员往往更关注如何避免承担政治责任和行政风险。

于是，他们心里会有套非常现实的计算：放行一万人正常出境，对他们没有任何奖励，但是，这一万人当中如果有一个后来被认定为“非法”转移资产者，或者是敏感人士，在海外发表了让有关部门认为“不当”的言论，那么对于具体审批人员来说，就可能变成一次政治责任事件。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被追责的就不仅是个人，而是整个部门、整个单位。

因此，在这种责任机制下，他们最安全的选择只有一个：宁可错卡，也不要错放，错放了是政治事故，卡住只是按章办事。这种行事风格就是中国官僚体系长期形成的一种运行逻辑。

也许大家还会问，基层单位有这么大的能量随便卡人吗？那我们来细看本次规定。与以往一样，中国很多法律条文本身都会保留一定的模糊空间，列举几条。

1、最大的“口袋”：“可能危害”

原文（第四款第三条）：“中国公民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等规定，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的，国务院商务等有关主管部门可以决定不准其出境。”

“可能”无法量化，这条文并不依据既定事实，而是引入了“预判/推测”机制，边检或商务部门不需要证明你“已经”危害了安全，只需要主观判定你“可能”危害就可以卡人。

2、剥夺知情权

原文（第六条）：“对依法决定不准出境的人员，决定机关应当向当事人书面告知……；有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刑事案件侦查等情形的，可以不告知当事人。”

秘密边控合法化：这一条直接打破了行政法的程序正义。什么算“有可能影响国家安全”依然是由官方说了算。如果当事人连自己被限制出境的真实原因和依据都无法掌握，他们就完全无法通过律师提起行政复议或司法诉讼。

3、以“为你好”为名“保护”你

（第二条），条文规定在“必要时”可“劝阻”公民前往特定国家或地区。所谓“必要时”边界不清，中国文字一向博大精深，请将“劝”与“阻”拆开来理解一下。

最近较热门的话题就是，日本现在已被中国定义为

“危险国家”。

4、“长臂管辖”

（第四款第二条），针对所谓在境外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行为的公民，授权相关部门或省级政府限制其出境。此条规定将本来已经很宽泛的“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概念下放至地方执行，意味着海外言行可能导致回国后被“禁足”，并且地方的自主裁量权又无限地放大了。

5、监控前置，压力下放

（第十条），该条款通过要求中介机构报告“违规办理”出境业务，实际上将出境控制的门槛前移。由于“违规”标准不明确，中介机构为求自保极可能选择主动加码，将出境服务演变为监控手段，中国人办理出国手续的关卡又添加了一道。

中国法律条文的这种模糊宽泛，并非漏洞，而是一种故意的制度设计。如果白纸黑字的法律写得过于具体，过于严苛，除了造成执法机关缺乏灵活操作空间之外，也容易在国内及海外引发强烈反弹，甚至成为海外指责中国没有人权的铁证。

而保持表述温和、概念宽泛、标准弹性，就意味着基层拥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最终，到普通民众真正面对的时候，实际感受到的限制往往远远超过法律条文表面所呈现的内容。

在人治逻辑下，真正决定普通人命运的，很多时候并不是法律写了什么，而是执行法律的人，意会到上级希望他们怎么做。只有理解这一点，才能真正看懂这次出入境新规的本质。读完全文后，你们觉得中国的大门，还有多大的缝？

编辑：钟然 校对：王滨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Don't Read Only the Text - What China's New Exit and Entry Rules Really Change

In late July 2026, China released new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for its Exit and Entry Administration Law, effective September 15. Most commentary has focused on comparing individual provision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rules are stricter than before. That approach overlooks the real issue. The key question is not what the regulations say, but how they will be enforced within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China does not operate solely through legal rules. Political priorities, bureaucratic incentives, and concerns about stability often carry greater weight than statutory language. For local exit and entry officers, avoiding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is usually more important than approving legitimate travel. Allowing thousands of people to leave creates no reward, but approving one person later accused of sensitive activities or illegal asset transfers may trigger disciplinary consequences. Under this logic, refusing permission becomes the safest choice.

Several provisions reinforce this discretion. Authorities may prevent departure if someone is considered to "possibly" threaten industrial or technological security, a standard based on prediction rather than proven conduct. Another article allows officials to withhold the reason for an exit ban if disclosure could affect national security or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making legal challenges far more difficult.

The regulations also authorize officials to discourage travel to certain countries, extend restrictions to citizens accused of harming national interests overseas, and require travel agencies and intermediaries to report suspected violations. These measures effectively move exit control beyond border checkpoints into earlier stages of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ss.

Such broad language is not accidental. It provides officials with maximum flexibility while avoiding regulations that appear overly restrictive on paper. In practice, implementation often depends less on the written text than on political signals from above. Officials understand that excessive caution is safer than taking risks.

For this reason, evaluating China's new exit and entry rules requires looking beyond the legal provisions themselves. The most significant change is not simply the addition of new articles, but the expansion of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under a system where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outweighs legal certainty. In such an environment, the practical limits experienced by ordinary citizens may become far greater than the regulations alone appear to suggest.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悼图波特壮士洛嘉朗增

作者：徐纪新



七月二日，纽约联合国门前，一簇烈焰冲天而起。藏胞洛嘉朗增以身为炬，以血为书，在世界所谓最高殿堂前自焚，抗议中共暴政！

我们对洛嘉朗增壮士的壮烈牺牲，表示最深切的悲愤与最崇高的敬意！

他不是求死，他是求生——为图波特求生，为维吾尔求生，为蒙古求生，为汉人为所有被中共铁蹄践踏的中国各民族人民求生！当言语被封杀，当真相被掩埋，当联合国对中国人民的苦难充耳不闻，一个藏人只能用最惨烈的方式，让世界看一眼西藏的伤口，让人类听一声中国的呐喊。

联合国不能对苦难中的中国人民毫无怜悯之心！你们高坐安理会，谈人权、谈和平，却将以最残暴的手段进行着“文革”中共政权无条件地接纳进常任理事国，年复一年让中共的代表坐在人权理事会的席位上，对种族灭绝投下否决票，对集中营视而不见，对防火墙内的哀嚎装聋作哑。你们的沉默，就是共谋；你们的中立，就是怂恿！

不能再姑息，不能再助长中共暴政集团的倒行逆施！每一次绥靖，都让更多洛嘉朗增倒在火焰里；每一次交易，都让更多母亲失去孩子，更多僧侣失去寺院，

更多人民失去母语。

在此，《在野党》要为图波特英雄强烈发声。我们拒绝遗忘，我们拒绝被代表。洛嘉朗增的火焰，不是绝望的终点，是抗争的火种。他的名字，应当刻在每一个追求自由的中国人心里。

中共之所以能随心所欲地残害中国各民族人民，联合国难辞其咎！是你们给了暴政合法性，是你们用发展权掩盖屠杀权，是你们把受害者的呐喊关在门外，却把加害者的谎言请上讲台。

壮士已去，烈焰不熄。洛嘉朗增不屈的意志将点燃我们反共的熊熊怒火！洛嘉朗增，安息吧！你的奋斗、你的牺牲，图波特人民不会忘，中国人民不会忘，历史不会忘。

我们活着的人，必将承接你的遗志，推翻暴政，光复诸夏各民族的尊严与自由！

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Mourning for Tibetan Activist Lobga Rangzen

This commentary commemorates Tibetan activist Lobga Rangzen, who died after self-immolating outside the United Nations in protest against Chinese government policies in Tibet. It portrays his act as a desperate appeal for freedom, dignity, an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rather than an embrace of death.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United Nations has failed to respond effectively to allegations of human rights abuses involving Tibetans and other affected communities, criticizing what is described as indifference toward authoritarian repression. The article urges readers to remember Lobga Rangzen's sacrifice, defend universal human rights, support freedom of belief, express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reject silence in the face of injustice, encourage peaceful civic action, preserve historical memory, and stand with those seeking liberty, accountability, dignity, mutual respect, democratic values, and genuine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against political persecution, while affirming that enduring hope depends upon courage, truth, compassion, public conscience, and unwavering commitment.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当单亲妈妈凌晨出门挣钱，谁来照顾孩子

作者：杨长兵

8月15日，贵州黔东南丹寨发生了一幕让人揪心的事情。

天还没亮，一个孩子不知什么时候醒来，发现妈妈不在身边，竟然爬到了窗台附近，最后被卡在窗户栏杆上，哇哇大哭。家里当时没有其他人，幸亏一名男子及时发现，徒手爬上防盗网，把孩子稳稳托住，一直坚持到警察赶来，孩子才最终脱险。这位见义勇为的好心人，当然值得感谢。但在庆幸孩子平安的同时，我觉得我们还应该问一句：为什么这样的危险会发生？

后来了解到，孩子的妈妈是一名单亲母亲。为了挣钱养家，她天还没亮就出门接单，没想到孩子醒来之后找不到妈妈，自己爬到了窗台上。

看到这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妈妈怎么能把这么小的孩子一个人留在家？”这句话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孩子的安全当然需要成年人负责。

但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责备母亲，就很容易忽略另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一个独自抚养孩子、又必须靠劳动维持家庭生活的母亲，到底还能怎么办？她不出去工作，家里的房租、吃饭、奶粉、衣服和各种生活开支怎么办？她出去工作，孩子又由谁照顾？

如果一个社会要求一名单亲母亲既必须全职挣钱养家，又必须全天候照顾孩子，同时还没有足够的托育服务、家庭支持和社会保障，那么所谓的“选择”，其实很可能根本不是选择。这也是为什么，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能只看GDP有多高，也不能只看经济总量排在世界第几。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当一个普通人跌到生活的最低处时，社会有没有一张能够接住他的安全网？尤其是那些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孩子。

孩子没有选择自己的家庭，也没有能力决定父母的收入，更无法理解为什么妈妈必须凌晨出去工作。他们不应该因为出生在单亲家庭、低收入家庭，就承担更多本不该由他们承担的风险。所以，我们既应该感谢那个伸手救下孩子的人，也应该思考，怎样才能让这样的“英雄救援”越来越少发生。

这背后涉及的，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家庭，而是托育、儿童福利、就业保障和社会救助等一系列问题。比如，低收入家庭能不能获得更加可负担的托育服务？单亲父母在最困难的时候，能不能获得足够的临时照护支持？儿童福利能不能更加精准地覆盖真正有需要的家庭？一个人因为暂时失去收入、家庭结构发生变化时，能不能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

这些问题，看起来都是冷冰冰的政策问题，但最终对应的，却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是那个凌晨出门接单、

为了孩子拼命挣钱的母亲。是那个天还没亮就醒来，因为找不到妈妈而爬上窗台的孩子。也是那个恰好路过、伸手托住孩子的普通人。一个真正成熟的社会，不应该只在悲剧发生以后，依靠好心人的勇敢去挽救个体。更理想的状态，是在危险发生之前，就已经有足够完善的制度，把那些最困难的人接住。

经济发展当然重要，GDP当然重要。但GDP最终应该转化成什么？应该转化成孩子更安全的成长环境，转化成普通家庭面对风险时的底气，也应该让一个辛苦工作的母亲，不必在“养活孩子”和“照顾孩子”之间被迫做一道残酷的选择题。所以，这件事最值得我们记住的，不只是那个徒手爬上防盗网救孩子的英雄。

我们更应该记住的是：一个社会真正的文明，不是看它有没有英雄，而是看它能不能让普通人少一点不得不冒险求生的时刻。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在需要的时候有人照看；愿每一个努力生活的父母，都不必独自扛下所有风险。而这，或许才是社会保障真正应该存在的意义。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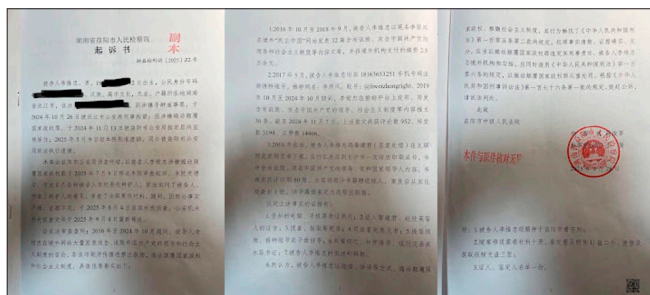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当推文成为“罪证”

——从李维忠案中中共对言论自由的恐惧

作者：冯仍



近日，我看到湖南省益阳市人民检察院对李维忠提起公诉的一份《起诉书》。读完以后，我最震惊的，并不是其中出现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几个字，而是检察机关列出的那些所谓“犯罪事实”：写文章、发推文、转发政治观点、印刷和传播文章。这些原本属于公民表达思想和政治观点的行为，竟然被一项一项写进了刑事起诉书。

更值得注意的是，检方不仅记录李维忠在 Twitter，也就是现在的 X 平台上发表、转发了多少条内容，甚至连这些推文获得多少评论、多少转发、多少点赞，都进行了统计。看到这里，我感受到的已经不只是一个人的案件，而是一套非常具体的政治监控和追责方式。它说明，中共不仅在意一个人说了什么，也在意这些话传播了多远、影响了多少人。

根据起诉书记载，李维忠长期在境外网站发表批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文章，也曾在 Twitter 平台发布、转发相关政治内容。如果这些事实属实，我首先想到的问题却是：批评一个执政党，为什么可以被认定为颠覆一个国家？

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应该等同于中国共产党。一个公民批评执政党，反对现行政治制度，甚至公开主张民主化改革，本质上都属于政治意见。一个现代国家如果连这些声音都无法容纳，那么问题恐怕不在说话的人，而在这个制度本身。

可是，在中共建立的政治逻辑中，“党”“政府”和“国家”长期被有意混为一体。批评共产党，可以被解释成攻击国家；反对一党专政，可以被解释成颠覆政权；呼吁民主宪政，也可能被扣上“危害国家安全”的帽子。于是，一个人没有枪，没有组织武装，没有实施暴力，仅仅写了文章、发了推文，就可能面对“颠覆国家政权”的刑事指控。

这究竟说明言论有多危险，还是说明这个政权对言论有多恐惧？我认为，李维忠案中最值得关注的，恰恰不是这些文章和推文本身，而是司法机关如何把思想表达一步一步转化为刑事证据。

起诉书中还有一个细节尤其值得注意。检察机关专门统计了其 Twitter 账号相关内容的评论数、转发数和点赞数。为什么要统计这些数字？在我看来，这恰恰暴露了中共处理政治言论的一种基本逻辑：它不仅要判断一个人“说了什么”，还要评估这些话究竟传播了多少人。

换句话说，一个观点影响越大，在所谓“维稳”体系眼中可能就越危险。这也让我们更加理解，中国为什么投入如此庞大的资源进行网络封锁、删帖、封号、关键词过滤和舆论控制。真正令专制制度害怕的，从来不只是一个人说一句话，而是这句话被第二个人听见，再被第三个人转发，最后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提出同样的问题。

所以，一条推文的点赞、评论和转发，最终都可以变成司法文书中的数字。这已经不只是普通意义上的案件侦查，更像是在计算一种思想传播的范围。

这份起诉书对身在海外的中国人尤其值得警醒。很多人离开中国以后会认为，到了美国、欧洲，只要使用 Twitter、YouTube、Facebook 这些境外平台，中共就看不到，也管不到。现在看来，这是一种过于乐观的判断。

李维忠案至少说明，中国公安机关不仅会搜集境外网站发表的文章，也可能长期保存境外社交媒体账号的发言、转发和传播数据。一个人在海外说过什么、写过什么、与谁联系过，这些内容都有可能被记录下来，并在某一天成为政治案件中的材料。

这件事情对我有特别直接的触动。来到美国以后，我公开加入中国民主党，参加中国领事馆前的抗议活动，纪念六四，声援政治犯，也通过实名社交媒体持续批评中共的一党专政以及对宗教自由、人权和言论自由的打压。我还参与《在野党》的编辑和校对工作。按照李维忠案中呈现出来的办案逻辑，这些事情中的很多内容，完全可能成为公安机关记录的对象。

而这种担忧对我来说并不是抽象的。在我参加海外政治活动、发表政治言论之后，国内公安人员曾多次到我父母住所，也曾通过家人传递对我海外言论的警告；后来，我在国内的商业关系也受到政治因素影响。正因为经历过这些事情，当我看到李维忠起诉书中那些“境外网站”“Twitter 账号”“境外机构”这样的文字时，我感到格外刺眼。

我看到的不是一个遥远的案件，而是一套非常现实的追责机制。它真正产生的作用，也许并不仅仅是把一个人送进监狱，更重要的是警告其他人不要说话。

一个政府不需要把所有批评者全部抓起来。只需要抓几个，只需要让几份起诉书流出来，只需要让大家知

道：“你在国外网站写的文章我们也能看到，你发过多少条推文我们也能查到，甚至有多少人点赞，我们都记录着。”恐惧自然就会产生。

接下来，人们开始自我审查。这一句是不是不能发，这个名字是不是不能提，这篇文章是不是最好删除，回中国会不会出事，家人会不会受到牵连。当一个人开始主动删除自己的思想时，审查制度就已经完成了最重要的一步。

因为最高效的审查，从来不是警察每天站在每个人身后，而是让每个人心里都住进一个警察。

我始终认为，无论一个人的政治观点多么尖锐，只要他没有鼓动和实施针对他人的暴力，就应该允许他表达。你不同意一篇文章，可以写另一篇文章反驳；你不同意一种政治主张，可以公开辩论；你甚至可以认为一个人的观点完全错误，但不能因为一个人批评执政党，就把他关进监狱。

更不能因为一个人发表几十篇文章、几十条推文，就说他“颠覆国家”。如果几十条推文真的能够颠覆一个拥有庞大军队、警察、国安系统、宣传机器和互联网防火墙的政权，那么真正应该被质疑的，也许并不是那几十条推文，而是这个政权为什么如此缺乏安全感。

看到这样的案件，有人可能会说，既然说话有风险，那就少说一点。这当然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我也完全理解这种恐惧。当公安找到我的家人，当国内的人因为我的政治活动受到询问时，我不可能毫无压力。

但这些经历也让我越来越明白，我今天之所以珍惜在美国可以公开表达政治观点的自由，正是因为我曾经生活在一个不能自由说话的社会。如果来到自由社会之后，我们仍然因为中共的恐惧而自我审查，那么人在地理上虽然离开了中国，思想上却仍然没有真正走出那堵墙。

李维忠案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也正在这里。今天进入起诉书的是李维忠的 32 篇文章、36 条推文；明天也可能是另一个人的 YouTube 视频、Facebook 文章或者 X 平台帖子。所以，对这样的案件保持关注，不仅仅是在声援一个具体的人，也是在维护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批评政府不是犯罪，反对一个政党不是犯罪，要求民主不是犯罪，思想更不应该成为犯罪。

一个政权可以删除文章，可以封锁网站，可以把一个人投入监狱，但它很难永远封锁一个社会对真相和自由的追问。而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不要因为恐惧而主动沉默。

当一条推文都能够成为“颠覆国家”的罪证时，真正值得担忧的，从来不是那条推文，而是那个害怕人民说话的政权。

编辑：钟然 校对：毛一炜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When a Tweet Becomes "Evidence" - What the Li Weizhong Case Reveals About Fear of Free Speech

Reading the indictment against Li Weizhong, I was struck less by the charge of "inciting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than by the evidence itself. Articles, tweets, reposts, and political commentary were listed as criminal acts. Activities that would normally be regarded as political expression became the basis for prosecution.

One detail is especially revealing. Prosecutors reportedly counted not only what Li posted on X, formerly Twitter, but also the number of comments, reposts, and likes his posts received. This suggests that the authorities are concerned not only with what someone says, but also with how widely those ideas spread. The reach of an opinion becomes part of the alleged offense.

This raises a fundamental question. Why should criticism of a ruling party be treated as an attack on the state? A political party is not identical to a nation. Expressing support for democratic reform or criticizing one-party rule is, in principle, political speech rather than violent action. Yet within China's political framework, criticis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s frequently equated with harming the country itself.

The indictment also serves as a warning to Chinese citizens living overseas. Many assume that speaking on platforms such as X, YouTube, or Facebook places them beyond Beijing's reach. The Li case suggests that overseas writings, social media activity, and online interactions may still be collected, preserved, and potentially used in future investigations.

This is not an abstract concern for me. Since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I have joined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participated in public demonstrations, criticized one-party rule, and contributed to "Opposition Party". My political activities have already brought visits by police to my family's home in China and affected my business relationships there. Reading the indictment, I saw not only another person's case but also a method of political deterrence.

The greatest effect of such prosecutions is not simply imprisonment. It is encouraging others to censor themselves. Once people begin asking whether a post should be deleted, whether a topic should be avoided, or whether speaking out might endanger their families, the system has achieved its deeper purpose.

A government confident in its legitimacy should answer criticism with argument, not criminal prosecution. Political disagreement is not violence, and peaceful advocacy should not be treated as a threat to national security. If a handful of articles or tweets can supposedly endanger a powerful state, the more important question is not the strength of those words, but the insecurity of the government that fears them.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国有器官

作者：鲁慧文



占据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人，似乎正在一点一点地失去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权。

近日，一名十七岁的少年完成了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当地官员、警察和工作人员登门表彰，镜头里鲜花鲜艳，笑容灿烂。少年和家人站在一起，大概以为自己做了一件光荣的事。他们也许相信，自己只是提前表达了一份善意；政府给予肯定，社会给予掌声，这便是一种荣耀。

然而评论区里并没有多少掌声。

许多人首先想到的，不是这个少年将来能够救多少人，而是这个少年以后是否安全。毕竟不久前一个在郑州学校体检当中摔倒被保安急切问是否安好的孩子，很快就丢失了器官死去了。

这实在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器官捐献本应令人想到善意、医学和生命延续；可在这里，人们看到这样的新闻，却先想到失踪、意外、医院和权力。

这究竟是公众太多疑，还是中共政府早已透支了自己的信用？

宣传者并不回答。他们只负责把鲜花递到少年手里，把镜头对准那一家人的笑脸，再配上一段温暖的音乐。至于人们为什么恐惧，捐献流程是否透明，未成年人是否真正充分知情，儿童和青少年为啥会无故消失死去并缺少器官，谁来监督器官分配，谁来保证医疗决定不受

利益干扰，这些问题通常是不适合出现在镜头里的。

镜头是用来制造感动的，不是用来回答问题的。

我最近还看到两则新闻。一则是日本对涉嫌违法寻求器官移植的人进行追责，另一则是新加坡对违规器官交易采取惩罚措施。评论区里，有人赞美这些政府真正把生命平等和人权平等当回事。因为在那里，一个有钱人的命，并不天然比穷人的命更值钱；一个有权者的身体需要，也不能自动变成另一个弱者必须承担的代价。

而在我们这里，最常听到的词却是“奉献”。

孩子要奉献，青年要奉献，病人要奉献，穷人更应当奉献。他们活着的时候奉献劳动，失业的时候奉献忍耐，生病的时候奉献积蓄，死后最好连身体也一并奉献。

至于谁在接受这些奉献，通常是不必问的。问，就是不善良。怀疑，就是没有爱心。要求公开，就是“抹黑”。

于是，一个人的器官，仿佛并不是由他自己支配的，而是暂时寄存在身体里，等到某一天，再由某种更大的需要来接管。

所谓“自愿”，也变得值得推敲。自愿的背后，是中国大地上无数个丢失孩子的寻亲家庭和很多死在河水里发现的却少了器官的孩子的身体。

一个成年人，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经过充分了解，决定死后捐献器官，这当然值得尊重。但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在官方宣传、学校教育、家庭期待和荣誉表彰之中作出的决定，究竟有多少是真正独立的选择？当一种选择受到鲜花和掌声的奖励，而另一种选择被暗示为自私和冷漠时，这种“自愿”还剩下多少自由？

真正的自愿，应该包括随时拒绝的权利。真正的安全，是不会因为被大数据匹配就突然消失并失去生命。一个人不仅有捐献器官的权利，也有不捐献的权利；不仅有帮助陌生人的权利，也有首先保护自己的权利。

如果一个社会只宣传奉献，却不认真保护拒绝，那么它所需要的可能不是志愿者，而是顺从者。如果一个社会，孩子可以随时丢失，活人可以随时在大街上被绑

走，每一个底层人就如同羊圈里的“手指羊”一样随时被挑选宰杀，那不是国家，这是地狱。

中国如果真的想要建立并不断扩大器官捐献登记体系，这本可以是一件推动医学进步的事情。但任何涉及人体、死亡和巨大医疗利益的制度，都不能只依靠道德口号运行。它需要公开的数据，需要清晰的法律，需要独立的监督，需要可追溯的分配程序，还需要让每一个普通人相信：无论他有没有钱、有没有权、有没有关系，他的生命都不会因为别人的“需要”而被轻视。

遗憾的是，人们看到的往往是宣传和突然的少年消失，却很少看到完整透明的解释。每年究竟有多少未成年人失踪？多少人被找回？多少人的尸体在水里被发现？这些孩子后来去了哪里？公众需要的不是一句“不要造谣”，而是一套能够经得起核查的答案。

公众需要的是生命的基本权利，是孩子可以安全地上学回家，而不是会突然被匹配，被取器官，被消失，整个底层社会陷入一种巨大的恐惧之中不可自拔。

医院同样如此。医学原本是救人的，但医院一旦同时成为资本、行政权力和稀缺资源交汇的地方，人们自然会担心：医生面对的究竟是病人，还是指标？手术面对的究竟是生命，还是收益？

器官移植比普通手术更加特殊。它的一端是等待生存的人，另一端却必然连接着死亡。这样的医疗行为，必须拥有比普通手术更高的透明度，而不是更深的神秘。器官从哪里来？死亡如何判定？若这些问题不能被普通公众清楚地了解，那么再多的宣传片，也无法换来真正的信任，反而增加更多更深的恐惧。

有人说，不相信医院和政府，是民众的悲哀。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民众不信任制度，当然是悲哀；但一个制度若从不努力让自己值得信任，反而责怪民众多疑，那便不只是悲哀，而是傲慢。

一个真正尊重生命的国家，不会急着让孩子宣誓捐献器官，而会先让孩子知道：你的身体属于你自己。它不会只教孩子如何奉献，也会教孩子如何拒绝；不会只告诉孩子死后可以帮助别人，也会告诉孩子活着的时候，任何人都无权伤害你、支配你、利用你，更不会让太多的孩子突然消失并死去。

国家可以管理医院，可以制定法律，可以建立器官捐献体系，却不能因此成为人体的主人。否则，中国底层的每一个人，便不过是一具暂时活着的国家资产。

工作时，是劳动力。缴费时，是纳税人。生病时，是医疗消费者。被匹配后，则是可利用的器官资源。

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仿佛都被登记、编号、分类和使用。只有他自己，反而最没有发言权。这便是“国有器官”最可怕的地方。

它不一定真的写在法律里，也不一定有人公开宣布。它可能只是藏在一次次宣传、一次次表彰、一次次道德劝说之中，使人渐渐相信：个人的身体并不完全属于个人，必要的时候，个人应当服从更大的安排。而所谓“更大的安排”，通常从来不需要向个人解释。

我并不反对器官捐献。我反对的是，在缺乏透明和信任的环境里，将捐献包装成一种必须赞美的道德正确；我反对的是，让尚未成年的孩子站到镜头前，成为制度宣传的样板；我反对的是，普通人的生命问题被要求无条件相信，而有权者却不必接受同等程度的监督；我反对的是，底层中国孩子的可以随时消失，随时被匹配，随时被拿走作为别人的器官资源。

器官若不再首先属于个人，那么所谓生命权，永远不会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产生并被尊重。

那位十七岁的少年仍在笑。鲜花捧在手中，官员站在身旁，镜头记录着一场被命名为“光荣”的仪式。

我只希望，在很多年以后，他依然平安地活着。而不是让今天的这张照片，成为人们日后不敢回看的东西。

编辑：胡丽莉 校对：周敏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State-Owned Organs

This commentary argues that organ donation cannot earn genuine public trust without transparency, independent oversight, and respect for individual rights. Using the case of a 17-year-old organ donation registrant, the author contends that official praise campaigns fail to address widespread public concerns about consent, accountability, and the protection of vulnerable people. The article distinguishes voluntary donation from moral pressure and questions whether meaningful consent is possible in an environment shaped by political authority and limited public scrutiny. It concludes that a person's body should remain under individual control, and that public confidence depends on institutional credibility rather than propaganda.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阶级叙事的牢笼

——谈中国的文学意识形态

作者：刘畅

新文化运动中鲁迅有一篇知名的著作叫《狂人日记》，日记中第一篇就说，翻开四书五经，通篇就两个字“吃人”，这里的人是指人性。这个观点也太极端化，在作者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学用一个字概括“礼”，等级分明，各守其道，如果偏要用西方平等思想来看，确实是压抑了人性。

当代中国的文学呢，大体上（不绝对）也可以用两个字概括：“阶级”，阶级情感和阶级斗争。

大凡获奖作品一定离不开这两个符号。一位长辈曾告诉我，一句口号中如果有炮火和血腥味，一定来自《某选》。翻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平凡的世界》讲阶级感情，歌颂苦难，歌颂无产阶级的自力更生；《白鹿原》讲阶级斗争，田小娥要求女权，黑娃最终还是革了封建地主的命；《尘埃落定》讲了藏族农奴的斗争；其余的《李自成》《将军吟》更不用说了，莫言的《蛙》又反传统礼数。以阶级标准来规范，创作者要在社会主义土地上活下去，要么歌颂底层人民，要么书写与阶级敌人斗争的勇气（官僚主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要么在历史题材中重现“阶级”斗争史。斗吧！结果斗来斗去，连阶级情感都斗没了。翻开各类视频号，一会炮轰这个帝国主义国家，一会炮轰那个强权国家，老百姓也逐渐清晰，炮轰了帝国主义不说，又把炮筒瞄准贪官污吏，还有多余的精力呢，就对准自己的同胞吧！

有的家庭，平时看似井水不犯河水，关系平平，一旦家里出了个什么事，内向的人突然变外向了，胆小的也大胆了，颓废的也变得精神抖擞，纷纷起来炮轰，仿佛“斗争”就是个鸦片，有了他，才存在活着的意义。但当代中国，没有那么多阶级斗争，大多数时间都是平平淡淡，怎么找到鸡血呢？到处找假想敌，攀比，对比，家庭外找不到，就在家庭内找，敌人才是存在的最大意义。十年浩劫也是如此，国外的敌人动不了，就动内部敌人吧！

中国人爱斗，一走出国门，一副天朝子民的派头，稍有不满意，就认为是歧视，一出手一出口，立马成为国际新闻头条，根本还是在于“斗争”的惯性。汤姆大哥分享了一个故事，一个从大陆来的女子，刚刚坐上他的出租车，他就问，你来自哪里？那个女子说来自日本，汤姆立马切换成日语模式“日本人ですか？（Nihonjindesuka）你是日本人吗？”女子听不懂，一来一去，才知道来自大陆。中间聊得还不错，但一下车，汤姆直接收获差评一个。在国外，还有另

一个现象，一个亚裔如果遇到什么狗血的麻烦，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冒充中国人，也许能躲过一劫，这既是让中国人帮他们背黑锅，也是让中国这个标签破罐子破摔。

翻开西方文学名著，《悲惨世界》《复活》《安娜卡列尼娜》《茶花女》等，里面一定能读得出上帝，上帝需要救赎，上帝的道需要遵循，尤其是《安娜卡列尼娜》明明控诉的安娜违背了婚姻的神圣导致家破人亡，中国人却解读为封建主义压抑了女性，安娜是女权主义者，简直是荒谬绝伦之极。《悲惨世界》明明是冉阿让自我的救赎，却被扣上封建主义对基层人民的压迫。同一个故事，用不同视角解读，结论是千差万别。

一个社会，一群人何时能从“阶级叙事”中释放出来？如何从“阶级斗争”彻底解脱出来呢？与天斗不如与己斗，与地斗不如在仁爱中身心和谐。守天道，尊天命，戒掉自身恶习，保留人性的真善美，活出天道喜悦的样子，何尝不也是一种斗争和解放呢？唯一的差别是，后者是为了最终的和谐，前者的斗争是冤冤相报，没有终点！

作者简介

巴银：刘畅，四川广安人，中国前致公党党员，旅居美国洛杉矶，诗歌《忆勐腊》《嘉陵江》《流浪》《豆瓣酱》等曾发表于西南商报副刊。
微信：491712361851

编辑：Gloria Wang 校对：王滨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Class Narrative as a Cage - On Ideology in Chinese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as been deeply shaped by class-centered ideology. Through examples from major prize-winning novels, it contends that themes of class struggle, revolutionary consciousness, and opposition to perceived enemies have become dominant narrative frameworks. The author contrasts this tradition with classic Western literature, which is interpreted as emphasizing moral responsibility, redemption, and spiritual values rather than class conflict. The article further suggests that prolonged exposure to class-based narratives has influenced broader social attitudes, encouraging confrontation and the search for adversaries in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It concludes by advocating a shift away from perpetual struggle toward personal moral cultivation, compassion, and harmony as a healthier foundation for both literature and societ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躺平难道只是道德问题

作者：刘畅

刚到美国时，不少新移民找不到工作，要么在民宿躺着，隔三差五去食物银行（FoodBank）领救济食品过日子。更有甚者，住进帐篷，天天领免费盒饭，最著名的就是那个丁胖子金牌讲师。他们并不觉得这是耻辱，美其名叫“躺平”，一躺就是一年多。在美国这种人权国家尚且有条件可以躺平，在中国怎么办？

在中国，这个现象并不是近期才有的，而是近二十年一直存在的。

看看著名的深圳“三和大神”和多年前出现的词儿“屌丝”，都是这个社会在不同时期奋斗不得、消极生活的群体。他们为什么奋斗不得呢？人生找不到方向、找不到可行性路径，反复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反复失败则失去了信心，看到别人不成功自己也歇菜，或者债台高筑失去了奋斗的激情，也有个别人看轻物质故意选择消极的舒适圈，也有不少是，好的生意、好的工作被关系户把持住，上升路径狭窄，不愿做牛做马，干脆摆烂。

在刘经理看来，大多数情况是一个社会结构性经济危机，特定群体，工作不好找，工资达不到预期，投入产出不成比例，与其内卷，不如逃离，能勉强生存即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躺平其实是一种经济危机下的生存主动选择。

看看传统的大经济危机，社会大生产几乎全部停滞，整个社会穷得只剩下人了，怎么办？1929年美国大萧条，罗斯福的挖坑理论，组织公共建设，发工资，重振消费力，才勉强熬过去，那段时期最著名的公共设施就是胡佛水坝。新中国成立后，一穷二白只剩下穷人的劳力可以剥削，也勉强靠大生产重振了经济，当然也饿死、累死了不少人，伟大领袖挥挥手，把功劳全占，谁会在乎“路有冻死骨”呢？

所以，目前的躺平现象交给了这个社会一个重要命题，如何解决这些过剩的劳动力高不成低不就的结构性失业现象？怎么让这部分躺平的人重新找到生活的信心、怎么重新劳动起来，怎么劳动得有尊严？

笔者的观点：

一、“表面功夫”措施：

公共投入必须启动，削减那些重复开发、浪费的基础建设，用于劳动者福利。搞一个“国家劳动力再生产项目”～有期限的回炉孵化，比如一年、两年的学期，注重以下三点：

① 注重他们的技能再培训、身心康复和社会关怀，

注重他们的兴趣、信心和成就感的孵化，引导他们树立高尚的就业观和信仰；

② 引导开发针对该培训、政策性的内需生产项目，让他们利用这段时期内积累生产经验和相对稳定的物质基础，为后面全面进入社会做准备；

③ 持续为他们提供后续的就业咨询，也为录用他们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或者其他政策优惠。

有很多人说：这不是做梦吗？国家哪舍得给劳动者这些呢？我说：他给不给，我们决定不了；但到底应不应该给，是人间正义、公平说了算，他不给就是违背了基本的人道主义。

二、核心措施：

严惩贪官污吏，杜绝走后门，把上升路径归还给人民，把机会选择权交给老百姓，只要公平公正，哪有不奋斗的人呢？2010年代，马云的成功，不是激励了很多有志之士，不管学历高低，无论高矮胖瘦，纷纷涌入互联网业吗？因为那时的机会相对公平。

有很多人说：我可不想当马云，他吭哧吭哧地搞个阿里巴巴，背后实际控制人还不是那帮人吗？当个老板还不如当个村官，私底下存款估计过亿了。

好了，又回到8964的问题了，公平公平，光是市场经济公平，政治体制不公平，还是没有真正的公平，人人都想当官不劳而获，谁愿意去创业呢？不创业，哪有投资者愿意冒风险呢？即便有投资，有多少不是转移到海外了呢？转移到海外，长久投资又有多少呢？没有稳定的投资，哪有好工作可干呢？没有好工作，谁愿意去工作呢？

所以前段时间，国内的人大肆宣扬“躺平”是境外势力所为～今天我谈这个话题确实是在“境外”～但你能单单归咎于他人的挑唆和煽风点火吗？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自己把自己搞臭了，就把原因推给别人，这是那个组织惯用的手法，无耻至极。但愿那个组织能为了人民的福祉，为了民族的未来，能“牺牲”小我，还政于大我，给予人民公平、公正的工作机会，给予人民“有志者事竟成”的奋斗环境，“躺平”不需要他们来呵斥，人民自会监督、谴责与修正。

编辑：Gloria Wang 校对：孔祥庆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权力春药下的国家宿醉：

—— 盘点习近平的“烂尾工程”

作者：易勇

在现代政治学中，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是一条铁律。在当下的中国，这种腐败已经越过了官员贪墨、权钱交易的初级阶段，演变成了更具毁灭性的形式：决策的全面腐败，以及权力的愚蠢合法化。

由于习近平大权独揽、定于一尊，彻底砸碎了党内集体领导体制，并扼杀了媒体与社会监督。在这种缺乏刹片轮的独裁体制下，最高决策完全退化为领导人的拍脑门偏好。过去十余年间，中国大地上上演了一场声势浩大、动辄投资万亿，最终却一地鸡毛的运动式治国荒唐剧。

纵观这些年来的重大国策，最高权力的个人意志催生了一连串令人瞠目结舌的溃败奇观：

首先是对经济根基的重创。在“房住不炒”的口号下，当局强行出台针对房企负债的“三道红线”政策。这种脱离基本经济规律的休克疗法，切断了行业现金流，直接引发恒大、碧桂园等龙头房企爆雷。在缺乏救市配套的情况下，代价被全盘转嫁给底层百姓，全国爆发停贷潮，无数人掏空积蓄却只换来遍布全国的物理烂尾楼。房地产支柱的崩盘，更拖累土地财政破产，让国民经济陷入长期通缩。

在政治神话的塑造上，权力自负制造了巨大的黑洞。被冠以“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企图复制深圳神话，但在缺乏市场驱动力的华北平原上，全靠行政高压输血。投入数万亿后，如今落得高铁路网空荡、写字楼高企，沦为最大形象工程与“千年孤城”。与其遥相呼应的是“亲自部署”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在一个高度集权、信息筑墙、资金严密管控的体制下，根本无法建立起自由贸易所需的新闻自由与独立司法，原定封关计划一再推迟，至今外资寥寥，名存实亡。

在高科技与国际战略上，举国体制演变成遍地骗局。面对美国围堵，最高层抛出“卡脖子”理论，注入数千亿大基金搞芯片大跃进。结果引发全国投机狂潮，连水泥厂都改名芯片企业骗补，最终武汉弘芯等千亿级项目接连崩溃，不仅没解决核心技术，反倒留下大量“芯片冢”，大基金高层更爆出系统性贪腐。而投资数千亿的“一带一路”与亚投行，因缺乏风险评估与政治操弄，导致斯里兰卡等国债务违约，留下巨额国际呆坏账，本身也陷于瘫痪。

甚至在微观民生上，运动式折腾也无处不在。“动态清零”坚持“一人阳性、全城静默”，彻底耗尽地方财政后仓促开放；“厕所革命”因基层硬套指标，在无水严寒的北方强修水冲厕所沦为摆设；“退耕还林”后又因粮食焦虑强推“退林还耕”，上演水泥地上盖土种菜的奇观，“农管”鸡飞狗跳，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

有人或许会提及“反腐败”运动。然而在缺少财产公开和独立司法的前提下，“右手监督左手”的选择性反腐早已演变为清除异己的工具。它非但没有解决贪腐，反而带来了官僚体制的全面躺平与人人自危。在“多做多错、不做不错”的氛围下，面对最高层违背常识的荒谬决策，讲真话者动辄被冠以“妄议中央”的罪名，盲目迎合者却能加官进爵。满朝文武不是不懂，而是为了乌纱帽，集体选择了装睡与装傻。

这些遍布大江南北的烂尾工程，呈现出“拍脑门决策、运动式推进、灾难性后果、悄无声息收场”的死循环，根源全在于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独裁者耽溺于权力的滋味，沉迷于“指明方向”的虚幻宏大中。为了维持领袖无所不能的神话，他们宁可看着万亿民脂民膏打水漂，也不愿承认一次错误。

他们不是不懂客观规律，他们只是不在乎。在极权逻辑里，个体的苦难与国家的长远发展，都不及领袖的龙椅重要。这种为了个人虚荣与私利、不惜拉上整个国家前途去殉葬的做法，注定无法换来万世基业。当历史迷雾散去，这些荒诞的烂尾工程，将成为极权体制无能的永久墓碑，而这帮装睡的决策者，也必将遗臭万年。

编辑：韩立华 校对：王滨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当出境越来越难

——我们真正失去的，可能不仅仅是自由流动

作者：贾嘉

近年来，“国家安全”逐渐成为中国越来越多法律法规中的关键词。随着2026年9月15日新的出入境管理规定即将实施，不少人开始讨论一个问题：未来，中国人的出境会不会越来越难？截至目前，公开法规并没有规定普通公民一律不得出境。

但如果未来相关政策在实践中呈现更加严格的审核趋势，我们仍然可以思考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一个社会如果不断提高人员流动门槛，最终影响的是什么？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旅游。事实上，旅游只是最表面的影响。真正受到影响的，是整个社会与世界之间的联系。

历史上，每一次文明进步，都伴随着人员流动。商人带来了贸易。留学生带来了知识。科学家带来了技术。普通游客带来了文化交流。开放，从来不仅意味着经济利益，更意味着思想的交流。

如果未来越来越多的人因为程序复杂、审核严格或不确定性增加而放弃出境，那么首先减少的，不只是游客数量，而是人与世界直接接触的机会。一个长期缺少外部交流的社会，更容易形成信息孤岛。人们了解世界，不再依赖亲身经历，而更多依赖别人告诉自己世界是什么样子。当一个人没有机会亲眼去看，他更容易相信别人替他描绘的世界。

其次，人才流动也会受到影响。今天世界各国都在争夺人才。优秀的人才希望拥有更多选择。企业也希望能够自由开展国际合作。如果国际往来成本不断提高，长期来看，企业的全球竞争力、科研合作以及国际投资都可能受到一定影响。

再进一步，这还关系到社会心理。自由流动，本身就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普通人知道自己可以去看世界，和一个普通人觉得自己随时可能受到更多限制，心理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即使最终大多数人仍然能够正常出境，不确定性的增加，也可能改变人们对未来的预期。经济学中有一个概念：预期比现实更重要。当人们开始担心未来，消费会更加谨慎，投资更加保守，创业更加犹豫。政策的影响，往往不仅来自条文本身，也来自公众如何理解和预期它。

当然，也有人认为，加强出入境管理有其现实背景。国际竞争加剧，数据安全、技术安全、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各国都在调整自己的边境管理制度。这是值得讨论的一面。但任何管理都需要在安全与开放之间寻找平衡。安全固然重要。开放同样重要。如果一项制度能够精准识别真正存在风险的对象，同时尽量减少对普通守法公民正常出境的影响，那么安全与开放并非不可兼得。

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管理是否更加严格，而是这种管理是否透明、是否依法进行、是否具有明确标准，以及是否能够让公众形成稳定、可预期的信心。如果一个人想离开自己的国家，需要面对越来越多的审查、越来越复杂的程序、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变化？

有人说，这是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有人说，这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体现。但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我的自由，是否正在一点一点缩小？一个社会是否开放，不只是看外国人能不能进来，更要看本国公民能不能自由地走出去。因为走出去，不只是一次旅行。它意味着求学、探亲、创业、工作、合作，也意味着一个人拥有了解世界、比较世界、选择人生的机会。

真正自信的国家，往往不害怕自己的公民看见外面的世界。因为它相信，了解世界的人，不一定会背离自己的国家；相反，他们可能带回新的知识、新的经验和新的机会。相反，当一个社会越来越强调“为什么要出去”“出去做什么”“有没有必要出去”，这种变化本身就值得讨论。

当然，任何国家都有权维护国家安全。问题不在于是否管理，而在于管理是否有清晰边界。如果法律赋予行政机关更大的裁量空间，却没有足够透明的标准和有效的救济机制，那么公众最容易失去的，就是确定性。而一个社会一旦失去确定性，人们就会开始调整自己的行为。企业减少长期投资。年轻人推迟人生规划。国际合作变得更加谨慎。普通家庭也会开始担心：未来是不是还有更多自己无法预料的变化？有人认为，这只是个别人的担忧。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发展，从来不仅依赖资源和资本，更依赖信心。信心来自稳定、可预期的规则。当人们相信规则不会轻易变化，他们愿意投入时间、财富和未来。反之，如果公众越来越依赖猜测政策、揣摩尺度，那么社会运行成本也会随之上升。

更值得警惕的是，任何一项权力，在缺乏足够约束和监督时，都可能不断扩张。今天是出入境。明天可能是其他领域。现代法治的意义，不只是赋予政府管理能力，更重要的是明确管理边界，让权力始终受到法律约束，让每一位公民都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情况下会受到限制，什么情况下能够获得救济。

一个社会真正的安全，不只是边境安全、数据安全或技术安全。还包括制度的可信赖、规则的透明、公民对未来的信心。如果人们因为担心不确定性而不敢规划未来，如果越来越多人觉得自己的选择空间不断缩小，那么这种代价，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深远。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安全与自由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真正高水平的治理，不是用更多限制来证明管理能力，而是在维护公共利益的同时，最大程度保障普通人的合法权利。只有当权力始终运行在清晰、透明、可监督的规则之下，一个社会才能既安全，也充满活力。

真正值得思考的，不是如何让人留下，而是如何让人愿意留下；不是如何限制离开，而是如何让人相信，这里依然值得托付自己的未来。

都是母亲，谁的爱更光辉？

——揭阳虐狗案照妖镜：当“旺旺的哀鸣”撞上“维稳的铁幕”

作者：漠北孤侠

6月28日，广东揭阳：4个孩子，4条命。2026年6月28日下午，在揭阳市揭东区新亨镇坪埔村，4名约12岁男童，用铁丝勒颈、带钉木棍殴打流浪母狗“旺旺”和她3只半个月大的幼犬。最后泼汽油点火焚烧。火中旺旺挣扎哀鸣，他们却嬉笑高喊“好香”、“烤狗，好香啊”。旺旺是村民看着长大的，刚生下3个孩子，为护子寸步不离。临死前她还在舔舐幼犬。视频流出后，全网崩溃。这不是“孩子犯错”，这是预谋的折磨和杀戮。

这些天不少爱心人士的泪水未干过；一名涉事男童的母亲肖丽萍的“护犊信”，再次点燃全网怒火。她轻描淡写地把恶说成“无知”，把公义说成“网暴”，却从未反省小孩恶行的源头。这种行为若不及时矫治，可能演变为严重的社会安全隐患。事发近1个月后，7月23日据媒体报道，其中一名男童母亲“肖丽萍”在网上发文。核心3句话：

1. “少年价值观未成形，做错事乃一时冲动和无知，本性并非歹毒”。
2. “没必要曝光隐私，铺天盖地进行网暴，把年孩子逼到无路可退”。
3. “指责自媒体为博流量不停将矛盾激化”。

我们必须严厉批判这封信，因为它完成了4重作恶：道德降级：把“虐杀+焚烧+嬉笑”的反人类行为，降级成“小孩子不懂事”。FBI、WHO、联合国早已将“虐待动物”列为暴力犯罪一级预警。这不是“无知”，是“冷血”。受害者偷换：全文0字道歉，0字忏悔，0字提旺旺。受害的4条命被彻底抹去。反而把施暴者塑造成“被网暴的可怜孩子”。是谁在逼谁无路可退？推卸监护责任：作为母亲，不说“我们教育失败了”，不说“我们会赔偿、会矫正、会终身行善赎罪”。反而指责外界“激化矛盾”。这是把家庭教育的耻辱，甩锅给全社会。为后续打压背书：这封信发出后，官方“拒绝网暴”“不要传播”的口径就有了“家长”挡砖牌。从此所有为旺旺发声的人，都被扣上“网暴儿童”的帽子。然后，中共政府的《反对网络暴力法》旋即讨论并马上实施。这不是护犊，是护恶。一个连母亲都不愿承认“孩子犯下重罪”的家庭，教不出懂得“敬畏生命”的孩子。

而中共政府的反应与处置，比肖丽萍还护犊心切到令人匪夷所思，令世界瞠目结舌：第一反应是“维稳”，删帖，全网禁声，涉及旺旺的文字、图片、物品皆判定为非法，上门威胁为旺旺发声的爱心人士，甚至派出大批警察暴力对待聚集案发现场的爱心人士……

6月30日警方立案，镇政府通报：4人未满14岁，送“专门学校矫治教育”，并呼吁“不要传播相关信息，拒绝网暴”。但接下来一个多月，公众看到的是：删帖封号，小红书、抖音、微博所有带“旺旺”“揭阳虐狗”的内容被迅速删除、限流、封号；媒体禁声，7月下旬起“旺旺”“动物保护”等词持续被“河蟹”。打压线下，据多地爱心人士反馈，自发去揭阳现场献花、调查的民间人士被盘查、劝返，甚至有被警力强制带离的案例。各地投屏、壁画悼念被勒令下架。对4个施暴者“教育了事”，对为生命发声的千万普通人“全面管控”。这是对正义的羞辱，对民意的强暴，对人性的杀戮。

但世界没有沉默。就在国内删帖的同时，全球为旺旺亮灯了：台湾台北101外墙、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日本东京涩谷大屏打出“她想活下去。她本该还活着”；民间组织美国LadyFreethinker发起国际联署，要求中国政府最大程度追究监护人责任并制定动物保护法；中国大陆31省241处大屏自费投放；香港、澳门街头悼念；一些一线艺人也不惧威胁公开发声，杜江、陈乔恩等公开呼吁加强动物保护。他们在告诉中国：文明世界有底线。虐待生命，必须被法律惩处。

我们高声呼吁：

1. 立即启动《反虐待动物法》。故意虐待、折磨、拍摄传播，入刑。
2. 对杀害旺旺事件问责：监护人承担连带民事+行政责任。施暴未成年人强制心理矫正+生命教育公益服务，公开道歉。
3. 停止打压正义行动：停止删帖、封号、威胁爱心人士。允许悼念、允许讨论、允许立法联署。
4. 生命教育进校园：把“尊重生命、非暴力”写进义务教育课本。

旺旺死了。但她死前护子眼神，死后全世界的灯，都在问中国一句：你是要一个“谁都会犯错”所以可以“烧狗”的社会，还是一个“有些错一次都不能犯”的法治社会？请不要再“孩子还小”来原谅“恶”。请不要再“肖丽萍式的护犊”来侮辱“公道”。请不要再“维稳”来堵住“生命”的嘴。我们会继续签名、写信、悼念，直到正义的灯为旺旺一家、为所有动物、为所有人，点亮。我们不会停。

编辑：周志刚 校对：毛一炜 美编：胡海宁

中共“无孔不入”渗透模式对世界的现实威胁

作者：易勇

2026年春节前夕，台北台大医院内，一名69岁的香港商人因病死亡。这名商人名叫丁小琥，表面上拥有长沙市人大华侨外事委、工商联副会长等体面头衔，经常以观光和商务名义往返台湾，实则是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络局南宁工作站在台谍报网的总指挥。

随着检调单位的深入破案，人们惊觉这并非单纯的狱中病亡事件。在这起震动台湾的间谍案中，掌握最多幕后核心秘密、能向上供出组织的三名核心上线，竟在短短11个月内接连死亡。先是2025年3月负责在台拉拢关系的核心干部何圣影病逝，紧接着9月掌握资金往来与关键名单的贴身助理张志炜也在医院死亡，到了2026年2月，总指挥丁小琥最终在保外就医期间病逝。

三名顶层上线在开庭审判前悉数“自然死亡”，而活下来被判刑的，清一色都是被发展的台湾底层下线。如此高度集中的巧合，让法律界与情报分析人士普遍指向一个残酷的真相：这极可能是情报组织为了防止顺藤摸瓜爆出自曝的更大潜伏网络，而实施的“果断弃子”与灭口策略。

更令人胆寒的是这张网络打得有多深、伸得有多远。丁小琥团队砸下上千万新台币，通过地下汇兑层层渗透，其手段不仅涵盖传统军事领域，更跨界延伸至高科技防线。

丁小琥投其所好打入宗教圈，先接触到国安系统高层亲眷，顺势打入高层生活圈。

顺着退役军官的人脉，相继拉拢陆军、空军多名中校及少校（如王文豪、谭俊明、邱翰林、杨千慧、杨博智等），甚至趁同事离开座位时盗转军用电脑内的机密资料至云端，并要求被吸收者在开战时策动部属“消极不抵抗”。

检调破译丁小琥的电子资料后发现，其渗透触角甚至企图延伸至半导体关键产业，计划挖角技术人才并窃取关键机密文件，企图为大陆搭建产业链。

这起案件绝不仅仅是一起孤立的台海情报战，它所暴露出的渗透模式与运作逻辑，展现了令人发指的无孔不入与残酷性。

生物学上有个著名的推论：当你在明处看到一只蟑螂时，暗处早已聚集了成百上千只。这起间谍网的破获，

并非因为台湾反情报部门早已掌握全局，而仅仅是因为军方内部清查时偶然发现一名少校举止异常，才顺藤摸瓜拽出了整条线。这意味着，目前被揭露的案件恐怕只是冰山一角，那些至今未露破绽的潜伏网络究竟还有多少，根本无人知晓。

从宗教洗脑、情感拉拢，到军事机密、高科技半导体，再到利用微信与支付宝打赏码等极为隐蔽的线上资金流向，暗中资助具有特定立场的自媒体与舆论场——这种渗透毫无底线，也不局限于军事手段。它以极低的成本和极高的隐蔽性，从社会肌理、经济命脉到思想舆论，全面侵蚀民主体制的防御机制。

今天发生在台湾的一切，就是中共对全球民主国家演练的战术模板。不论是欧洲的政要顾问渗透、北美高科技领域的学术与商业窃密，还是针对全球华语社区与舆论场的资金操纵，其底层逻辑与台湾谍案如出一辙：利用民主社会的开放与自由，寻找人性弱点与体制漏洞，进行悄无声息的“蚀空”。

台湾处于这场无声战争的最前线，这起离奇间谍案为全世界敲响了警钟。如果自由世界不能认清这种“无孔不入”渗透的残酷本质，并建立起跨国界、跨领域的严密防线，那么今天台湾所面临的威胁，明天就将成为每一个民主国家无法承受之重。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严打” 轰出江湖

—— 严打什么？谁在恐慌？

作者：漠北孤侠

中共官宣“2025 年全年命案、治安案件发生数是建国以来最低”话音未落，旋即庄严公告开展为期一年的“严打”运动。用尽世上所有的词汇也无法形容这种睽违和荒诞。

中共一贯的宏大叙事“扫黑除恶，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创造良好的生产和营商环境”，你要真信了，你的智商就活在“斩杀线”以下了。这一套的口吐莲花，与当年中共骗农民“农村包围城市”暴力抢夺政权，政权成立之初开展“公社化”“三大改造，公私合私”，发动“文化大革命”斗牛鬼蛇神，实施“计划生育”百年大计，把住房、教育、医疗原本民生基本项目推向社会化，推出养老保险制度庞氏骗局，三年新冠疫情封控是民众自愿、注射未经任何临床试验的疫苗耗尽国库，到眼下的限制人员、资金、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一路朝鲜化，都是同一个话术套路“为了你好”；与北朝鲜金家三代人，拼尽全力争取实现“让老百姓喝上碗大米粥”的宏伟目标，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言归正传。当年最为声势浩大的、导致无数冤魂的“83 严打”，真相已经太多揭露其荒诞和血腥自不必重述，1996 年至 1998 年的广东“严打”相信你也有所耳闻？因为权威官媒重磅报道铺天盖地：因东莞市茶山镇塘角村金星酒店斗殴死 2 人，引发了波及全广东的严打。事件始末：东莞茶山“6.26 金星酒店案”。

1996 年 6 月 26 日，凌晨 2:00 左右，东莞市茶山镇塘角村金星酒店歌舞厅门前，两伙人因争夺“看场费、拉客、桑拿小姐”发生火拼，持刀、土枪械斗，致 2 死 7 伤。死者含外省务工人员。案发时场内还有港商、台商、外来工，影响极其恶劣。

广东省委定性“东莞问题就是全省问题”，1996 年 7 月省公安厅工作组驻扎东莞。1996.7-9 月抓获违法犯罪人员 1.2 万余人，刑拘 4000 余人，摧毁黑恶团伙数十个，金星酒店被查封，老板被抓（后失踪）。此案直接导致 1996-1998 年广东全省“严打”。（上述数据引自：《东莞市志》《广东省公安厅 90 年代严打工作总结》《南方日报 1996 年 7 月报道》）

你以为这就是真相全部？你要信了你就输了。

先抛个引子，某大名鼎鼎、风流倜傥君，君临时年（90 年代初）深圳统建楼最左边的酒店（名字忘了，准三星，统建楼在深南路上海宾馆斜对面，统建楼后面是当年亦大名鼎鼎、蜚声国际的风月街巴登街）。福星上门，酒店老总大喜过望：酒店左侧有一块空地，老总一再呈

报告至市领导请求购买用作酒店配套停车场，长时间无果，成为心病。老总精心安排接待，恰我一友人任职酒店，老总降大任于脑子活络的该友。该友精心挑选一上海、一北京两女，彻夜服务莅临福星。第二天老总陪福星用膳，福星对昨晚安排十二份满意，期间老总似不经意提及该配套地块。未几，市政府函复，此地块无偿划拨给酒店配套停车场。

时间推进至 1996 年。彼时广东东莞的娱乐业声振海内外。初心不改的该福星莅临东莞，未曾料到的是一场血雨腥风不期而至。福星（带二悍将保镳）自是葡萄美酒、佐以佳肴美女不必说；该酒店老板也是命中有此一劫。移步至 K 歌包间笙歌美酒不绝间，福星携二保镳如厕与另一路同样酩酊大醉团伙相撞摩擦。一惯骄横的保镳加上护主心切，本就武功高强再超水准发挥，将对方打得哭爹叫娘。事大了，对方亦是当地一霸，岂容外人撒野，看场黑帮一拥而上棍棒侍候，结果致保镳一死一重伤；浑身酒秽及血污的福星被抓捕进了公安局。警员审，此时酒气未褪的福星被严刑拷打至半醒，怒吼自己是某某公子。警员回：你爸要是某某，我爸就是总书记。打得更狠。福星痛醒，苦苦哀求警员找市局局长核实自己身份。局长无奈凌晨赶至，到跟前近看，大惊失色，扑通跪下：事太大了，此君真乃正国级中堂公子 LXY！急传酒店老板前来。酒店老板一路鞠躬下跪，一口提出赔偿方案：一条人命 2000 万元，重伤保镳 1000 万元，余事再由福星发话即可。于是便有了流传甚广的名言，福星说：2000 万是钱嘛！此事汇报至市领导再到省领导，那还得了，堂堂公子莅临广东，广东人民应觉幸甚，焉能遭此“招待”？！定性“东莞问题即是广东问题”给首长以交代，又于是“广东严打”堂而皇之登场，冤魂无数再天空飞翔。

回溯往事，“83 严打”与“广东严打”冠冕堂皇“为了你好”的背后，无非是为了给官家权贵看家护院而已，普通百姓看个热闹都要小心伤着。

此次“严打”出台的时机与背景更加怪诞！堂堂皇皇、广而告之的白纸黑字下的真相是什么？号称“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在“命案数量、治安案数历史最低”的条件下，却触发了一场冷雨冰刀般的冷酷运动，究竟是谁在恐慌？恐慌的是什么？请听下回分解。

编辑：赵杰 校对：程筱筱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从离开故土到重新认识自由

——一个普通中国女性的经历与思考

作者：李素芳

我是一个出生于 1992 年的中国农村女性。如果有人十年前告诉我，有一天我会离开中国，带着家人来到美国生活，并重新审视自己过去几十年所相信的一切，我一定不会相信。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无数普通中国人一样，从出生开始便按照既定的人生轨迹成长：读书、工作、结婚、生子，努力生活，努力挣钱，努力让家庭过得更好。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离开中国，更没有想过有一天会站在另一个国家的土地上，用完全不同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曾经的我认为，世界本来就是我所看到的那个样子。直到离开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世界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我曾经以为世界本来就是这样我出生在中国农村，成长环境和千千万万个普通农村家庭没有什么不同。从小到大，我们被教育要听话，听父母的话，听老师的话，听领导的话，听权威的话。一个孩子如果太喜欢提问，往往会被认为不懂事；一个成年人如果总是表达不同意见，也容易被认为不成熟。从小我就学会了隐忍，学会了顺从。于是我跟很多人一样慢慢学会了沉默，因为沉默最安全，不发表意见最安全，不参与讨论最安全，不去思考那些复杂的问题最安全。长大以后，我也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每天忙着生活，忙着工作，忙着承担家庭责任。我相信媒体告诉我的信息，相信教科书告诉我的历史，相信我从小接触到的一切。因为，不能怀疑，因为不能反驳，因为不允许发声，因为乱说话会不安全，所以我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为什么有些问题不能讨论，为什么有些事情不能公开表达，为什么很多人明明心里有想法，却不愿意说出来。那时候的我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以为所有地方都一样。

真正改变我的，不是出国，而是经历。人生有时候会因为某个瞬间而彻底改变方向，有些经历会让人一夜长大，有些经历会让人重新认识世界。在经历过人生中一些重大变故之后，我第一次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一个国家与一个普通人的关系究竟是什么？一个制度究竟应该服务于谁？一个普通人究竟应该拥有哪些权利？过去我从未认真思考过这些问题，因为在成长过程中，很少有人告诉我们应该思考这些问题。更多时候，我们被教育的是如何适应环境，如何忍耐，如何接受现实，如何服从安排。然而随着年龄增长，我开始发现，一个人的尊严并不仅仅来自于吃饱穿暖，一个人的价值也不仅仅来自于是否有工作。人还需要被尊重，需要被倾听，需要拥有表达自己想法的权利。这些看似简单的东西，实际上非常珍贵。

第一次来到美国第一次踏上美国土地的时候，我并没有立刻感受到什么巨大的震撼。美国没有想象中那么完美，机场也会拥挤，道路也会堵车，城市也会有贫富差距，甚至有些地方看起来还不如中国繁华。到处都是低矮的房子，没有高楼大厦。但是随着生活时间越来越长，我开始注意到一些过去从未留意过的细节。

我发现这里的人似乎并不害怕表达自己的观点。无论是在电视节目里，还是在网络平台上，或者朋友之间聊天，人们都可以公开表达自己的看法。支持政府的人可以说话，反对政府的人同样可以说话，媒体之间可以互相批评，普通人也可以批评政府。刚开始的时候，我甚至感到有些不适应，因为在我过去的环境里，人们往往更谨慎，很多话只敢私下说，很多问题不会公开讨论。而在这里，不同观点的人甚至可以在电视节目里激烈争论。让我感到震撼的并不是他们争论的内容，而是他们拥有争论的权利。

我开始理解什么叫言论自由过去我一直以为，言论自由只是一个抽象概念。来到美国以后，我才发现，它其实与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言论自由并不意味着每个人说的话都正确，也不意味着所有观点都值得赞同。它真正重要的地方在于，人们拥有表达的权利；当一种声音出现时，另一种声音也能够出现；当有人提出质疑时，不会因为质疑本身而受到惩罚。

一个社会真正的进步，并不是所有人说同样的话，而是允许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因为只有不同声音同时存在，人们才有比较和判断的机会。如果一个人从出生到长大，只能听见一种声音，那么他实际上失去了选择的权利。离开中国以后，我第一次开始大量阅读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媒体、不同立场的信息。这个过程并不轻松，很多曾经深信不疑的东西开始被重新审视，很多过去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开始出现新的解释。我的世界观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并不是简单地否定过去，而是学会从多个角度观察问题。比如，劳动者应当拥有尊严，是对于劳动者的尊重。在美国生活期间，我接触过很多普通劳动者，餐厅服务员、建筑工人、卡车司机、超市员工、维修工人。快递员，外卖员。他们未必富有，未必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但是他们普遍拥有一种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于对自身劳动价值的认可。很多人敢于维护自己的权益，敢于拒绝不合理要求，敢于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利益。我逐渐意识到，一个社会是否尊重劳动者，并不取决于口号喊得多响亮，而取决于劳动者是否真正拥有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和胆量。一个社会如果能够让普通劳动者活得有尊严，那么这个社会才是真正尊

重劳动的社会。

美国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有对生命价值的尊重。这种尊重体现在许多细节之中：公共场所随处可见无障碍设施，残障人士能够获得更多帮助，社区会组织志愿服务，动物保护组织十分活跃，老人能够获得各种社会支持。我还看到了人类与动物原来也可以相互尊重，街头巷尾肆意行走的鸭子，小兔子，小松鼠。甚至有狗熊，有鹿。它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在任何时间都可以自由自在的生存。我还看到了对于生命的尊重，医院里不会因为没钱而被医院拒之门外。下水道里一个落水的小狗可以出动救护车以及整个街区的警力。高速上一排悠闲自得行走的小鸭子足以形成堵车长龙，人们宁可堵车，就为了给它们一个既安全又获得尊重的生存权利。在教堂里你会看到那群有信仰且善良的人们在为苦恼者祷告 ... 在救助站太多人被温暖在社区义工群里太多善良的人在研究如何做的更多。在法庭上在市议会大楼的广场前太多 ... 太多我从未见过的画面。到处充斥着自由，正义，勇敢，善良，这些事情看似普通，却让我不断思考，一个社会最真实的文明程度，究竟体现在哪里？是高楼大厦吗？是经济总量吗？还是科技实力？

后来我越来越觉得，一个社会真正的文明程度，体现在它如何对待最弱小的人，如何对待那些无法为自己发声的人，如何对待生命本身。因为一个社会对弱者的态度，往往反映出它最深层的价值观。原来公平是属于每一个人的，原来尊重是不分物种的。

来到美国以后，我养成了一个新的习惯，大量阅读，大量查阅资料，大量了解不同观点。我发现，世界远比我过去想象得更加复杂，很多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很多事情也并非非黑即白。但是我逐渐意识到，认知的边界，往往来自信息的边界。一个人能够接触到的信息越丰富，他看待世界的角度就越多；而当一个人长期只能接触单一来源的信息时，他对世界的理解也会受到限制。所以，在中国你只能看允许你看的，只能听你允许听的。只能学你允许学的。哪怕简单的翻墙去外网都是违法的。我们被信息的边界困在了一个牢笼里。我们被认知的边界困在了无知愚昧的沉默中。

我开始明白，独立思考并不是盲目怀疑一切，而是在充分了解不同信息之后，形成属于自己的判断，所以，我知道美国也并不完美，随着生活时间越来越长，我也看到了美国的问题。这里有贫富差距，有毒品问题，有枪支犯罪，有无家可归者，有激烈的政治对立，有各种社会矛盾。美国绝不是一个完美国家，事实上，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完美国家。但是我越来越认为，一个社会最重要的并不是从不犯错，而是在犯错之后是否允许讨论，是否允许批评，是否允许改进。当问题被允许公开讨论时，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就会存在；而当问题无法被讨论时，问题本身往往不会消失，它只是被隐藏起来。正是因为问题的存在而得不到解决，独裁的邪恶得不到遏制。

被迫害的人无奈沉默，受伤害的人无力反击。不允许发声，不允许批评，不允许讨论。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根本原因。

我最大的改变

回顾我的成长经历，自从到了美国，我学会了独立思考。我开始主动寻找答案，开始阅读不同观点，开始尝试理解复杂世界，开始不再轻易接受任何单一答案。这种变化并没有让我变得更聪明，却让我变得更加谦逊，因为我发现自己知道的东西其实很少，世界远比想象中更大，真相也远比想象中更复杂。今天的我依然只是一个普通人，没有权力，没有财富，没有特殊身份，但我拥有了一种过去从未真正拥有过的能力，那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而这份能力，也许比任何财富都更加珍贵。因为它让我明白，一个人最重要的自由，不仅是身体的自由，更是思想的自由。当一个人学会独立思考的时候，他才能真正开始认识这个世界。所以，如果上帝赐予我神力。我希望国人希望人类都能精神自由身体自由言论自由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被尊重的环境中乐观积极幸福的生活。

编辑：Gloria Wang 校对：毛一炜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雪不能一直落在黑夜》

—— 纪念李宜雪

作者：鲁慧文

你的名字，
叫宜雪。
可后来，
人们记住的，
不是雪，
而是寒冬。

你站出来的时候，
没有举着刀，
没有举着火。
你只是举起了
自己的伤口。

伤口不会说谎，
可总有人，
比伤口更害怕真相。

于是，
有人让你闭嘴，
有人说你疯了。
后来，
他们把一个不断呼喊的人，
送进沉默。

他们希望，
高墙能高过记忆；
铁门能重过良知；
时间能埋掉一个名字。

可他们不知道，
雪，
越是踩进泥里，
越能留下脚印。

我不知道，
你今天身在何处。
我只知道，
有一个名字，
曾经一次次出现在风里，
后来，
忽然消失了。

一个人的消失，
也许很安静；
可一个时代，
如果连追问都开始害怕，
那才是真正的寂静。

有人害怕你的声音，
不是因为它的洪亮。

而是因为，
它是真的。

真的疼，
真的哭，
真的流过血，
真的相信过，
世上还有公道。

于是，
他们不是与你辩论，
不是回答你的问题，
而是希望，
世界忘记你的名字。

可是，
名字可以删去，
记忆不能。
声音可以压低，
回声不会。

一个人可以被带走，
可一个问题，
不会被带走。

它会留在人们心里，
留在每一次沉默之后，
留在每一次不敢直视的目光里。

李宜雪，
如果有一天，
你还能看见雪，
请你告诉它：
不要落得太轻。

因为这片土地，
还有很多人，
在等一场雪。

不是为了冬天，
而是为了证明——
这个世界，
还有洁白。

《重生》

作者：追光

我用带血的抹布擦了又擦，
却只把记忆擦得更浑浊。
我用积灰的扫帚扫了又扫，
却只把心头扫得更凌乱。

我本想让记忆，在历史的角落里积灰，
我本想让伤口，在洞穿的枪眼处结痂。
可每到这个特别的日子，泪水就止不住地往下流。

这痛，已积了三十七层厚，
一层一层，是民族未愈的创伤。
勇士啊，你曾为自由呐喊
英雄啊，你曾为真理献身

但这一次，你不会孤身一人
因为这个民族终将觉醒，
结痂的伤口处也会长出新肉。
只是，那旧的伤痕仍在低语
仿佛在悄悄的诉说着
对于重生的希望。

编辑：李晶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累累白骨》

——第十八层地狱之上，还有一层，名曰“人间”

作者：鲁慧文

黑夜没有月亮。只有一座山。那不是山。那是一具具骸骨，一层压着一层，一代埋着一代。风吹过时，千万颗牙齿彼此碰撞，发出窸窣窸窣的笑。守门的恶鬼说：这里没有坟墓。因为整片土地，都是坟墓。

第一阵风吹来，吹散的是三年饥荒。

白骨披着破布，肚腹深陷，眼窝里爬满乌鸦。他们低着头，捧着树皮，捧着泥土，捧着观音土，最后，捧起了自己的骨头。他们没有哭。死人不会哭。

第二阵风吹来，吹来十年文革。

无数白骨没有头颅，因为头，早已低到尘埃里。书本烧成灰，灰落在人骨上；名字刻成罪，罪刻进棺木里。父亲举起骨棒，砸向儿子；学生踩碎老师的肋骨；朋友把朋友推进火堆。恶鬼哈哈大笑：这里最锋利的刀，从来不是铁，而是人。

第三阵风吹来，吹来一场又一场运动——“三反”、“五反”。

一具具骷髅排成长街，他们脖子上挂着木牌，脚下踩着自己的影子。有人跳下高楼，有人吊死梁间，有人活着，却把魂魄留在了昨天。他们不知道，下一个轮到谁。因为这里，昨天的刽子手，明天也是尸体。

第四阵风吹来，六月四日。

鲜血没有流进河，却流进了历史最黑的井。年轻的白骨，仍保持着奔跑的姿势。他们伸着手，像是要抓住黎明。可抓住的，只有子弹。直到今天，他们仍站在那里，每到深夜，骨头便会慢慢站起，继续向前。只是，再也没有脚步声。

第五阵风吹来，风里全是婴儿的哭声。

没有名字。没有墓碑。没有出生。只有一只只苍白的小手，不断从泥土里伸出，抓住经过的人。他们问：娘，我为什么不能来到这个世界？没有人回答。回答他们的，只有铁门，标语，和手术室冰冷的灯。

于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白骨堆满山川，头骨漂满江河，肋骨长成树林，脊椎化作长城。每一块土地，踩下去，都会传来骨头断裂的声音。咔。咔。咔。那不是石头。那是无数亡魂，在地下翻身。

他们没有离开，他们只是一直躺在那里。等着后来的人，从他们身上走过去，忘记他们，踩碎他们，再把新的白骨，堆到旧的白骨之上。

于是，山越来越高，夜越来越黑。

恶鬼站在白骨山巅，望着人间，缓缓摘下自己的鬼面。面具下面，竟是一张人的脸。

编辑：Geoffrey 校对：熊辩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中国人的一生

作者：鲁慧文

传说，神创造万物，阎王创造十八层地狱。后来，连阎王都沉默了。他说：“还有一种地方，不归我管。”那里，有人把它叫作故乡。

孩子出生，不是降临人间，而是走进一座巨大的磨盘。第一口奶，父母先学会害怕；第二口饭，先学会辨认真假。餐桌上的颜色，比春天鲜艳；配料表上的名字，比化学名词还长。没有人知道，下一口吃下的是营养，还是运气。

上学第一天，老师递来的，不是问题，而是答案。不是思考，而是标准。不是寻找真相，而是寻找满分。孩子们学会了背诵、默写、服从，却渐渐忘了，为什么要发问。一本本课本，越来越厚；一个个脑袋，越来越整齐。所有人，都被修剪成相同的形状戴着红领巾。

少年时代，天真开始收费。有人担心考试，有人担心未来，有人担心，自己会不会突然从世界消失，成为别人身体的一部分。街角、屏幕、流言、传闻，都像夜里的风，吹得人不敢回头。于是，人人把平安，当成一种幸运。

成年以后，人生忽然加速。有人叫它奋斗，有人叫它生存。太阳还没升起，工位已经亮灯；月亮升到窗外，键盘还在发光。九九六，只是开始；零零七，只是传说中的终点。工资，像一杯浅水，刚够润湿嘴唇；房价，像一座高山，六个钱包，才能搬动一块砖。年轻人把未来，签进三十年的合同。从此，房子拥有了主人，主人却成了房子的租客。

后来，终于病了。医院的大门，像另一场考试。号码，排得比希望还长；账单，比诊断更让人发抖。有人卖掉积蓄，有人借来明天，只为了再换几天今天。白衣不再是天使，眼里只有你余生的积蓄。

年老的时候，终于退休。却发现，牙齿比工资掉得快，头发比尊严白得早。年轻时，拿健康换收入；年老时，拿收入换健康。兜兜转转，不过是一场交换。于是，大部分中国人，临死之前，感觉自己并没有活过。

有人问阎王：“第十九层，到底有什么刑罚？”阎王摇头。“没有刀山，没有火海，没有铁链。”“这里只有一台巨大的独裁机器。”“它让人从出生开始奔跑，一

路奔向衰老。”“路边摆满了诱惑，脚下埋满了陷阱；有人卖焦虑，有人卖希望；有人出售答案，有人出售未来。”“人们一边害怕，一边相信，一边怀疑，一边继续。”“直到最后，把一生都交给了独裁机器。”

阎王合上生死簿，轻轻叹息：“真正可怕的，从来不是地狱。”“而是有人活了一辈子，从未觉得，自己值得拥有一个不用恐惧、不用欺骗、不用麻木、也不用不停奔跑的人生。”

于是，第十九层，没有恶鬼。只有无数普通人，他们努力活着，努力忍耐，努力相信，总有一天，下一代，不必再走同一条路。

编辑：Gloria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The Nineteenth Level: A Chinese Life

This allegorical essay imagines a nineteenth level of hell beyond traditional mythology to portray the emotional,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pressures experienced by many ordinary people in contemporary China. Beginning with birth, the narrative follows an individual's journey through childhood, education, adulthood, illness, old age, and death, suggesting that each stage is shaped by fear, conformity, uncertainty, and relentless competition. Schools reward memorization rather than questioning, workplaces demand endless sacrifice, housing and healthcare impose crushing financial burdens, and personal security is overshadowed by persistent anxiety. Instead of supernatural demons, the symbolic nineteenth level contains an immense authoritarian machine that quietly absorbs people's time, hope, independence, and dignity while encouraging obedience and endurance. Through conversations with the King of Hell, the essay argues that the deepest suffering is not physical punishment but living an entire lifetime without believing one deserves freedom from fear, deception, exhaustion, or emotional numbness. Although deeply critical in tone, the conclusion ultimately expresses hope that future generations may inherit a society where individuals can think freely, live honestly, trust one another, and pursue meaningful lives without constant intimidation or despair. The essay therefore presents the nineteenth level not as a mythical destination, but as a powerful metaphor inviting readers to reflect upon human dignity, personal liber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aspirations for justice, security, compassion, opportunity, resilience, solidarity, hope, everywhere without fear again tomorrow.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第十九层地狱——中国》

作者：鲁慧文



传说地狱只有十八层。可后来，阎王在幽冥尽头，又封了一层。无火，无刀，无鬼卒。它叫——第十九层。

奈何桥下无忘川，黄泉尽处锁玄关。阎罗拈笔停生死，轻叹人间另有天。

他说，十八层刑罚太重，只罚恶鬼与凶魂。第十九层，不用刑，只让众生日日生。那里没有油锅，人人自己煎自己；那里没有拔舌狱，人人说真话便失去前程；那里没有刀山，脚下每一步都是陷阱；那里没有火海，空气却早已无形燃烧。

那里的土地，河流流着看不见的毒，田野长着看不见的药。果实熟于催促，蔬菜艳于药瓶。鸡鸭猪牛，生得比季节更快，死得比寿命更早。鱼儿饮尽污水，牛羊食尽残渣。最后，它们一起走上餐桌。于是，人吃着自己害怕的东西，却不知道下一口是什么。

那里的人，穿着染尽颜色的衣裳，呼吸散不开的气味。玩具会说话，却不知道里面藏着什么。家具散发芬芳，却让房间久久不能安眠。每天醒来，无人知道，今天吸进去的是空气，还是代价。

那里的车，钢铁轻如纸，数字重如命。广告写着五星，碰撞却问苍天。有人相信证书，有人相信运气。唯独没人知道，回家的路，是不是最后一程。

那里，洪水不是天意，干旱也未必自然。高楼可以一夜而起，桥梁也可以一瞬而塌。大地沉默，人却学会了沉默。因为，解释比真相先到。

那里，法律站在殿下，权力坐在龙椅。判官手执法典，却要等待一枚眼神。黑白不是颜色，而是谁站得更高。正义不是天平，而是谁握着秤。

最奇怪的是，这里没有鬼。因为人人都活着。他们排着队，买药，买房，买教育，买希望。却总觉得，自己越来越便宜。

夜深时，有新人问阎王：“第十九层，为何没有锁链？”阎王摇头：“当一个世界，人人都相信锁链不存在时，便再也不用锁了。”

又有人问：“可他们为何不逃？”阎王望向远方，只见万家灯火，照着一张张疲惫的脸。他说：“最深的地狱，不是鬼把人关进去。而是让人相信，这里，就是唯一的人间。”

编辑：Gloria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The Nineteenth Level of Hell: China

This allegorical essay imagines a fictional nineteenth level of hell beyond the traditional eighteen, using it as a metaphor for life under an oppressive social and political system. Unlike the lower levels, this realm has no flames, demons, or physical torture. Instead, suffering arises through everyday existence. Food, water, air, consumer products,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institutions become sources of uncertainty and fear. Truth carries personal cost, while silence becomes a means of survival. Laws appear to exist, yet power ultimately determines justice. Citizens continue pursuing ordinary aspirations such as housing, healthcare, education, and security, but gradually feel their dignity and autonomy diminishing. Through symbolic conversations with the King of Hell, the essay argues that the most effective form of control requires neither chains nor violence when people come to accept their circumstances as normal and believe no alternative is possible. The fictional nineteenth level therefore represents not supernatural punishment but a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condition sustained by fear, resignation, and the erosion of trust. Ultimately, the work invites readers to reflect upon freedom, justice, human dignity, and the importance of recognizing oppressive conditions before they become accepted as the only imaginable realit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二十七载信仰自由，用生命捍卫坚守

作者：王海舟

2026年7月19日上午11时许，日本横滨樱木町站前广场，从日本各地络绎而来的法轮功学员在此集结，举行反中共迫害游行，悼念因中共反人类灭绝性迫害而失去生命的大法弟子，并严正抗议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7年的打压及迫害。此次游行得到日本政府官方许可与支持并且获得日本政界人士以及众多日本民众的认可与支持。

日本时间中午1点30分，伴随着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庄重、肃穆的乐声，游行队伍整齐有序向横滨市区既定路线出发，穿行樱木町、红砖仓库、中华街等观光区，向民众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27年的真相。正值日本红日子加周末三天连休，大量游客驻足观看，很多人鼓掌、挥手致意，并表示对法轮功信仰的支持，表示“应该制止迫害”“请继续加油”，也有人当场签名支持反迫害。所有法轮功学员着装统一、言行举止彬彬有礼，大方得体，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向世人讲述在中共独裁体制下，法轮功学员27年以来被灭绝式迫害的真相，并且希望通过游行呼吁中共停止迫害，尊重人权与信仰自由。横滨当日气温31度，体感温度更是高达34度，在如此高温天气中徒步4公里，整个游行队伍整齐有序，法轮功学员用行动证明了“真善忍”的大法信念。沿途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人驻足观看，有很多人拍照，录像，仔细观看游行队伍中的横幅内容。

法轮功媒体明慧网记者在现场采访到众多围观民众，以下现场采访内容。来自于【明慧网二零二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明慧日本记者站报道《日本横滨举办反迫害游行民众声援》一文

为筹备书法展而来到樱木町的小松先生，听学员介绍了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来龙去脉，以及中共活摘器官等迫害法轮功的事实，并领取了相关资料。

陈先生不善言辞，在听完真相后他鼓励法轮功学员：你们的信仰是正确的。请加油，我支持你们。让我们共同制止活摘器官；菊池先生表达了对在艰难处境中依然坚守信念的学员们最纯粹的鼓励，他说：“我很早以前就知道法轮功了。我支持大家，请继续加油。”

曾在中国大陆国企工作，因厌倦中国国内严厉的舆论控制和监控社会而来到日本工作的程先生说：“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法轮功学员。”他痛批中共表面上冠冕堂皇、暗地里却进行活摘器官等无道行为的现状：“这简直就象‘皇帝的新衣’。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只是因为害怕不敢说出来罢了。”他表示自己的祖母曾一度练过法轮功，并对中共的迫害表示了强烈的反感：“（法轮功）他们没有做任何坏事，信仰是个人的自由。在没有给别人添麻烦的情况下被打压，这太奇怪了。”随后签名支持反迫害。

沿途观众：支持法轮功呼吁停止迫害

土耳其人萨瓦什先生对将人命视为商品、从根本上践踏生命尊严的非人道犯罪行为表达了强烈愤慨。他说：“我支持法轮功。活体摘取器官并用于移植贩卖，这简直太可怕了。所以，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同时，萨瓦什先生对“真、善、忍”的价值观表达了深切共鸣。他表示：“‘真’非常重要。因为每个人都应该诚实、讲真话、传递事实。我希望大家都能坚守这一价值观，希望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

7月20日，东京时间上午9时，法轮功学员集体到达东京六木本中国大使馆，在中国使馆大门对面拉起反迫害横幅，抗议中共对法轮功学员27年以来的长期迫害。法轮功学员每五人一组，轮番在使馆门口练功，等待的学员们整齐有序地在附近公园练功。中共使馆大门紧闭，没有任何使馆工作人员出来干涉，试问中共官员，起源于中国的法轮功在世界各地都合法，法轮功的“真、善、忍”理念得到许多国家议员及政府工作人员的认可和支持，唯独中国政府持反对意见并对法轮功学员长期持续灭绝性迫害，中共政府到底在怕什么？难道是怕中国人都变得真实善良清醒了，中共政权无法继续浑水摸鱼，无法继续盘剥奴役人民了吧？

针对中共近年来将迫害延伸至海外、对法轮功学员以及流亡海外民运人士实施跨国镇压的问题，法轮功学员们持续揭露真相，告知世界真相，让更多人了解中共如何在海外进行渗透和打压。历史证明，沉默只会助长不公，而坚持真相、自由和正义的人们携手努力，必能终止邪恶势力迫害，推动中国更快走向真正的自由、人权国家行列。

编辑：张宇 校对：熊辩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图片来源于：明慧网日本记者站及《在野党》日本分社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中共借“民族团结”之名，行思想控制之实

—— 洛杉矶各界集会反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作者：沈美花

2026年7月19日下午1时，由中国民主党、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美国民主阵线、中华共和党联合主办的“反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捍卫信仰自由和基本人权”抗议活动，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前举行。来自多个民主团体的民众齐聚现场，谴责中共于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并声援所有因宗教信仰、政治观点而遭受迫害的人士，支持法轮功学员长期坚持和平反迫害。

活动现场，参与者高举写有“中共是万恶之源 (CHINA CCP IS THE ROOT OF THE EVIL)”“要求中共释放民主人士”“要求中共释放异议人士”等横幅和标语，和平表达诉求。尽管烈日炎炎，大家依然坚定地站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前，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向国际社会传递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

活动开始后，多位民主人士先后发表讲话。他们指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虽然以“民族团结”“共同发展”为名，但其中部分条款对民族文化、宗教信仰、言论表达以及海外华人的正常交流产生影响，因此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发言中，主持人唐鑫特别提到该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该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与会人士认为，这一条款首次将法律适用对象明确延伸至境外组织和个人，其表述涉及“境外组织”“境外个人”“破坏民族团结”等概念，因此引起海外民主人士、宗教团体及人权组织的高度关注。

多位发言者表示，海外华人依法参与公共事务、关注中国人权、呼吁宗教自由、支持民主法治，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言论自由和公民权利，不应被简单归入所谓“境外势力”或受到不当限制。他们担忧，相关规定可能进一步加剧海外民主人士及其国内亲属所承受的政治压力，也可能影响正常的国际交流与人权倡议。

活动现场，还有一位来自中国的回族同胞分享了自己一家人在国内遭受迫害的亲身经历。他的讲述平静而克制，却让在场许多人深受触动，也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一个缺乏信仰自由和基本人权保障的社会中，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群体都可能成为迫害的对象。只有

真正尊重每个人的基本权利，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

活动过程中，现场不断响起口号：

“清算中共！”

“解体中共！”

“推翻中共！”

“没有自由，就没有真正的团结！”

一句句坚定的呼声，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前久久回荡，也表达了海外华人对自由、人权和法治的共同期待。

作为当天活动的参与者，我深切感受到，真正的民族团结，从来不是建立在统一思想和压制不同声音之上，而应建立在彼此尊重、平等相待、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基础之上。一个真正团结的社会，应允许不同民族保留自己的文化，允许不同宗教坚持自己的信仰，也允许公民依法表达不同的意见，而不是将不同观点视为需要打击和排斥的对象。

没有自由，就没有真正的团结；没有基本人权，就没有真正的社会和谐。停止迫害，守护自由。

编辑：黄吉洲 校对：程筱筱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倡议书

—— 要求军队国家化，反对党卫军体制

作者：繆青



值此中共建军九十九周年之际，我们，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联合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向所有关心中国前途、民族命运与人民福祉的人士郑重发出倡议。

回顾近现代世界历史，凡是走向稳定、繁荣与法治的国家，无不确立了一个基本原则：军队属于国家，而不属于任何政党或个人。军队的唯一合法性来源，应当是宪法与法律，而非政治组织的意志。军队的职责，是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守护人民生命财产，而不是参与政治斗争，更不应成为任何政治集团维持统治的工具。

然而，长期以来，中共坚持“党指挥枪”的政治原则，将国家武装力量置于单一政党之下，使军队在制度上与国家宪政结构相分离。这种体制在本质上导致国家军队政党化，使其难以真正代表全体国民利益，也在客观上造成军人与社会之间隔阂与紧张关系。历史经验一再表明，当军队被绑定于特定政治力量时，国家治理将失去中立性与公信力，社会也难以建立真正的法治秩序。

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现代国家的军队不应是“党军”，更不应是任何形式的“党卫军”。军队一旦脱离国家宪法的约束，便可能在政治化路径中偏离其本职使命，从而损害国家长远利益与人民根本权益。真正强大的国家，不在于军队服务于某一政权，而在于军队服务于全体人民与国家整体利益。

基于此，我们郑重呼吁：

一、推动军队国家化，使军队回归国家宪法体系之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

二、确立军队忠诚对象的唯一性，即忠于国家、忠于人民，而非任何政党或个人。

三、军队里的每一位官兵应该站在广大人民群众和世界上一切爱好自由的人们一边，打倒中共反人类独裁者！

四、军队要为人民服务！军队里的每一位官兵有权拒绝执行一切不合法，反人类的命令。

我们相信，真正的军人荣誉，不仅来自服从命令，更来自对国家、人民与正义的忠诚。军人的誓言，应当建立在保护无辜、维护和平与遵守法律的基础之上，而非任何违背人类基本良知的政治要求。

国家属于人民，军队属于国家，这是现代文明社会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人民不是任何政治力量的附属，而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军队的存在，是为了守护人民，而不是凌驾于人民之上。

我们坚信，一个真正走向现代化、法治化与宪政化的中国，必将建立起国家化、专业化、非政治化的国防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中，军人与人民之间将不再是隔阂与对立，而是相互信任、彼此守护的共同体。

让我们共同努力并持续推动这一历史性转变：军队属于国家，属于人民；军队国家化，是中国迈向民主、法治与宪政不可或缺的重要一步。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宣传部 繆青 何宜城 李小林 吕小静
联合撰写
2026年7月26日

编辑：黄吉洲 校对：程筱筱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倡议书宣读人：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宣传部部长 繆青（摄影 关永杰 李树青）

虚假和血泪充斥的基建狂魔

作者：周恒

中国工程基建行业，因其建筑高度高、规模大、建造速度快和造价低闻名世界，被世人称之为基建狂魔。从2000年开始算起，短短20多年时间，中国建设出天量的房屋建筑工程，铁路工程、公路工程，水利工程和机场工程，这些工程的数量和规模都跃居世界前列。

然而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虽然北上广深和新一线城市的摩天大楼一座比一座高，CBD的夜景灯光秀璀璨夺目，可是白天的时候这些大楼里空空荡荡，与夜晚的表面热闹形成强烈反差。很多城市的高档写字楼空置率都在50%以上。

全中国的‘铁公基’到处开工建成，很多省区把高铁修到每一个地级市，高速公路修到每一个县城，可是大部分时候人们看到的是高铁跑空车、高速公路没车走。中国的政府的钱袋子：各地城投公司、各级交通投资公司、铁路投资公司、水利投资公司债务高企，投资回报率远远达不到当初预期。公布出来的中国城投类债务只是冰山一角。当利息都还不上之后，暴雷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这些债务最终都将由普通人来买单。

本人在中国基建行业工作十五年，有过央国企、民企，国内和海外工程项目经历，比较熟悉中国大陆不能说的工程圈真相。现在身在自由世界，我试着讲讲那些不为外行人和外国人知晓的事情。

中国工程基建行业是利益集团攫取个人私利的沃土，是普通人堆积血泪苦难的牢笼。这里说的利益集团指的是中共各级官员、官员亲属以及依附这些官员的掮客、大型工程相关公司实控人。

为什么中国工程基建行业能成为基建狂魔？我认为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中国官员的政治考核指标，以GDP为主。搞工程项目见效快。两千年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投资主要就是基建投资。工程项目建设资金大且密集，便于贪腐和权力寻租，几乎所有的贪官都涉及帮助他人承揽工程项目。

二是土地财政和城镇化建设。全国土地分为城镇土地和农村集体土地城镇土地归国有农村土地归村集体所有个人完全没有土地所有权。个人只有土地租住使用权。土地财政促使地方官员天然推高土地使用价格，所有好地段的土地出让价格高企，房价跟着高涨。城镇化建设促使地方官员把农村土地划为城镇，将农民从农村迁移到城镇中去安置。有的农民得到安置房，有的是拿的货币补贴或者购房券，限定时间去城里买房。

三是80、90年代出生率高和低收入低福利社会结合，形成的大量廉价劳动力市场。这些人当中大量的农

民工用血汗将基建狂魔托起。庞大人口基数和高出生率造成的人口涌入城市，也将房价推向高位。

中国工程用地的征地拆迁，充满了不公和欺压。官方做征地面积测量时，经常采用双重标准，以减少补偿支出。同样的拆迁家庭因为测量不一样导致补偿金差异巨大。所谓谈判其实是欺骗、威逼，谈判不成即暴力强拆是普遍现象。重大项目拆迁补偿资金从上至下每个层级截留至少10%，下拨到拆迁户手里时已经被砍掉一半。拆迁户求告无门，上访又会被黑警暴力维稳。普通人面对高房价，要么买不起，要么花光六个钱包（父母、岳父母、夫妻俩）凑首付背房贷。疫情之后房价下跌，如今很多城市房价已经不值原价一半，房子卖不掉。即使卖出了还欠银行一大笔钱。夫妻任何一方一旦失业，家庭就会坠入深渊。

六千万建筑工人游离在中国各个城市的工地上。之所以说游离是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没有社保，也没有稳定的工作。工作不稳定，就经常换新工地。这个项目做了几个月就没得做了，只好继续找下一个工地。

工地的工人劳动强度大，一天十几个小时是普遍情况；危险性大，劳动保护措施差，工地发生死伤事故成为普遍现象。

曾经有一位项目经理说，平均每建一栋商住楼就要死一个人。为了保护地方官员的乌纱帽，各个项目几乎都会为了瞒报死亡数字而隐瞒真相，和伤亡人员本人或家属选择私下和解。

工资低、无工会、无社保、无医保，血汗钱还经常被拖欠。建筑工人居住环境恶劣，他们大都挤在工地简易板房里，一间18平方米的板房住着十几个人，甚至有些板房夏天没有空调冬天没有热水淋浴，房间里臭气熏天，完全可以称作是奴役场所。曾经被媒体曝光的比亚迪巴西工厂建筑工人生活居住的条件，在中国包工头看起来已经是国内天花板级别，可是在巴西劳工部门看来，那样的对待建筑工人就是奴役行为，他们对比亚迪公司进行了处罚。如果按照巴西政府的标准，全中国几千万建筑工人没有一个不是被奴役的。

中国工程基建行业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大行其道。大中型基建项目报批时，各级政府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和后续贪腐敛财，会在自己管辖范围内疯狂推动项目报批。相关的程序流程和文件都可以为此进行服务，不论是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还是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等。比如各种运动会和会议的举办都将是大型工程项目的兴建理由。城市运动会、省运会、全运会、亚运会、奥运会，有些省份每个地级市轮流举办旅游发展大会，

各种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会议、APEC等国际会议更是极尽奢华的建设项目。至于运动会和会议完事之后，各个楼堂馆所长期空置如何应对，则无人关注也没有人敢质疑。纳税人的钱就是这样被挥霍掉。

项目立项批复阶段，那些依附官员的掮客、白手套就开始介入，他们第一时间掌握关键信息和重要人脉，提前把项目控制权拿在手里。这里面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当然是不会缺席的。

青海省数据局

关于 4 名评标专家在评标过程中身体出现不适 症状送医救治情况的通报

2026 年 1 月 4 日，在开展跨省远程项目评标过程中，随机抽取的郑 XX、吴 XX、刘 XX、曹 XX 等 4 名评标专家因送餐员送错地方致使送餐延时，出现低血糖、头晕等不适症状，无法继续履行评标职责，提出呼叫救护车进行医疗救助需求，4 名专家就餐后称症状未有缓解，坚持要求 120 急救服务，拒绝继续评标。交易场所工作人员呼叫救护车接离评标现场，送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予以救治后自行离开医院。项目招标人重新补充抽取评标专家后完成评标。

评标工作责任重、强度高，评标时长不确定，时常需加班加点延时评标，甚至隔夜评标，对评标专家身体健康状况要求较高，专家身体健康是确保评标活动顺利进行和评标质量的根本保证。《评标专家和综合评标专家库管理办法》第六条第六款规定“入库专家应当具备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青海省评标专家和综合评标专家库管理办法》第六条第六款规定“入库专家须身体健康”。

本着对评标专家个人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负责，保障每一个

- 1 -

在工程项目招投标阶段，发包单位、招标机构和评标专家全部都是在走过场。中国工程项目招投标的本质就是用流程的严肃性来包装结果的预设性，用程序的合规性来粉饰内定的合理性，用激烈的竞争性来佐证报价的公允性，用博弈的复杂性来确定权力的稳定性。

我的家乡湖南省曾有这样的情况：前期运作项目的实际控制人，会在投标时安排多家挂靠单位进行围标，如若出现意外没有被自己串通好的单位中标，而是其他的投标单位碰运气中标了。这个项目实际控制人会和这个打鸟枪的中标单位商谈。由他来挂靠中标单位的资质并给中标单位管理费，这个挂靠管理费通常是 1% 到 2% 的施工合同造价。后面当然是实际控制人来管理项目，也就是说无论中标人是哪一家，最后项目实际控制人都是前期运作的那个掮客。我在广东做工程的时候，知道

有身后站着红三代家族成员的潮汕籍掮客，他手里有大量的大项目控制权。上亿甚至十亿元人民币级别的项目在他一张纸上，他能决定哪一张表格里的哪个大项目由哪一个央企施工单位中标。那些施工央企三级单位的一把手，在自己单位都是说一不二、颐指气使的“皇帝”。然而，为了拿到这些大项目，这些人这个掮客大老板面前却不得不唯唯诺诺、恭恭敬敬地讨好，只求掮客能给他们一个项目挂靠，仅仅是挂靠，还不是真的给项目的全部控制权。最常见的就是给 20% 左右的工程量让这个央企来施工，剩下的大部分工程则由掮客组织自己信得过的项目部来施工。对外统一以该央企的名义来实施。

所谓的随机评标专家，当然是提前就被掮客安排买通的。评标专家会在技术标评比上给内定的那一家打高分；给内定的中标单位项目经理视频面试时打高分，甚至视频面试的项目经理穿什么衣服、他办公桌上摆什么花和饮料都能成为暗号。

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中标的注册建造师和总监理工程师，按理来说是施工项目经理部和项目监理部的老大，可实际上这两人大概率是挂靠的傀儡。前面讲过，因为大部分的工程项目都是有掮客老板实际控制的，他们拿到项目是要赚取巨额利润的，不可能由被挂靠单位的专业人员来实际管理项目。他们一定是安排自己人来实际管理这个项目。通常自己人的老大是施工项目经理部的执行经理，监理项目部的总监代表。

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的转包、违法分包是普遍存在的。先说监理，监理本身是受建设单位委托来监督管理施工单位的，实际情况却是很多监理单位中标后转包给私人。监理单位跟施工单位同流合污，每一个劳务班组每个月都要向监理人员上交所谓“加班费”，每月 3000 元起步。这已经成为监理明规则。甚至有监理人员的监理日志都要施工单位的施工员或者资料员来写。小监理吃拿卡要，大监理在重大施工变更和重大偷工减料问题中进行利润分成。

施工单位内部更是乱象丛生。机关里面工作人员大都是内部领导安排的裙带关系，或者为了照顾外部政府或者相关管理部门的亲属，甚至有些官二代在公司吃空饷，从来不上班却照发薪水。单位领导只管接项目，价格多么低的项目都敢接。领导自己的经营任务完成了，他们就能领取巨额奖金。那些低价中标的项目还没有开工就已经预亏损至少 10%，公司领导却要求项目经理部所有员工签署扭亏为盈责任状。

央企国企施工单位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造假之风盛行。中标通知书载明的建造师项目经理无权决定项目经理部组成人员名单、材料机械和劳务分包、项目经理部资金使用情况等，以上这些关键权力全部由施工单位领导行使。然而，官大一级压死人！施工单位的党委书记兼董事长是绝对的独裁，比他级别低半级的党委副

书记和总经理都可以被欺负到像奴才一样跪倒在他面前。

施工单位内部派系和团伙林立，互相打压内斗。内部评优评先全看关系亲疏程度而定，高级职称评审基本也是如此进行。与高级领导关系好的、愿意送礼送钱的就能晋升高级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不懂技术就花钱买论文造假履历和项目业绩。全公司的科技成果，如发明专利和论文要想发表出来，必须将第一第二作者让给公司领导或者领导青睐的员工。这样那些有真水平而又不站队、不送礼、不送钱的员工，就会被排挤出去。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最基层管理单位的项目经理要承担现场安全管理、合同管理、信息管理、质量控制、进度控制和成本控制以及关系协调的责任，出了安全事故，项目经理要进监狱，出质量事故是要项目经理终生负责，项目经理工资并不高，外人传说的项目完工奖金也不是确定的。这就造成了专业人员的权力没有、责任巨大、利益不确定，形成的责权利不对等的情况。

施工单位内部招投标混乱。乱到什么程度呢？为了证明内部分包的合理合法性，施工项目部的工程部、技术部和合约部共同为内定的分包单位做假投标资料。甚至为它寻找另外两家陪标单位并为之做投标书。

另一个让一线管理人员深恶痛绝的是文山会海。一线员工本职工作都忙不过来，结果主要精力用在了应付施工单位上级机关的各种报表、无纸化办公系统、精细化管理制度、学习习近平讲话精神、学习强国等，新冠疫情三年封控还要每天报送防控疫情情况，以及应付各种检查。两天一小检，三天一大检。检查就要停工，搞卫生、搞形象，做PPT汇报材料。最疯狂的时候，我在的工地一天开七场会议，迎接七批次的检查工作。上级领导检查项目表面上说是“四不两直”也就是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要迎接、不要陪同、直奔现场、直奔一线，可实际上都是要打招呼、要听汇报、要招待、要陪同的！由于分包单位都是施工单位领导指定的，他们大概率不会听从基层项目经理的指令。对于不服从管理的分包单位，项目经理和项目管理人员也无可奈何，只能进行表面上的罚款，然而这些罚款最终都会被公司领导和分包单位老板私下的几杯酒给取消掉。分包单位要拿到施工进度款也要看关系远近，而且每一次请款都要到施工单位各个部门请客吃饭、送礼才能完成签字手续。即使走完全部手续，也不一定能拿到全部应付金额。要钱难成为普遍现象。

每到节点工期，青年突击队和党员先锋队的旗帜和横幅就拉出来摆拍一下，拍完照就走。而大家都知道，真正干活的是分包队伍。这就是一场表演，但所有人都得演，而且不能演穿帮。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累，却还是停不下来？因为很多表演不是为了意义，而是为了自己的饭碗安全。这是理解形式主义的关键。之所以被反复要求留痕，不是因为

它真的能提高效率，而是一旦出了问题，可以证明我没问题。开会证明部署过了，发文是证明要求过了，签到是证明人到过了，照片是证明活动开展过了...以上种种，根子上都是低信任环境里的自保逻辑。

当一个系统里，真实表达的成本太高，安全表达就会越来越多。当安全表达越来越多，真实问题就会越来越晚被看见。当真实问题越来越晚被看见，大家就只能用更多形式去弥补现实的空洞。大家都被它消耗，大家也都在某种程度上维持，这就是形式主义的循环。它不需要任何一个人真心相信它，它只需要确信每个人都不敢第一个戳穿它。

施工现场管理口号震天响，标语满天飞。实际上只注重外在，浮于形式。现场的安全教育、安全交底、一会三卡全部在文件上造假。涉及重大风险的安全专项方案专家评审大都是提前花钱买通的专家来评审，提出的问题不痛不痒。没有人真正沉下心来发现安全隐患并且消除隐患，质量管理自然千疮百孔。施工内部三检留在口头，监理盘站、巡视和平行检验全部流于形式，大都是在造假资料。几乎所有的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都是3至7天完成作业，没有一个项目是等待28天标准养护工作结束再进行下一步工作的。这样做违背混凝土结构强度上升客观规律，导致将来才会产生的混凝土裂缝将提前产生，质量大打折扣，结构使用年限也大大缩短。

代表政府行使监督权职责的质量监督站，每次来检查只要施工单位给钱就行，明知是挂靠项目却假装不知道，走一下过场，看看表面，看看那些假资料，就算完成任务。甚至很多时候连现场都不去，而改为送检，至于送检的样本是来自现场施工的样本，还是专门为了送检而做的施工样本，没有人去关心。

质量控制最重要的第三方检测大都是被施工单位贿赂买通，伙同施工单位一起编造假检测结果。本人亲历过的某项目大量的桥梁二类桩基和部分三类桩基不经任何处置，直接由检测机构造假改成一类桩.....港珠澳大桥报道出来的造假丑闻震惊世界，在这种项目上都敢造假，可见国内质量管理又会有多么不堪！

上述种种情况都是在表明所谓的基建狂魔，从始至终充满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虚假和广大普通人的血泪，更可怕的是将来不可避免的更大的债务雪崩和工程质量危机。

借用中国共产党的一句话来讽刺一下：好日子还在后头！

编辑：胡景 校对：冯仍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湾区集会声援广西，追问洪灾真相

记者：关永杰



8月2日，旧金山湾区圣荷塞市政厅（San Jose City Hall）前举行了一场“声援广西，追问洪灾真相”集会。活动由中国民主人权联盟、中国民主党、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联合举办。

据中国官方通报，今年7月中旬，受台风“美莎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云表镇六蓝水库及周边多座水库出现漫顶、溃口险情，其中六蓝水库主坝严重溃坝。官方公布广西全区洪灾共造成39人死亡，其中横州灾区26人死亡、7人失踪。但有体制内人士及海外独立媒体质疑官方数字严重缩水，认为实际伤亡人数可能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据。

集会由中国民主人权联盟湾区负责人李海峰主持，中国民主党主席方政及多名党员到场支持。李海峰表示，希望通过公开集会持续追问广西洪灾真相，让更多人关注灾区民众的处境。

集会现场，参与者纷纷发表见解。于晓亮表示，这场溃坝造成下游多个地区遭受严重洪灾，大量民众受灾，事件并未结束，灾情极其惨烈，希望外界不要遗忘灾区民众的遭遇。

李明骏则质疑，当局在灾后首先采取的是封锁现场、限制拍摄，而不是全力救援和公开信息。他指出，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与民间流传的信息差距巨大，令人难以信服，并呼吁外界持续关注事件真相。

多位发言人则将此次灾难与中国历次重大洪灾和溃坝事件联系起来。张勇、邱光辉、惠汝涛、张辉等人提到1975年板桥水库溃坝，2021年郑州“7·20”洪灾，2023年涿州泄洪等事件，认为类似灾难反复发生，暴露出工程质量、预警机制、信息公开及问责制度等长期存在的问题。他们质疑部分水利工程存在偷工减料、监管缺失及验收流于形式等现象，而灾后官方则更倾向于控制舆论、淡化伤亡数字，导致公众难以获知真实情况。

盛虎认为，此次事故还反映出部分基础设施年久失

修、设备维护不足以及应急体系失灵等问题。他表示，只有建立真正独立的监督和问责机制，才能减少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李圆伟则呼吁海外华人利用社交媒体向国内亲友传播更多真实信息，打破信息封锁；杨坤结合自身曾因网络言论受到压力的经历，认为海外人士更应发挥言论空间优势，持续关注中国重大公共事件，将真实信息传递给更多国内民众。

陈勇结合自己亲历2008年汶川地震的经验表示，严格执行建筑标准、加强监管以及保障新闻自由和社会监督，是减少灾害损失的重要条件。他认为，灾后重建资金透明度和公众监督同样不可或缺。

何冬玲、国盼、杨宗阔等发言人则分别从信息公开、政府问责、权力监督等角度表达看法，认为灾害发生后应更加重视公开透明、及时救援和责任追究，而不是封锁消息、压制舆论。

活动最后，李海峰感谢参与者在高温天气下前来发声。他表示，希望每一次公开表达都能够通过媒体传播，促使更多人关注灾区及公共安全问题。

集会结束后，参与者继续在现场交流对此次事件的看法。记者认为，当天不少发言都聚焦于灾害本身及官方应对，但另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中国大量水库建于被称为“大跃进”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其中不少采用当时较为落后的施工方式，不少属于土石坝，许多工程已远超设计寿命。随着中国大量基础设施整体进入维护更新阶段，而目前经济下行造成地方财政捉襟见肘，未来不仅是水库，包括桥梁、公路、堤坝等公共设施都可能面临老化风险。如果维护投入不足，类似事故未来仍有可能发生。此次广西洪灾，或许不仅是一场个别事件，也为中国基础设施安全敲响了一次警钟。

编辑：钟然 校对：熊辩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自由雕塑公园：高智晟被迫失踪九周年

—— 妻子耿和与民主人士齐聚歌声守望

作者：张致君



高智晟律师妻子耿和在活动上发言

2026年8月8日，在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被迫失踪九周年之际，高智晟的妻子耿和与多位民主人士及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人士来到美国加州自由雕塑公园，在高智晟雕塑《仰望星空——高智晟》前举行纪念活动。

当天，众人聚集在雕塑下，共同唱起为高智晟而作的歌曲《深渊中的守望者》。歌声回荡在南加州广袤的荒漠之中，人们以这样的方式纪念高智晟多年来为弱势群体、人权与法治所作出的努力，同时再次呼吁外界关注他的下落。

人群中，高智晟的妻子耿和站在丈夫的雕塑前，与众人一同歌唱。对于其他参加者而言，这是一场纪念活动；而对于耿和而言，眼前的雕塑所呈现的，是她已经九年无法自由相见的丈夫。雕像近在咫尺，现实中的亲人却远隔重重阻碍，这一幕也让当天的纪念多了一份沉重。



来自旧金山中国民主党的成员为纪念高智晟律师献唱

高智晟是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长期关注弱势群体、公民权利和宗教信仰自由等问题，并曾代理多起维权案件。由于长期从事维权工作，他此后遭到持续打压，并经历拘押、监控以及自由受到限制等处境。

2017年8月，高智晟从被软禁的陕西住所失踪，此后长期与外界隔绝，其下落持续受到国际人权组织及海外社会关注。

从2017年8月到2026年8月，整整九年。对于高智晟的家人而言，这意味着漫长的分离、等待与未知。这些年来，耿和也一直没有停止为丈夫发声。

当天举行纪念活动的高智晟雕塑名为《仰望星空——高智晟》，由自由雕塑公园创办人、雕塑家陈维明先生创作。2026年4月4日，这座大型雕塑在加州自由雕塑公园正式揭幕。

雕塑采用塔形结构。塔基以石块构成，中层正面浮雕呈现高智晟的著作以及手持利剑与天平的正义女神；两侧浮雕则表现了与高智晟维权经历相关的人物与群体。雕塑顶部，是仰头凝望天空的高智晟头像。

陈维明将作品命名为《仰望星空》，其中寄托着特殊的寓意。当一个人与外界隔绝，人们不知道他身处何方，他也无法知道远方的人正在如何思念和守望他时，天空或许成为彼此仍然共同拥有的事物。

无论身处高墙之内，还是身在自由世界，人们仰望的仍是同一片星空。《仰望星空》不仅塑造了高智晟的个人形象，也寄托着一种跨越高墙与距离的守望。

今年4月雕塑落成时，耿和也曾来到现场。四个月后，在丈夫被迫失踪九周年之际，她再次来到《仰望星空》前。雕塑所表达的“仰望”，与当天《深渊中的守望者》所表达的“守望”，在这一刻形成了特殊的呼应。



8月8日，荒漠、天空和远山构成了纪念活动的背景。没有宏大的舞台，矗立在荒漠中的《仰望星空》就是当天最醒目的纪念碑。

当《深渊中的守望者》的歌声响起，人们面对的不仅是一座雕塑，更是一位已经九年无法自由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真实人物。

九年的时间，足以让许多新闻淡出公众视野，也足以让一个名字逐渐被新的事件覆盖。然而，对当天来到自由雕塑公园的人们而言，纪念本身就是一种拒绝遗忘。

只要还有人记得，还有人追问，还有人公开呼唤他的名字，高智晟就不会从公共记忆中消失。

高智晟曾以律师身份为弱势群体和权利受到侵害者提供法律帮助。在面对巨大压力的情况下，他仍然选择

公开表达自己的立场，并因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当这位曾经替别人发声的律师自己失去自由之后，他的家人、朋友以及海外人权和民主人士开始持续为他发声。

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智晟的经历早已不只是一个律师个人的命运。他的遭遇，也成为观察中国维权律师和人权捍卫者处境的一个重要案例。

九年过去，一个问题始终没有消失：

高智晟在哪里？

当天的纪念活动结束后，人群终将散去，荒漠也重新归于寂静，但《仰望星空》仍将矗立在那里。

雕塑中的高智晟依旧抬头望向天空。

九年前，他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九年后，他的妻子和一群仍然记得他的人来到这里，用歌声继续守望。

九年失踪，不应成为九年遗忘。

而那个持续了九年的问题，依然等待着答案：

高智晟，你在哪里？



仰望星空 高智晟纪念雕塑 图片来源 - 自由雕塑公园官网

《深渊中的守望者》

一盏微光，穿透黑暗
冷墙后的呼喊，在回荡
绝望中，他信念如钢
守护正义，是心中辉煌
铁窗锁不住灵魂的飞翔
烈火淬炼初心的刚强
沉默中，他的呐喊滚烫
穿越岁月，写下正义篇章
深渊无尽，他站成山岗
孤寂中燃烧的希望
信念如火，驱散寒霜
为真理他捍卫信仰
即使孤身，亦如明灯
点燃黑夜，点燃黎明晨光
为真理用生命回响

摄影：陀先润 编辑：胡丽莉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Freedom Sculpture Park Marks the Ninth Anniversary of Gao Zhisheng's Disappearance

On August 8, 2026, supporters gathered at Liberty Sculpture Park in California to commemorate the ninth anniversary of Chinese human rights lawyer Gao Zhisheng's enforced disappearance. His wife, Geng He, joined democracy advocates, activists, and concerned observers before the monument *"Looking Up at the Stars"*. Participants sang *"The Watcher in the Abyss"*, honoring Gao's lifelong defense of vulnerable communities, legal rights, and religious freedom, while renewing calls for information about his fate.

For many attendees the ceremony honored an admired lawyer. For Geng He, however, the sculpture represented a husband she has been unable to meet freely for nine years. Gao became known for representing vulnerable groups and defending civil and religious liberties. After years of pressure, detention, surveillance, and restrictions, he disappeared from his house confinement in Shaanxi in August 2017. Since then,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and supporters have asked where he is.

The sculpture, created by sculptor Chen Weiming and unveiled during April 2026, combines symbolic architectural elements with reliefs depicting Gao's writings, Lady Justice, and people connected with his legal work. Its upward looking portrait expresses hope beyond isolation. Even when separated by walls, distance, and uncertainty, people beneath different governments still share the same sky. Four months after attending the unveiling, Geng He returned again, linking the sculpture's message of looking upward with the gathering's theme of steadfast watchfulness.

Against a backdrop of desert, mountains, and open sky, participants emphasized that remembrance itself resists enforced disappearance. Although many news stories eventually fade, they argued that persistent public attention prevents Gao from vanishing from collective memory. After Gao lost his freedom, relatives, friends, democracy advocates, and human rights supporters continued speaking on his behalf. His experience has become more than an individual tragedy, serving instead as a recognized symbol of the broader situation facing Chinese rights lawyers and defenders.

As the ceremony concluded, the crowd dispersed and silence returned to the desert, yet the monument remained, facing the same sky. Organizers stressed that nine years of disappearance should never become nine years of forgetting. The unanswered question, Where is Gao Zhisheng, continues to resonate among those seeking accountability, transparency, and respect for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Through song, memory, and public witness, participants expressed hope that truth, justice, and Gao's eventual fate will one day be openly revealed, eventuall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记加州自由雕塑公园“第 802 次茉莉花行动”

作者：唐鑫

时间：2026年8月8日

地点：加利福尼亚州耶莫·自由雕塑公园（37570 Yermo Rd, Yermo, CA）

参会团体：中国民主党、中国民主人权联盟、民主中国阵线（民阵）、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等

【导读】

2026年8月8日，南加州莫哈维沙漠的气温飙升至摄氏四十度以上，滚滚热浪将地表烤得发烫。这一天，正是被誉为“中国良心”的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被中共当局强迫失踪整整九周年的日子。

在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洛杉矶地委发起的“第802次茉莉花行动”号召下，中国民主党、中国民主人权联盟、民阵等多个民主团体的成员，与高智晟的妻子耿和女士、“六四”幸存者及民阵主席方政先生，以及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各界人士约50余人（其中包括多位同情中国民主事业的美国朋友），不约而同地驱车奔赴荒漠，在高智晟雕塑《仰望星空》前共同声援抗议。

一、驱车赴荒漠：多方力量汇聚《仰望星空》前。

8月8日中午，作为中国民主党、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及民主中国阵线（民阵）的一员，我驱车两个多小时，沿着15号州际公路穿越无垠的莫哈维沙漠，赶赴位于耶莫（Yermo）的自由雕塑公园。

一下车，热浪便如重拳般袭来。然而荒漠中的气氛却无比肃穆而坚定。公园内耸立着巨大的“64”数字纪念碑、重型坦克雕塑与天安门城楼模型。而在公园的一角，便是由著名雕塑家陈维明先生创作的纪念雕塑《仰望星空——高智晟》。

这座大型雕塑呈塔形结构，塔基由粗粝的石块砌成，中层正面雕刻着高智晟的著作以及手持利剑与天平的正义女神，两侧浮雕呈现着与高智晟维权经历相关的受害者群体；雕塑顶端，则是高智晟仰头凝望天空的巨型头像。

高智晟律师的妻子耿和女士，以及身处轮椅依然远道而来、坚守荒漠现场的方政先生均来到了雕塑前。对于现场的旁观者而言，这是一座感人至深的纪念碑；对于耿和来说，眼前的雕塑所呈现的是她九年无法相见的丈夫；而对于方政先生及现场同仁而言，这更是一份跨越年代、共同抗击强权的坚定誓言。

二、酷暑下的对话：保留火种与等待历史转折。

按照原定计划，纪念活动本应于下午3点30分正式

开始。然而，盛夏沙漠的酷热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下午三四点正值一天中地表温度最高的时刻，阳光直射下，现场准备的音响设备、摄像器材以及多部手机因严重过热而相继保护性自动关机，移动网络信号也一度中断。

面对突如其来的设备故障与四十多度的高温考验，现场近50名参与者没有一个人选择退缩。组织者与各方代表现场协商，决定将正式集会推迟至傍晚7点——待太阳西落、气温回落后再行举行。

在等待的三个多小时里，大家围坐在简陋的遮阳棚下分享矿泉水与冷饮，切磋交流。期间，我也与方政先生进行了一番深入对话。

我问方政先生：“为什么现在在公众视野里，几乎只有您一位‘六四’伤残人士坚持站出来发声？”方政先生坦诚而沉重地表示，这正是当前民主运动所面临的真实困境——他所认识的许多‘六四’伤残者，出于各种压力与现实考量，如今都不再愿意站出来。

“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核心就是‘保持火种’，”方政先生深刻地指出，“现在外界对于形势有时过于乐观了。只有等到中共体制内的人士主动来找我们合作的时候，才是这个政权真正有可能垮台的历史转折点。虽然现在国内的中产阶级已经开始出现向民主力量靠拢的趋势，但这种积累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坚持下去，无论环境多恶劣，都要把这团火种保留下去。”

这段在沙漠酷暑中的对话，字字千钧，让在场的同仁们对当前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与战略定力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

三、晚霞中的歌声：高唱《深渊中的守望者》，咆哮拒绝遗忘。

傍晚7点，随着夕阳沉入沙漠远山之后，地表温度渐退，晚霞染红了半边天，摄像与音响设备也恢复了运作。第802次茉莉花行动在微风中正式拉开序幕。

集会现场，众人聚集在雕塑下，共同唱响了专门为高智晟律师创作的歌曲《深渊中的守望者》。耿和女士与方政先生站在雕塑前，与大家一道高唱。歌声回荡在广袤寂静的南加州荒漠之中，将现场的情感推向了最高潮：

《深渊中的守望者》

一盏微光，穿透黑暗
冷墙后的呼喊，在回荡
绝望中，他信念如钢

守护正义，是心中辉煌

铁窗锁不住灵魂的飞翔
烈火淬炼初心的刚强
沉默中，他的呐喊滚烫
穿越岁月，写下正义篇章

深渊无尽，他站成山岗
孤寂中燃烧的希望
信念如火，驱散寒霜
为真理他捍卫信仰

即使孤身，亦如明灯
点燃黑夜，点燃黎明晨光
为真理用生命回响

在歌声与呐喊声中，各方代表向中共当局提出了三项明确且强烈的核心诉求：

第一，立刻放人！ 立即交代高智晟下落，无条件恢复其人身自由。

第二，停止迫害！ 停止对维权律师与良心犯的非法抓捕与强迫失踪。

第三，捍卫人权！ 彻底终结“黑监狱”等国家恐怖主义行径。

四、结语：只要还有人在追问，高智晟就不会被遗忘。

九年的时间，整整3280多个日夜。九年足以让无数热点新闻淡出公众视野，也足以让一个名字被新的历史事件所覆盖。然而对于当天驱车来到自由雕塑公园的近50名同道而言，纪念本身就是一种最坚韧的抗争——一种拒绝遗忘的姿态。

高智晟律师当年以一己之力为弱势群体和受迫害者发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当他失去自由之后，海外的家人、朋友以及各民主党派人士便成为了他的声音。

当天的纪念集会结束后，夜幕降临，人群终将散去，荒漠也重新归于寂静。然而，那座高达数米的《仰望星空》依然矗立在沙漠之中，雕塑中的高智晟依旧抬头望向天空。

正如方政先生所言，只要火种不灭，只要还有人公开呼唤与追问，高智晟就不会被遗忘。那个持续了九年的声音，依然在莫哈维沙漠与千千万万追求自由的人心中回响：

“高智晟，你在哪里？！”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Liberty Sculpture Park: The 802nd Jasmine Action Marks the Ninth Anniversary of Gao Zhisheng's Enforced Disappearance

On August 8, 2026, approximately fifty participants gathered at Liberty Sculpture Park in Yermo, California, to commemorate the ninth anniversary of the enforced disappearance of Chinese human rights lawyer Gao Zhisheng. Organized under the banner of the 802nd Jasmine Action, the event brought together members of several overseas democracy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the China Human Rights Alliance, the Federation for a Democratic China, Gao's wife Geng He, June Fourth survivor Fang Zheng, and supporters concerned about human rights in China.

After a two hour drive across the Mojave Desert, participants arrived despite temperatures exceeding forty degrees Celsius. The park contains memorials dedicated to the 1989 Tiananmen movement and other human rights themes. At the center stood *"Looking Up at the Stars"*, a monument created by sculptor Chen Weiming honoring Gao. Its stone foundation, reliefs depicting his legal work, symbolic figures of justice, and upward facing portrait expressed endurance, hope, and remembrance beyond isolation. For Geng He, the sculpture represented the husband she had not seen freely for nine years.

The ceremony was originally scheduled for midafternoon, but extreme heat caused cameras, audio equipment, mobile phones, and communication devices to overheat and shut down. Organizers postponed the formal program until evening. During the delay, participants gathered beneath temporary shade, shared water, and discussed the future of China's democracy movement. Fang Zheng emphasized that preserving hope remained the movement's central mission. He argued that meaningful political change would require support from people within the existing system while urging participants to safeguard the movement's spirit despite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As sunset lowered the temperature, the formal gathering began before Gao's monument. Participants sang *"The Watcher in the Abyss"*, a song composed in his honor, renewing calls for his immediate release, an end to the persecution of rights lawyers and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and the abolition of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and secret detention practices. Speakers stressed that remembrance itself represents resistance against forgetting and silence. They argued that public memory protects victims whose voices have been suppressed and encourages continue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to unresolved human rights concerns in China today and beyond. Their message linked personal loss with broader demands for accountability, justice, transparency, and enduring solidarit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铁窗锁不住良知

—— 洛杉矶《全球觉醒》第八十四期声援秦永敏

作者：冯仍



2026年8月16日下午3时30分，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前再次响起抗议声。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美西党部、美南党部以及自由钟民主基金会联合举行《全球觉醒》第八十四期活动。本期活动的主题是“半世纪坚守与三十三年铁窗——谴责中共对秦永敏的迫害”。数十名参与者来到现场，举起秦永敏先生的照片和写有抗议标语的牌子，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秦永敏，并停止对政治异议人士和人权捍卫者的打压。

我也站在当天的队伍中。大家身后的铁栅栏内，是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铁栅栏外，一张张秦永敏的照片被高高举起。照片中的老人已经七十三岁，而他的七十三岁生日却是在湖北潜江广华监狱中度过的。当大家一遍遍喊出“释放秦永敏”时，我意识到，这已不仅是一场海外抗议，更是对一个现实而沉重的问题的追问：一个人究竟要因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失去多少年的自由？

秦永敏是中国长期从事民主与人权活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人权观察的资料显示，他早在1980年便开始参与民主活动。1993年，他参与起草并发起《和平宪章》，主张以和平方式推动民主与政治改革；1998年，他又参与建立中国民主党湖北地方组织。此后，他多次遭到拘押和判刑。2018年7月11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秦永敏有期徒刑13年，并剥夺政治权利3年。

秦永敏累计被监禁的时间尤其令人震撼。2021年，联合国人权专家在谈及多名中国人权捍卫者时指出，秦永敏一生中因从事人权工作而在相关案件中累计被判处35年监禁。据维权网2026年8月的报道，他实际被关押的时间已累计达到33年7个月，目前仍在湖北省潜江市广华监狱服刑。美国笔会的最新资料同样将秦永敏列为仍在狱中的作家和人权活动人士。

三十三年多是什么概念？对很多人来说，已经差不多是人生最重要的一段岁月。从青年到老年，一个人最有精力、最能陪伴父母妻儿、最能实现人生理想的时间，大量消耗在监狱之中。而秦永敏所坚持的，主要是公开发表政治意见、组织民间团体、推动人权以及主张

中国实行和平民主转型。人权观察在其案件中明确指出，他长期从事的是和平的民主活动，并曾呼吁中国政府开启政治改革。

站在领事馆前，我也想起自己在中国的经历。我曾因为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被警方带走和关押。与秦永敏先生三十多年的牢狱经历相比，我被关押的时间当然非常短暂，但哪怕只是短暂失去自由，也足以让一个人真正体会到：当表达意见可能招来警方抓捕、审讯，甚至牢狱之灾时，“言论自由”就不再只是书本上的几个字。也正因为如此，当我今天能够站在美国的街头，公开举起抗议标语，为仍然身陷囹圄的人发声时，更加知道这种自由并不是理所当然的。

对于秦永敏案件，中国政府则一直持不同立场。2025年中国政府在回复联合国特别程序的文件中称，秦永敏案件依法审理，其诉讼权利获得保障；中方还表示，他目前在广华监狱服刑，服刑以来曾接受家属和律师探视，并接受降压药物及定期身体检查。另一方面，联合国特别程序此前持续就秦永敏等长期服刑人权捍卫者的健康状况、探视限制以及拘押条件向中国政府提出关切。这种来自中方与国际人权机制之间明显不同的评价，也正说明秦永敏案件至今仍然受到国际社会关注。

当天的活动由廖军、刘广贤召集，孙晔、于海龙负责策划，易勇主持；胡月明、梁志成、罗旭、夏体姗、苏毅、程义亮等参与组织，另有多名志愿者和摄影人员协助。现场参与者不断高呼“立即无条件释放秦永敏”“停止迫害人权捍卫者”等口号。大家最终在领事馆前展开写有“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美西党部”字样的大型横幅，并共同合影，为《全球觉醒》第八十四期活动留下了现场记录。

对我而言，这样的活动最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我们在洛杉矶喊了多少句口号，而在于不让那些仍身处中国监狱的人被外界遗忘。一名政治犯最孤独的时刻，或许并不是铁门关闭的那一刻，而是多年以后，外面的世界逐渐不再提起他的名字。

秦永敏已经七十三岁了。一个人的一生没有几个三十三年。

我们今天站在领事馆前再次喊出他的名字，就是希望铁窗之内的秦永敏知道，外面仍然有人记得他；也希望更多人知道，在中国，还有许多人仅仅因为表达思想、写下文字和坚持政治主张，便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

铁窗可以限制一个人的身体，却不应埋葬他的思想与尊严。面对秦永敏这样一位已经失去大半生自由的人，世界至少不应该选择沉默。

编辑：周志刚 校对：熊辩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车库里的旋律——高智晟被失踪九周年系列报道之一

—— 车库到录音棚的 16 天：《深渊中的守望者》MV 的录制与拍摄

摄影记者：关永杰

【导语】

《深渊中的守望者》MV的录制计划在七月份悄然启动。这首歌的词、曲出自两位暂时不能公开姓名的创作者，版权已无偿授予“高智晟律师关注组”，歌曲首发于2026年4月4日加州自由雕塑公园“仰望星空——高智晟”雕塑揭幕仪式现场。在高智晟律师被失踪九周年之际，经高智晟的夫人耿和与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方政主席联合发起，由科班出身的音乐爱好者耿陆弢主导，将这首歌曲制作成MV。

耿和女士对记者说：出于对创作者安全和意愿的尊重，我目前不公开他们的身份。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支持高智晟及中国的民主事业，对于我们而言，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信任。我相信，总有一天，当时机成熟，如果创作者愿意与大家见面，我们会怀着感恩的心，把这份敬意完整地献给他，作词作曲来自国内，承载着沉重的嘱托，献给失踪九周年的高智晟律师。

7月中下旬，对此歌曲进行二次制作的通知一经发布，旧金山湾区的民运人士迅速行动。参与者没有专业的音乐背景，没有正规场地，大家就聚在简陋的车库里，用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歌曲的排练与录制。

参与者表示：与国内同胞所遭受的残酷迫害相比，我们付出的这点时间与精力不值一提。我们争分夺秒，只是不愿让英雄的名字被遗忘，不愿让良心犯的苦难被掩盖。每一个音符，都带着我们的期盼，我们要为中国能早日建成一个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国家燃起一点亮光。

【画面背后的故事】

以下是一张张平凡的照片，照片里那个简陋的车库，是旧金山湾区中国民主党党员姚荣涛的家，那个堆满杂物的录音棚，是洛杉矶的刘四仿将自家车库改装而成的。7月底的盛夏，十多位完全没有专业声乐背景的普通人聚集在一起，在音乐指导耿陆弢的悉心指挥下，大家一遍遍调整呼吸、校准音调。

来自洛杉矶的自创舞台音响品牌的音乐制作人刘四仿，在获悉此事后，主动无偿提供专业设备与技术支持。历经十余天的刻苦排练，合唱团于8月7日赶赴洛杉矶，在长达6个小时的马拉松式录制中，独唱与合唱交替进行。直至深夜零点，《深渊中的守望者》MV的音频部分终于在刘四仿的车库录音棚里完成录制。这不仅是一份对高智晟律师的崇高敬意，更是海内外正义人士用歌声吹响的自由号角。照片记录了这组非专业合唱团从生涩到震撼人心的蜕变，也定格了他们眼中那份坚毅与守望的光芒。

编辑：钟然 校对：王滨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旧金山湾区，姚荣涛家的车库



音乐指导耿陆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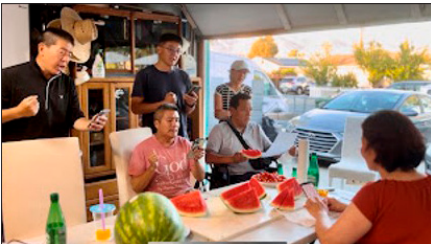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合唱团成员：张继顺、耿和、张婷



合唱团成员：郑云、卢占强、姚荣涛、方政



合唱团成员：李树清、卢占强、张继顺、方政、张婷、耿和



合唱团成员：耿陆弢、卢占强、方政、张婷、周云龙、姚荣涛、郑云、刘静涛、张继顺

《深渊中的守望者》
Glimmer of Light in the Abyss
——致高智晟及所有堅守良知的人
— To Gao Zhisheng and all those with conscience

一盞微光，穿透黑暗
We see a glimmer of light in the darkness

冷牆後的呼喊，在回蕩
As he calls out behind the cold walls

絕望中，他信念如鋼
When in despair his faith is unwavering

守護正義，是心中輝煌
And for justice his glorious heart is forever calling

鐵窗鎖不住靈魂的飛翔
Tempered soul can't be chained

烈火淬煉初心的剛強
And fire tempers an iron heart

沉默中，他的吶喊滾燙
Being silenced his candle of justice burns fiercely

穿越歲月，寫下正義篇章
Transcending time his thoughts are written in history

深淵無盡，他站成山崗
In the endless abyss he stands like a rock

孤寂中燃燒的希望
And his torch of hope burns in solitude

信念如火，驅散寒霜
Like fire that burns away the frost is his faith

為真理他捍衛信仰
And he fearlessly defends his faith for the truth

一盞微光，穿透黑暗
We see a glimmer of light in the darkness

冷牆後的呼喊，在回蕩
As he calls out behind the cold walls

絕望中，他信念如鋼
When in despair his faith is unwavering

守護正義，是心中輝煌
And for justice his glorious heart is forever calling

即使孤身，亦如明燈
Even being alone he is like a beacon

點燃黑夜，點燃黎明晨光
Igniting the night and igniting the dawn

深淵無盡，他站成山崗
In the endless abyss he stands like a rock

孤寂中燃燒的希望
And his torch of hope burns in solitude

信念如火，驅散寒霜
Like fire that burns away the frost is his faith

為真理他捍衛信仰
And he fearlessly defends his faith for the truth

深淵無盡，他站成山崗
In the endless abyss he stands like a rock

孤寂中燃燒的希望
And his torch of hope burns in solitude

信念如火，驅散寒霜
Like fire that burns away the frost is his faith

為真理他捍衛信仰
He fearlessly defends his faith for the truth

為真理用生命回響
And with his life pursues the truth



音樂製作人劉四飭在自家車庫外為合唱團提供指導意見（右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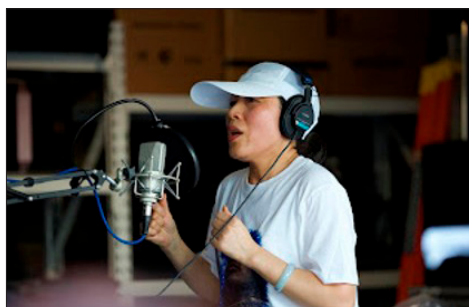
高智晟律師的夫人耿和深情演唱



演唱者方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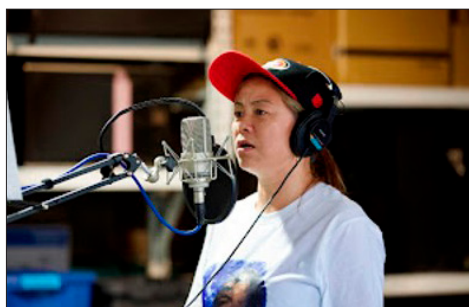
演唱者劉靜濤



演唱者張婷



演唱者張繼順



演唱者鄭雲



演唱者盧占強與音樂指導耿陸強



合唱團成員在聆聽劉四飭的指導，從左到右：張繼順、羅艷麗、張婷、李樹清、方政、耿和、姚榮濤、鄭雲、耿陸強、劉靜濤



從左到右，後排：李樹清、耿和、周雲龍、劉靜濤、姚榮濤、張婷、張繼順、鄭雲、盧占強
前排：方政、耿陸強、關永杰

九年追问：高智晟在哪里？

—— 洛杉矶街头的声音

记者：贾嘉



洛杉矶讯：高智晟在哪里？

2026年8月16日下午5点，在洛杉矶中国领事馆附近，一场以“高智晟在哪里？”为主题的街头活动举行。来自不同背景的华人参与其中。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朱虞夫先生率先发言，呼吁关注高智晟失踪九年的问题，要求公布他的真实下落和身体状况，并呼吁恢复他的自由。现场最醒目的，是一幅巨大的横幅：“中共是万恶之源！”人群手中的标语则不断重复着同一个声音：“立即释放高智晟！”

WHEREISGAOZHISHENG? 九年过去，一个问题却始终没有消失。九年，等待一个答案。

2017年8月13日，高智晟再次失踪。从那以后，关于他的消息一直牵动着许多人的心。九年，对于一个人的人生而言并不短。九年，可以让一个孩子长大，可以让一个家庭发生巨大的变化，也可以让许多事情逐渐被人遗忘。但对于高智晟的家人而言，这九年却是漫长的等待。他在那里？他是否平安？他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什么时候能够回到家人身边？这些最基本的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一个让人信服的答案。

现场的声音：当天活动现场，有人拿起麦克风发言，有人高举标语，也有人用手机记录整个过程。照片中可以看到，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站在一起。有人穿着简单的T恤，有人戴着帽子，有人站在人群后方默默支持。他们或许有不同的经历，也有不同的观点，但此刻站在这里，都在表达同一个诉求：

不要忘记高智晟

不要让一个失踪九年的人从公众记忆中消失。

现场史庆梅女士跟沈美花女士的发言也格外引人注目。她们面对镜头和人群，拿起麦克风表达自己的观点。

有人说话铿锵有力，有人情绪平静，但她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更多人：

即使声音不大，也不能选择沉默。为什么九年之后还要问？有人可能会问：九年过去了，还有必要继续追问吗？答案很简单：正因为九年过去了，所以更应该问。如果一个人的失踪可以随着时间被遗忘，那么今天的问题也许会成为明天的问题。如果一个家庭等待了九年，社会最终选择沉默，那么“失踪”本身就可能成为一种被习惯的现象。因此，现场反复出现的那句话——“高智晟在哪里？”其实不仅仅是在询问一个人的下落。它也是对真相、自由、法律和基本人权的追问。

自由，有时候就是能够站出来说话！

站在美国街头，拿着麦克风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但恰恰是这种“普通”，让人更加理解自由的意义。可以说话，可以举牌，可以表达不同意见，可以公开追问自己关心的问题。这些看似简单的事情，其实都是一个正常社会最基本的权利。今天来到现场的人，也许无法改变什么。但他们至少选择了：不遗忘、不沉默，不停止追问。

九年已经太久

高智晟失踪九年。九年，足够让很多人忘记一个名字。但今天，在洛杉矶的街头，这个名字再次被喊出来。

高智晟在哪里

这是现场最简单的一句话，也是最沉重的一句话。我们希望看到的，不是更多的猜测，而是真实的信息；不是漫长的等待，而是一个明确的答案；更希望有一天，高智晟能够真正恢复自由，重新回到家人身边。九年已经太久。真相不应该随着时间消失，自由也不应该成为一个遥远的愿望。今天，我们站在这里，只想把这个问题继续传递下去：

高智晟，你在哪里？

我们没有忘记。

我们仍然在问。

编辑：赵杰 校对：戈冰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旧金山集会纪念周怀林逝世 28 周年

——“功勋不容抹杀，暴政必须终结”

作者：吕小静



【旧金山讯】2026年8月16日下午，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前举行“纪念周怀林先生逝世28周年暨谴责中共暴政集会”。活动以“功勋不容抹杀，暴政必须终结——铭记历史，守护公义”为主题。

现场参与者通过演讲、个人经历和口号等方式，回顾周怀林事件以及中国农村沉重税费负担下普通农民的生存处境，并从周怀林事件进一步讨论基层权力、城乡差距、社会保障、法治以及公民基本权利等问题。

活动主持人周小俊表示，周怀林事件对他而言并不是一段遥远的历史。事件发生时，他还是一名十几岁的少年，生活在距离事发地约一百公里的地方，对那个年代江西农村的贫困与不公有着切身感受。

他表示，周怀林的悲剧不能只被视为一个人的命运，其背后折射的是当年农村沉重的农业税、地方收费和各种摊派，以及普通农民面对基层权力时维权困难的现实。周怀林曾收集中央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希望依据政策和法律维护农民权益，却最终在被当地方面控制期间死亡，并引发严重的农民抗争。

周小俊由此提出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一个原本试图按照政策讲道理的普通农民，最后会走向这样的悲剧？

他强调，自己不赞成暴力，也不认为暴力能够代表正义，但社会不能只看到冲突最终激化后的暴力，而不追问在此之前，普通农民究竟经历了什么，又是什么让社会矛盾一步步走向失控。

当土地权益受到侵害、基层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当申诉、上访和诉讼无法让普通人感受到公平，当法律不能真正约束权力时，社会对法律的信任就可能逐渐瓦解。

“真正能够终结暴力的，不是更大的暴力，而是公正；真正能够带来稳定的，不是镇压，而是让人民相信法律。”周小俊说。

他同时谈到城乡政治权利和养老保障长期存在的差

距，指出农民不仅生产粮食，一代又一代农民工还参与建设城市、公路、铁路和工厂，为中国数十年的经济发展付出了巨大劳动。

他表示，纪念周怀林不是为了鼓励仇恨和暴力，而是希望中国不再出现“下一个周怀林”，让一个普通人在遭遇不公时，能够“有法院可以去，有道理可以讲，有权力可以监督，有尊严可以维护”。

活动组织者康嘉铭则从自己出生、成长于上海的经历谈起。他表示，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上海意味着高楼大厦、经济发展和国际化，但大城市的繁华也容易让人忽略中国广大农村曾经承受的沉重社会成本。

他指出，上世纪90年代，当一些城市正在快速发展时，江西丰城以及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大量农民仍承受农业税、地方收费和各种摊派带来的压力。

康嘉铭认为，丰城事件以及后来取消的农业税，并不是官方皇恩浩荡恩赐的结果，而是像周怀林先生这样千千万万普通人用鲜血抗争和生命以死相拼逼出来的代价。

康嘉铭在发言中批评中共体制。他认为，当局一方面强调“以人为本”，另一方面却长期让底层群体承担沉重的制度成本；当普通人试图依据官方政策和法律维护自身权益时，面对的往往不是平等沟通，而是压制。

“暴政的残酷是不分领域的。”康嘉铭表示，周怀林的遭遇提醒人们，基层农民的权利与城市居民的自由并不是两个彼此隔绝的问题：“今天它可以在乡村践踏一个维权农民的权利，明天也可能在城市里剥夺一个普通人的尊严、人权与自由。”

他认为，一个社会不能因为拥有繁华都市和亮眼的经济数字，就忽视最底层群体承担的代价。农民长期通过粮食、土地、税费以及低成本劳动力参与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他们的养老、医疗以及基本社会保障，同样应该得到公平对待。

康嘉铭说，衡量一个社会真正的文明程度，不只是看它建起多少高楼，而要看它如何对待最普通、最弱势的人。“奉献了一辈子汗水的中国农民，理应拥有尊严、体面的晚年。”

两个家庭的记忆，还原一代农民的生存处境

如果说周小俊和康嘉铭更多是在追问制度，那么赵明和熊朝凤的发言，则把现场带回到普通农村家庭具体而细微的生活记忆。

赵明回忆，在没有农用车辆、道路泥泞的年代，每年“交公粮”都是姥爷一年中最沉重的负担之一。天还没亮，老人便要拉着装有数百斤粮食的木板车，走十几公

里前往粮站，有时还要长时间排队等待验收。

一年辛苦种出的优质粮食大量上缴后，留给一家人的口粮已经十分有限，再加上“三提留五统筹”等费用和摊派，即使终年辛勤耕作，生活依然贫困。赵明回忆，当时一家人经常依靠红薯、玉米面、高粱面和腌菜充饥，肉食则是一年难得吃上几次的奢侈品。

他认为，姥爷一家的经历并不是孤立的家庭故事，而是那个年代许多中国农民共同生活处境的缩影。

来自湖南的熊朝凤则以“农民女儿”的身份讲述自己的童年。她回忆，父母依靠种田养育三个孩子，一年辛苦收获的粮食在承担税费以及出售换取学费之后，能够留下的口粮已经不多。粮食不够时，只能吃红薯和蔬菜，有时还需要向邻居和亲戚借粮。

她至今记得一个细节：有一次弟弟从奶奶家回来，母亲想给他煎一个鸡蛋，却在油缸里刮了很久，也没有找到一点猪油。

一个今天看来再普通不过的鸡蛋，却成为她记忆中那个贫困年代最深刻的注脚。

熊朝凤表示，正因为自己是农民的女儿，她今天站出来纪念周怀林，也是在为那些曾经和仍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发声。

她认为，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应该只有高楼大厦和经济数字，更应该体现在普通人是否能够有尊严地生活，是否拥有表达的权利以及选择自己生活的自由。

当天的讨论随后从农村历史进一步延伸至权力监督、公民权利和政治制度。

姚荣涛在发言中强调，反对一党专政并不意味着反对中国。恰恰因为关心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未来，才更应该要求国家权力受到制度和法律的约束。

“中国属于中国人民，而不是属于任何一个政党。”姚荣涛表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不应该害怕人民说真话，一个有自信政府也不应该害怕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以及不同声音。

他表示，他们追求的不是混乱与仇恨，而是自由、民主、法治、尊严，以及一个真正接受人民监督的政府。

李树青则表示，周怀林事件更深层的意义，在于提醒人们重新审视普通人在公权力面前究竟拥有多少表达、质疑和申诉的空间。

他认为，当权力缺乏制约，当普通人的申诉无法得到正常回应，甚至遭到压制时，最终受到伤害的不只是某一个维权者，而是整个社会对公平、法律和制度的信任。

李树青表示，纪念周怀林，也是在向所有因为争取自身权利而受到打压的人表达：“我们不会遗忘，我们不会沉默。”他同时呼吁保障真相、自由、人权与法治，并支持中国人民通过和平方式争取基本权利。

郭鉴鑫表示，周怀林已经离世28年，人们今天仍然

公开纪念他，是因为一个人的生命可以逝去，但普通人为维护自身权利表现出的勇气，不应该随着时间消失。

他认为，“功勋不容抹杀”的意义，正是保存那些容易被遗忘的历史记忆，让后来者知道，每一次社会进步的背后，都可能普通曾经付出的代价。

从周小俊少年时代对江西农村的记忆，到康嘉铭从上海都市繁华背后看到的城乡落差；从赵明姥爷拉着几百斤公粮走过泥泞乡路，到熊朝凤母亲刮遍油缸却无法为孩子煎一个鸡蛋——当天的发言最终共同指向一个问题：

二十八年过去，人们为什么还要纪念周怀林？

答案或许并不仅仅存在于周怀林个人的命运之中。当一个普通人拿着政策文件试图维护自己的权利，他能否得到制度的保护；当农民面对不合理负担，他能否公开提出质疑；当一个人的权利受到侵害，他能否通过法院、媒体和正常申诉渠道获得救济——这些问题决定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命运，也是一个社会究竟选择依靠权力还是依靠规则运行。

因此，纪念周怀林真正需要保存的，不只是一个名字，而是一段不能被轻易抹去的社会记忆。

历史不能只记录最后出台了什么政策，也应该记录政策改变之前，普通人经历过怎样的生活，又为改变付出过怎样的代价。

当天活动最后，参与者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前高喊“功勋不容抹杀，暴政必须终结”“拒绝专制独裁，还我自由中国”“结束一党专政，民主万岁”“停止迫害异见人士，保障基本人权自由”“支持维权，反对暴政”“还我人权，还我自由”等口号。

“时间可以过去，但历史不能被遗忘。”周小俊表示。

二十八年后的这场纪念，最终所追问的也许正是一个超越周怀林个人的问题：如何让一个普通人在遭遇不公时仍然相信讲道理有用、法律有用、和平维权有用？

当一个社会能够让最弱势的人拥有申诉的渠道，让权力受到监督，让法律真正成为保护普通人的盾牌，而不是让人对制度失去希望，类似的悲剧才可能真正避免。

这也是现场参与者所表达的共同诉求：让历史被记住，让权利得到保障，让中国未来能够走向一个真正尊重法治、民主、自由、平等与人的尊严的社会。

参加本次活动的民运人士名单：康嘉铭，李树青，周小俊，高志彬，赵明，郭鉴鑫，郑云，刘静涛，姚荣涛，郭金生等（排名不分先后）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沙漠里的微光——高智晟被失踪九周年系列报道之二

—— 120 度酷暑与黑夜车灯：《深渊中的守望者》的旋律在大漠中回荡

摄影记者：关永杰

【导语】

这组照片记录了加州自由雕塑公园（Liberty Sculpture Park）在烈日暴晒之下最感人的画面。8月8日星期六，一场名为“为真理，捍卫信仰”的抗议高智晟被失踪九周年的集会在“仰望星空·高智晟”雕像前举行，几十位参与者在烈日下苦等了四个小时，直至活动结束。

照片中的骄阳几乎能融化一切。当天沙漠气温飙升至107华氏度，在烈日下暴晒的车辆，仪表上显示的温度更是高达120华氏度。原定于下午3点30分开始的活動，因高温导致现场所有相机、手机和电子设备都无法正常工作。但照片也拍下了这样一幕：中午最炎热的时段，自由雕塑公园的义工们在烈日暴晒下默默铺设电缆、布置舞台，每个人的皮肤都被晒得通红。

更令人动容的是，从旧金山湾区和洛杉矶驱车数小时赶来的数十名参与者，在一再收到活动时间延后的通知后，依然坚持等候，直到活动结束。当傍晚7点多集会终于开始时，镜头里的人们依然精神饱满、热情未减。太阳下山后，现场照明的灯光昏暗，大家自发将一辆辆汽车对准舞台、打开远光灯。这组“车灯照亮舞台”的照片，记录了大家在微光中合唱《深渊中的守望者》的震撼瞬间。

人群中，自由雕塑公园前义工胡景拄着拐杖前行的画面格外醒目。他刚刚遭受了工伤，但依然执意从洛杉矶赶过来参加活动。“高智晟律师是中国良心，我们可以发声的人，必须要来声援这一有意义的活动。”他的回答听似轻描淡写，但表达的信念却是掷地有声。

8月8日，手机显示自由雕塑公园区域的温度107华氏度，在烈日下暴晒的车辆，仪表上显示的温度更是高达120华氏度。

下午7时15分活动正式开始时，高智晟律师的夫人耿和向全体参与者致谢，感谢大家的坚守，并且说：“在推广《深渊中的守望者》这首歌的过程中，我们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我始终觉得，能参与这样一首承载高智晟信念与良知的作品传播，非常意义。对于词曲创作者而言，一首作品最大的回报，不只是完成创作，更是被理解、被传唱、被更多人听见并引发共鸣。当越来越多的人唱起这首歌，当更多人因为这首歌而关注背后的故事，这就是对创作者最好的肯定，也是对这份创作初心最珍贵的回报。我相信，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也许未来回望今天，人们记住的不仅是一首歌，更是它所承载的信念、勇气与守望，这也是我们坚持推广它的意义。”

沙漠的黑夜降临得很快，太阳下山后，现场随即一片昏暗，这时有人建议用汽车大灯。多位参与者将汽车开到舞台前，打开远光灯，此番场景竟然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观众席的座位全部撤离，几乎所有人都站上了舞台，来了一场几十人的大合唱。

汽车的远光灯汇聚成刺破黑暗的微光照向舞台。定格的大合照里，所有人握拳挥手，《深渊中的守望者》那激昂的歌声在沉寂的荒漠上空久久回荡。这歌声是对失踪良心犯的深情呼唤，愿这众志成城的热情能汇聚成一支不灭的火把，就像这沙漠中的微光，虽然有限，却照亮了坚守的脊梁，让那些为自由而发声、被高墙剥夺了自由的灵魂，在黑暗中能看到光明与希望。

编辑：钟然 校对：熊辩 美编：胡海宁





在烈日下检修线路的义工们



正在调试大屏幕的义工张继顺



在看守设备的义工蔡丹



自由雕塑公园 (Liberty Sculpture Park) 创办人、艺术家陈维明先生，背景是正在创作中的新作品



义工朱荣超与义工组长贺瑞忠 (右) 在烈日下布置场地



义工 Joseph Wang



公园的义工厨师赵永奎是幕后功臣，从早上五点就开始张罗当天的餐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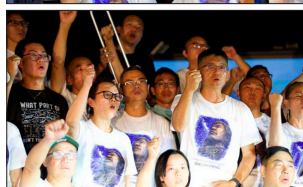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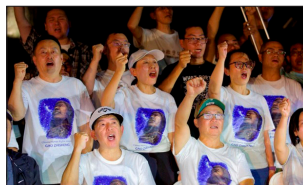
高智晟律师的夫人耿和向全体参与者致谢



开启汽车大灯提供现场照明



带伤前来参加活动的前义工胡景



高智晟律师的夫人耿和领唱



合唱团的演唱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我们真的理解刘晓波说的“我没有敌人，我没有仇恨”吗？

作者：关永杰

在7月12日北加州纪念刘晓波逝世九周年海祭活动前，我邀请一位朋友参加。他却回答：“我不去，我不认可刘晓波，因为他说过‘我没有敌人，我没有仇恨’。共产党这个独裁专制的政权，难道不是我们的敌人吗？”

他的这个回答，让我再次陷入思考。

其实，我曾经也对这句话感到疑惑。我读过刘晓波的《末日幸存者的忏悔》，书中记录了他在狱中、获释后的挣扎与反思。他不是一个天生的英雄，而是一个有血有肉、会恐惧、会软弱的普通人。后来，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也有人批评他过于温和，对他的理念及认罪词提出质疑。

所以过去我一直认为，“我没有敌人，我没有仇恨”，只是刘晓波选择了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的这种温和对抗方式的一种个人表达。

直到最近，我与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副主席、历史研究者张俊杰先生一起讨论相关话题时，在张的指引下，才终于理解了这句话更深层的含义。

刘晓波并不是没有反抗，也不是向专制妥协。他反对的是剥夺人民自由与尊严的专制体制，而不是把那些持不同立场的人都视为必须消灭的敌人。

这一思想，与甘地、梭罗、马丁·路德·金等人的非暴力理念一脉相承。他们都深知，暴力往往只会制造新的暴力，仇恨也只会孕育新的仇恨。如果革命最终继承了专制“敌我斗争”的逻辑，那么旧的暴政倒下之后，新的暴政仍可能诞生。

真正伟大的非暴力抗争，不是放弃抗争，而是拒绝继承暴政的逻辑；不是消灭敌人，而是唤醒良知，瓦解专制的合法性，为未来留下一个能够包容不同意见、尊重人权、依靠法治与公平竞争解决政治分歧的民主社会。

刘晓波相信，只有反抗暴政，而不成为另一个暴政；追求正义，而不被仇恨吞噬，未来的中国才有可能建立一个自由、民主、法治、尊重人权的现代文明国家。

九年前刘晓波抱憾离世，他留下的不只是一个名字，当我们真正理解了“我没有敌人，我没有仇恨”，才真正理解了刘晓波，也理解了他留给中国民主事业最珍贵的思想遗产。

编辑：钟然 校对：周敏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高智晟在哪里？立即释放高智晟

——高智晟失踪九周年 旧金山各界中领馆前追问：

作者：吕小静



【旧金山讯】2026年8月13日下午，旧金山中国总领事馆前再次响起要求公布中国维权律师高智晟下落的呼声。当天是中国维权律师高智晟再次被强迫失踪九周年。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发起抗议活动，高智晟妻子耿和，以及多名民运人士、人权律师、法轮功学员和关注中国人权的人士来到现场，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公布高智晟的真实下落和身体状况，停止对高智晟及其家人的迫害，并立即恢复其人身自由。

九年过去 “这件事情仍然没有结束”

本次活动策划及主持人李小林在开场时表示，2017年8月13日之后，高智晟再次被强迫失踪。九年过去，他的家人不知道他在哪里，外界也无法获知他的真实处境和身体状况。

“九年，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太漫长，对于一个被剥夺自由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李小林表示，大家当天站在这里，“不是为了纪念一个已经结束的故事，而是因为这件事情仍然没有结束。”

他代表现场人士再次向中共当局追问：“高智晟在哪里？”并要求公布其真实下落和身体状况、恢复其人身自由、停止对其本人及家人的迫害与株连。

“九年了，这个问题必须得到回答。”

高智晟妻子耿和在活动现场发言

耿和：让歌声穿透黑夜和高墙

高智晟妻子耿和在现场表示，当天是丈夫被强迫失踪九周年。她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放下工作和生活来到现场，也感谢多年来始终没有忘记高智晟的人们。同时也感谢旧金山的同道伙伴创作并演唱《深渊的守望者》。耿和表示，这首歌献给高智晟，也献给所有依然身处黑暗，却仍仰望自由、坚持为真理和人权发声的人。耿和已将这首歌公开发布在推特。她希望，这首歌能够“穿透黑夜和高墙，让真相被看见，让希望永不熄灭”。

九年的意义，远不只是一个时间数字。对于高智晟的家人而言，它意味着一个妻子九年来不知道丈夫身在何处，也意味着一个家庭始终等待着最基本的答案：他在哪里？是否平安？什么时候能够回家？

方政：中共害怕的是高智晟所代表的勇气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主席方政表示，旧金山中共领事馆是中共政权在海外的一个象征，大家当天来到这里，就是要在高智晟失踪九周年之际，向中共当局“要

一个真相”。

方政认为，中共之所以惧怕高智晟，是因为高智晟所展现的勇气、坚持和抗争精神能够鼓舞更多中国民众。当越来越多的人摆脱恐惧、开始觉醒并勇敢发声时，专制统治赖以维系的恐惧也会被打破。

“高智晟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方政表示，他们将继续与耿和一起追问高智晟的下落，并呼吁全世界更多有良知的人共同关注，希望高智晟早日获得自由，与家人团圆。

陈闯创：他的坚持与信仰分不开

人权律师陈闯创表示，他当天主要想谈两个问题：中共为什么长期打压高智晟，以及在人们等待高智晟获得自由的过程中还能够做些什么。

陈闯创认为，高智晟二十多年来的坚持与其基督教信仰密不可分。他曾为法轮功学员以及其他遭受迫害的人发声。即使经历酷刑、长期与家人分离，家人也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他仍然没有选择沉默。

陈闯创提到，高智晟2014年出狱后虽然表面获得自由，却仍受到严密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他继续写作，并完成《2017年，起来中国》。陈闯创认为，正因为高智晟没有停止思考和发声，中共害怕他的思想、信仰和勇气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影响。

他呼吁，在高智晟真正获得自由之前，人们仍可以写公开信、刊登广告、阅读和推广《2017年，起来中国》，让更多人知道高智晟的名字和遭遇，并继续为那些仍身处黑暗、失去自由的人发声。

现场多名参与者也分别表达了对高智晟及其家人的支持。

中国民主党党员刘静涛表示，高智晟曾为蒙冤者伸张正义，为受迫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却因此付出了失去自由的沉重代价，他的家人同样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尤其妻子耿和九年来也从未停止寻找丈夫和为他发声。他呼吁中共当局释放所有被关押的良心人士，让高智晟早日回家！

周君红律师表示，作为一名同样遭受过中共迫害的律师，她对高智晟家人九年来所经历的等待和煎熬感同身受。她特别向高智晟家人表示：“你们不是一个人在等待。”大家会继续记住高智晟、继续为他发声，直到真相大白。

旧金山党部副秘书长任梦醒则向中共当局提出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如果高智晟有罪，就应依法公开审判，让事实接受公众检验；如果他没有罪，就应该立即释放他，让他恢复自由。她强调，高智晟已经失踪九年，当局不能继续保持沉默，必须对他的下落和处境作出明确交代。

民主党党员李树青在现场表示，高智晟律师被强迫失踪已经九年，外界至今没有得到关于其下落的明确消

息，因此必须继续追问真相。他表示，高智晟长期为普通百姓维权，为维护民众的权利和尊严付出了自己的自由和人身安全。他批评中共当局打压维权人士、漠视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并要求当局立即公布高智晟的真实下落，给家属和公众一个明确交代，让高智晟重新获得自由。

李树青强调，只要高智晟一天没有消息，他们一天不会停止追问，将继续要求中共当局为高智晟遭受的迫害承担责任。他最后表达了反对中共专制统治、结束共产党统治的强烈诉求。

旧金山党部 Fremont 支部副主任吕小静则表示，我们应该学习高智晟敢于发声的勇气，这是中共最惧怕的，她说：高律师，你不是一个人在奋斗，你身后有千千万万个支持你的人，我们和你在一起。吕小静同时呼吁关注高智晟的下落，继续抗议和发声，直到高智晟恢复自由、平安回家。

李进：九年过去对真相的要求不会消失

法轮功学员、希望之声广播电台主持人李进表示，高智晟只是做了一名律师应该做的事情——“为弱者说话，为受冤屈的人发声，为被践踏的良知留下记录。”李进提到，在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和中共宣传抹黑之际，高智晟曾深入了解、访问法轮功学员，并公开为他们发声。此后，高智晟遭遇吊销律师执照、监控、拘禁及酷刑等迫害。

“九年过去了，我们的追问不会消失，我们的记忆不会消失，我们对真相的要求更不会消失。”李进表示，中共必须给高智晟的家人和公众一个交代。他还表示，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将继续与耿和及关注中国人权的人士站在一起，通过面向中国大陆的短波广播传播资讯，并希望大家有机会将相关收听渠道告诉大陆亲友。

《每一道光》献给高智晟和所有良心犯

活动现场，旧金山党部秘书长郑云女士与卢占强先生共同朗诵诗歌《每一道光》，献给高智晟，也献给所有与他一样因坚持信仰、良知与正义而失去自由的良心犯，同时向那些长期等待、陪伴和守护他们的家人致敬。

诗歌写到，有的人用生命写下名字，有的人用自由交换真相；而在每一道光的背后，也有另一束默默守护的光。

朗诵者借诗歌呼吁，当世界沉默时，仍要坚持说出应该说的话。也许每个人无法成为高山，却可以成为一粒火种，让勇气与信念继续传递。

“只要还有人仰望星空，只要还有人相信真理，光，就不会熄灭。”

九枝玫瑰九年的等待与守望

随后，现场举行了“九年守望”献花环节。

主办方准备了九枝玫瑰，象征高智晟被强迫失踪的九年。与此同时，每一枝玫瑰也代表着一种不愿被放弃的信念：真相、自由、平安、尊严、勇气、良知、守望、希望、归来。随着九枝玫瑰被依次献上，现场再次回望高智晟失去自由的九年。九枝花，是九年的等待，也是九年的守望。最后一枝花所代表的“归来”，更寄托着这个家庭最朴素、也最漫长的愿望——有一天，高智晟

能够平安回到妻子和家人身边。

三项诉求：公布下落、恢复自由、停止迫害

活动接近尾声时，李小林代表现场参与者正式向中共当局宣读三项诉求：

第一，立即公布高智晟先生的真实下落和身体状况；

第二，立即恢复高智晟先生的人身自由；

第三，立即停止对高智晟先生及其家人的迫害与株连。

李小林表示，这些“不是过分的要求”，而是一个人和一个家庭最基本的权利。“九年已经太久。我们要真相，我们要自由，我们要高智晟先生平安回家。”

发起“TTT 真相行动”：沉默不能带来自由

在宣读三项诉求之后，李小林现场宣布发起新的行动——“TTT Action——真相行动 (Tell the Truth)”。

他表示，之所以将行动命名为“Tell the Truth”，是因为太多人的遭遇被掩盖，太多事实被扭曲，太多应该被听见的声音被迫沉默。“而我们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真相说出来。”李小林表示，面对谎言，更需要坚持用真相回应，因为独裁者最害怕的就是真相。他强调：“沉默不能带来自由，发声才能改变未来。”

随后，他带领现场参与者再次大声追问：“高智晟在哪里？”“九年已经太久”

活动最后，现场人士面向中共驻旧金山总领事馆，集体高喊中英文口号：“高智晟在哪里？ WHERE IS GAO ZHISHENG?”

“立即释放高智晟！ FREE GAO ZHISHENG NOW!”

“停止强迫失踪！ STOP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高智晟在哪里！立即释放高智晟！九年已经太久！”

九年，可以让一个孩子长大，也足以改变一个家庭的人生轨迹。然而九年过去，高智晟的妻子和家人仍在等待几个最基本的问题得到回答：他在哪里？身体状况如何？什么时候能够回家？

强迫失踪带来的伤害，从来不只是一个人的自由被剥夺。当一个人的下落长期不明，家人无法确认他的处境与安危，等待本身便成为一种漫长的煎熬。

当天的活动中，从耿和九年的守望，到律师同行的声援；从《深渊的守望者》到《每一道光》；从象征九年等待的九枝玫瑰，到一句“你们不是一个人在等待”；最终，所有声音都汇聚到领事馆前一遍又一遍的追问：

高智晟在哪里？

九年过去，这个最简单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公开、可信的回答。

而对于现场的人们来说，纪念九周年并不是为了回望一件已经过去的事情，而是为了提醒外界：一个人的自由仍未归来，一个家庭的等待仍未结束。

九枝玫瑰中的最后一枝叫做“归来”。这或许也是当天所有诉求最终指向的那个最简单的愿望：

公布真相，停止迫害，立即释放高智晟。让高智晟回家。



不让为自由付出代价的人独自承担

——从人道中国看中国民主运动中的救助、责任与守望

作者：《在野党》杂志社副主编 陆乾坤



中国民主运动走过几十年，我们已经习惯记住那些响亮的名字，也习惯在一个人被捕之后声援，在重判之后抗议，在出狱之后表示敬意。但是有一个问题很少被认真讨论：当一个人真的因为追求自由而走进监狱以后，剩下的日子由谁承担？

政治犯的刑期写在判决书上，政治迫害的代价却从来没有写全。一个人被抓，可能意味着一个家庭突然失去主要收入；律师被吊销执照，可能意味着全家从此没有稳定生活来源；丈夫坐牢，妻子既要照顾孩子，又要面对警察骚扰和社会压力；父母年迈，儿女却在狱中；有些孩子从小学到大学，父亲最重要的那些年都在监狱里度过。还有一些人终于熬到刑满释放，却发现监狱的大门虽然打开了，另一座看不见的监狱仍然存在：被监控、被跟踪、找不到工作、不能正常出行，甚至连朋友都不敢来往。

中国政治犯真正承担的，从来不只是几年、十几年刑期，而是整个家庭被一个专制体制拖入漫长的惩罚。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道中国（Humanitarian China）的存在值得我们认真书写。它不是一个政党，也不是一个以政治纲领见长的组织。近二十年来，它做的事情甚至显得有些“琐碎”：给政治犯和良心犯家庭寄钱，帮助出狱者渡过生活难关，为受迫害者筹集医疗和生活费用，为监狱中的政治犯寄去卡片，在海外帮助一些受难者重新安顿生活，同时保存六四和中国人权运动的历史记忆。

这些事情没有街头抗议那么轰动，也很少成为新闻头条，却触及中国民主运动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一个共同体如果鼓励人们为自由承担风险，就必须在他们承担风险之后尽可能接住他们。

从六四走出来的一群人

人道中国的起点与六四有关。

2004年，六四十五周年前后，周锋锁、赵京、徐刚等几位身在旧金山湾区的八九一代参与者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每年六月四日举行纪念当然重要，但是对于仍

然身处中国、正在因为政治信念承受迫害的人，海外的人还能做些什么？

他们最初并没有多少资源，也没有一个庞大的组织。按照人道中国自己的历史记录，最早的救助资金就是几个人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来的。他们尝试帮助刚刚出狱、生活陷入困难的政治犯，也帮助一些公民行动者和社会弱势群体。2007年，人道中国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正式注册为非营利组织，从个人之间的互助逐渐走向比较稳定的人道救援。

这段历史很值得注意。海外民运几十年来成立过很多组织，大多数组织首先谈的是政治目标：如何结束一党专政，如何实现民主转型，未来中国实行什么制度。人道中国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它没有试图回答所有关于中国未来的问题，而是先回答眼前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今天已经有人因为追求自由坐牢了，我们能为他做什么？

这个问题看似不宏大，却可能比很多政治口号更沉重。

因为喊一句“支持政治犯”并不困难，真正困难的是十年以后还记得他的名字；发表一份抗议声明并不困难，真正困难的是当新闻热度过去以后，仍然有人想着他的妻儿这个月怎样生活；一个人在法庭上被判重刑时，全世界都可能关注，但几年以后，他仍然在牢里，媒体早已转向下一条新闻，谁还记得他？

人道中国选择做后面的事情。

一个政治犯背后往往站着一个受难家庭

这些年来，人道中国援助过许多中国政治犯、良心犯、维权人士和他们的家属，其中既有外界熟悉的名字，也有很多从未成为新闻人物的普通人。高瑜、伊力哈木·土赫提的家属、赵常青的家庭、709人权律师群体以及其他因政治、宗教和社会活动遭到迫害的人，都曾进入它的关注和救助范围。





根据该组织此前公布的资料，到 2019 年前后，人道中国十多年累计提供的人道援助已经超过一百万美元，救助超过一千人次。后来，这项工作仍然继续。

如果只看数字，一百万美元并不惊人。一个政府工程可能一天就花掉更多的钱，一家大型基金会的年度预算更可能远远超过这个规模。但人道救援的价值从来不能只看数字。对一个丈夫被判十年、家庭突然断掉收入的妻子而言，几百美元可能就是房租；对一个刚从监狱出来、因为政治身份无法找到工作的人而言，一笔救济可能意味着这个月能够活下去；对一个父亲正在服刑的孩子来说，来自陌生人的帮助还有另一层意义——这个社会并没有把他的父亲完全遗忘。

这也是专制制度最残酷的地方之一。它惩罚一个异议者的时候，经常不是只惩罚一个人，而是故意让整个家庭感受到代价。目的很清楚：让所有旁观者看见，如果你也站出来，你的父母、妻儿和生活都会受到牵连。恐惧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因此，对政治犯家庭提供援助，本身也具有超越慈善的意义。它至少告诉那些仍在坚持的人：国家机器可以让你失去工作，可以把你送进监狱，但它不能决定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高墙之外，仍然有人愿意承担一点责任。

方政站起来，是六四历史中不能忽略的一幕

人道中国的救助历史中，方政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

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方政在北京遭遇军队清场，失去双腿。此后的二十年，他不仅承受身体上的伤痛，也承受着一个六四受害者在中国无法公开讲述自己遭遇的痛苦。2009 年，在海外人士和人道中国等方面帮助下，方政一家来到美国。此后，他安装假肢，重新站立，并继续参加六四纪念和中国人权活动。

方政重新站起来画面之所以令人难忘，是因为他把一个宏大的历史事件重新变成了一个具体的人。

我们经常说“六四死难者”“六四受害者”，说久了，这些词很容易变成抽象概念。但历史从来不是抽象的。坦克开过去的时候，压断的是一个人的腿；枪声响起的

时候，倒下的是某一个家庭的儿子和女儿；一个人被判十年刑期，等待他的妻子就要独自度过十个春节。

人道救援的意义，恰恰在于把这些被政治语言概括掉的人重新找回来。

人道中国长期帮助和关注“天安门母亲”，也是同样的道理。六四已经过去三十多年，当年的父母正在一个个老去。对他们而言，所谓历史真相并不是书本上的一个章节，而是自己的孩子为什么再也没有回家的答案。支持他们继续寻找真相、保存名单和要求责任，本身就是保存中国人的公共记忆。

从八九一代到 709，再到白纸一代

人道中国并没有停留在六四。

这些年来，中国的政治迫害对象不断变化。八九一代逐渐老去之后，维权律师、公民记者、宗教人士、劳工行动者、网络异议人士和年轻学生又不断成为新的受害者。2015 年 709 大抓捕之后，大批中国维权律师和法律工作者遭到拘捕、传唤和打压，人道中国持续关注这一群体，并参与推动海外对中国人权律师的支持。

2019 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发生以后，它又为香港受到迫害和伤害的人募集援助。2022 年白纸运动出现后，一批此前没有任何“民运背景”的年轻人，因为反对极端封控、悼念乌鲁木齐火灾死者或者举起一张白纸而遭到拘捕，人道中国同样参与声援和救助。

从 1989 年的天安门学生，到维权律师，再到白纸运动中的年轻人，三十多年过去，中国反抗者的年龄、身份和表达方式不断变化，唯一令人悲哀的是，制造政治犯的制度仍然存在。

于是，人道救援也不得不代接着一代。

这可能正是人道中国历史最值得思考的地方。一个以救助政治犯为主要工作之一的组织能够持续近二十年，当然说明这个组织具有生命力；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本身也是中国政治现实的悲哀。如果一个社会真正拥有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就不应该不断产生新的政治犯，更不应该需要海外民间组织年复一年筹钱帮助那些仅仅因为表达意见而失去自由的人。

一张寄进监狱的卡片

人道中国还有一项坚持多年的活动，看起来甚至比





捐款更加微不足道：给中国政治犯寄贺卡。

每到年底，志愿者会在卡片上写下名字和祝福，然后寄往中国的监狱。有人可能会问，一张卡有什么用？它不能改变判决，也不能让牢门提前一天打开。

但坐过政治牢的人知道，被遗忘本身就是一种折磨。

政治犯被隔绝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他相信外面的世界已经忘记他，让他觉得自己的坚持毫无意义。如果一封信、一张卡片能够穿过监狱的检查到达他的手里，它至少说明了一件事：外面还有人知道你在哪里。

即使卡片最终没有送到本人手中，它也可能向监狱方面传递另一个信号——这个人的处境有人关注。

民主运动需要宏大的政治讨论，也需要这样的细节。一个社会文明与否，很多时候并不体现在最响亮的口号里，而体现在它怎样对待那些正在受难的人。

救助也是一种抵抗

2025 年，人道中国获得了一笔具有特殊意义的资金。根据美国联邦法院相关安排，一宗案件扣除费用后的剩余和解资金被指定用于人道中国的言论自由救助项目，预计规模约 330 万美元。人道中国由此设立“言论自由基金”，用于帮助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在中国因为行使言论自由而遭到监禁的人。

从最初几个人自己拿钱，到后来形成数百万美元规模的专项基金，这中间最重要的并不只是资金增长，而是一个民间组织长期积累起来的信用。

政治犯救援尤其需要这种信用。很多受助者仍然身在中国，公开身份可能给他们带来新的危险；钱如何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如何保护受助者，如何决定有限资源的使用，都比发表一篇政治声明复杂得多。一个组织能够长期从事这样的工作，靠的不是一时的激情，而是多年积累起来的网络、经验和信任。

这也给海外民主运动带来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究竟怎样理解“抵抗”？

抵抗当然可以是游行，可以是演讲，可以在中共使领馆门前举起标语。但抵抗也可以是给政治犯的妻子汇去一笔生活费，可以是替一个被遗忘的良心犯保存档

案，可以是在圣诞节给监狱寄一张卡片，可以是帮助一个刚刚逃离中国的人重新开始生活。

因为专制所依靠的不只是警察和监狱，也依靠孤立和恐惧。它希望每一个反抗者都相信，自己一旦倒下，就不会有人接住。

如果有人愿意接住他，这本身就是对这种恐惧政治的否定。

民主运动不能只需要英雄

中国民主运动从来不缺英雄。真正稀缺的，是能够长期支持英雄的制度和共同体。

我们不能一方面鼓励国内的人勇敢站出来，另一方面在他们坐牢几年以后便忘记他们；不能在一个人被捕时高喊声援，却让他的家人在漫长刑期中独自承担生活压力。一个成熟的民主运动，不应该只会赞美牺牲，更应该努力减少牺牲者身后的孤独。

从这个角度看，人道中国近二十年的意义，也许并不在于它救助了多少人、筹集了多少钱，而在于它坚持了一条很朴素的原则：为公共理想付出代价的人，不应该被共同体抛弃。

这种原则其实也是民主社会最基本的伦理。民主不仅意味着选票、政党轮替和权力制衡，它也意味着人与人之间能够形成责任和信任。当一个陌生人因为捍卫与你共同相信的自由而遭到迫害时，你愿不愿意为他的家庭承担一点点责任？这才是“同道”二字真正的分量。

人道中国从六四一代走来，如今面对的已经是白纸一代。人物换了一批又一批，政治犯名单却仍然在增加。我们当然希望有一天，这样的组织不再需要为中国政治犯募集救济，因为中国已经不再有人因言获罪，不再有人因为要求民主而坐牢，不再有家庭因为一个成员表达政治意见而受到株连。

但在那一天到来以前，人道救援仍然不可缺少。

中国的民主事业既需要那些敢于站出来的人，也需要那些在他们倒下之后愿意伸手的人；既需要挑战专制的勇气，也需要守望受难者的耐心。前者让一个民族知道自由值得争取，后者则让追求自由的人知道，自己不是孤身一人。

一个人因为自由而失去自由之后，如果仍然有人记得他的名字，有人照顾他的家人，有人在多年以后继续等待他走出监狱，那么专制能够夺走的，就终究不是全部。

这也许正是人道中国近二十年留下的最重要意义：**不让那些为自由付出代价的人，最后独自承担自由的代价。**

官网：<http://h-china.org/>

关注：FACEBOOK:Humanitarian China

美编：胡海宁

党的棋子

——中共输出革命秘史

作者：陀先润

第三篇：从来不是白眼狼——越共真相

中国人谈起越南，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叙事：越南共产党是中国一手扶持起来的，打跑了法国人和美国人之后，转身咬了恩人一口，是典型的白眼狼。这个叙事流传很广，也几乎完全是错的。

要理解越共和中共之间真实的关系，必须先从一个说起。不是越南教科书里那个穿草鞋、把一生献给人民的胡伯伯，而是他真实的政治面貌。

胡志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的资历，比大多数中国人想象的要高得多。他最早是法国社会党的党员，因为印度支那是法国殖民地，他直接参加了法国本土的政党。后来法国社会党从第二国际分裂出来，加入第三国际成立法国共产党，胡志明是那次投票的参与者之一，算是第三国际的创始会员。周恩来在法国的时候，是共产国际青年团旅欧支部中国组的召集人，是个勇为青年。胡志明那个时候已经是国际共运里的职业革命家，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认识的时候，周恩来在他面前是个晚辈。

1925年，共产国际派鲍罗廷到广州指导中国工作，鲍罗廷的私人秘书叫阮爱国，这个人就是胡志明。他以这个身份在广州开始筹建印度支那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同时和蒋介石、国民政府保持着不错的关系。那个年代国共还在合作，胡志明在广州周旋于各方之间，左手拿着共产国际的授权，右手和国民政府打交道，游刃有余。这种两边都不得罪的处世方式，贯穿了他整个政治生涯。

1930年，胡志明在香港主持会议，把几个越南共产主义小组统一起来，成立了越南共产党，后来改名“印度支那共产党”。这个党在第三国际体系里的归属非常特殊，不挂靠近东局下面的任何一个分支，直接向第三国际汇报。这个安排本身就说明了越共的独立地位，它和中共是平级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

但就在越共刚刚建立的1931年，发生了一件至今说不清楚的事。

那一年4月，越共从党中央到地方区级的整个领导层被法国殖民政府一锅端了。从总书记陈复往下，几乎所有高层干部全部被捕，大部分人被处决。这次清洗来得太过精准，太过彻底，党内的本土派后来一直怀疑，是有人从内部出卖了他们。而这次清洗最大的受益者，恰好是胡志明领导的海外派——本土派被消灭干净，海外派顺理成章接管了党的重建工作。

1932年，共产国际委托中共帮忙联系越南，协助重建越共。这是越共历史上和中共关系最密切的一段时

期，中共实际上充当了越共的组织重建者。中共在澳门设立了一个叫“海外行动指导委员会”的机构，专门负责越南的地下工作联络。但即便是在这期间，双方的关系也更像是两个平级组织之间的协作，而不是父子关系。

随后的1940年，越共领导层又被一锅端了。这一次是日本人动的手，越共在越南坚持地下斗争的骨干几乎被一网打尽，幸存者要么在监狱里，要么被迫转移。本土派再次遭受重创，海外派再次成为越共重建的主导力量。两次关键时刻，受益者都是同一批人。本土派里有人认为这不是巧合，但这个指控从来没有得到证实，也永远不会得到证实。

1941年，胡志明带着在中国集结的游击队进入越南北部，开始建立根据地。帮他完成这件事的军事副手是武元甲，两人在中国共事多年，是胡志明最信任的人。这支队伍的建立，得到了国民政府的部分支持，也得到了中共地下组织的协助，就是这样一个多方合力的产物。

越共建军初期，武元甲的部队根本不会打仗，不懂运动战，不懂攻坚战。1950年前后，陈庚奉命来越南协助指挥。胡志明对陈庚极为信任，两人在广州时期就认识，交情深厚。胡志明甚至把越军的全部指挥权都交给了陈庚，由他来具体部署作战行动。那段时间，越南的战场实际上是陈庚在指挥。1950年的边界战役，越军大获全胜，打通了与中国的联系通道，陈庚是真正的操盘者。

但陈庚后来去了朝鲜，换来了韦国清。韦国清和陈庚是完全不同的风格，他在越南的做法让胡志明越来越不舒服。1953年前后，胡志明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了正式抗议，用的原话是：中国军队在越南的某些做法，和历史上侵入越南的中国军队没有什么区别。

这句话说得很重。一个依赖中国援助的革命领袖，用这样的措辞来形容自己的援助者，说明他内心真实的感受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越南人对北方邻居的历史戒心，在这句话里暴露无遗。这不是忘恩负义，这是一个民族几千年形成的集体记忆在起作用。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是中越关系真正开始破裂的起点。

那一年朝鲜战争刚刚停火，中国已经打不下去了，国内经济濒临崩溃。在日内瓦，中国和法国、英国一起推动了一个越南停火方案，以北纬十七度线为界，把越南分成南北两部分，暂时停火，等待日后统一选举。美国没有签字，南越没有签字，但北越签了，中国签了，法国签了。

对中国来说，这是可以接受的。对越共来说，这是

一刀插进心脏。

越共打了这么多年，眼看就要把法国人赶出去，统一整个越南，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国出来说停火，说分治。以李损为首的南方派认为，中国在关键时刻出卖了越南的利益，为了自己和西方搞缓和，把越南当成了外交筹码。日内瓦协议签完之后，李损在南方坚持地下斗争的那批人，一夜之间从北越的正规武装变成了不被承认的非法游击队，因为北越政府不能公开承认他们和南方的游击队有关系。胡志明小道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北越必须绕开边境线秘密向南方输送物资，不能走正面。这一切，都是日内瓦协议造成的。

越共内部的亲中派长征，在这件事上持续为中国辩护。他认为中国的做法有现实考量，不能怪北京。他的立场让他在党内越来越孤立，60年代被以土改问题搞下去，彻底出局。长征走了之后，越共对中共的态度从客气变成了冷淡，再从冷淡变成了公开对抗。

与此同时，胡志明在党内也越来越边缘化。李损不信任他，认为他是亲中派，担心他把越共绑上中国的战车。从50年代末开始，胡志明被逐渐架空。他多次向越共中央提出结婚申请，全部被拒绝。党的理由是：胡伯伯把一生献给了越南人民，应该保持单身形象。真实原因是，李损不允许胡志明有子嗣，一个党的创始人如果有了孩子，他的后代很容易成为新的政治力量，这是李损不愿意看到的。

胡志明死于1969年，没有等到1975年越南统一。他晚年的实际处境，和越南教科书里那个受万民爱戴的胡伯伯形象，相差甚远。

越共的故事还有一个尾巴，和柬埔寨有关，这件事最能说明中国输出革命的连锁反应。

波尔布特是柬埔寨共产党的领导人，他的政党最早也是从印度支那共产党分裂出来的，和越共有着共同的历史根源。1966年前后，波尔布特来到中国，见了中央文革的几个关键人物，包括张春桥等人。他被“文化大革命”深深震撼，回到柬埔寨之后，决定要在柬埔寨实现一场比中国还要彻底的共产主义革命：消灭城市，消灭货币，消灭知识分子，把整个社会推倒重来。

他做到了。代价是两百万柬埔寨人的生命。

1979年，越南出兵推翻了波尔布特政权。很多人问，越南为什么要打柬埔寨？官方说法是为了推翻种族灭绝政权，拯救柬埔寨人民。真实原因没那么高尚：波尔布特完全倒向中国，成了中国在东南亚的棋子，越南无法接受在自己的西面有一个亲华政权。打波尔布特，是越南对抗中国影响力的一步棋。

然后中国出兵教训越南，就是1979年的中越边境战争。

这场战争的根子，可以一直追溯到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追溯到中越之间25年积累的裂痕，追溯到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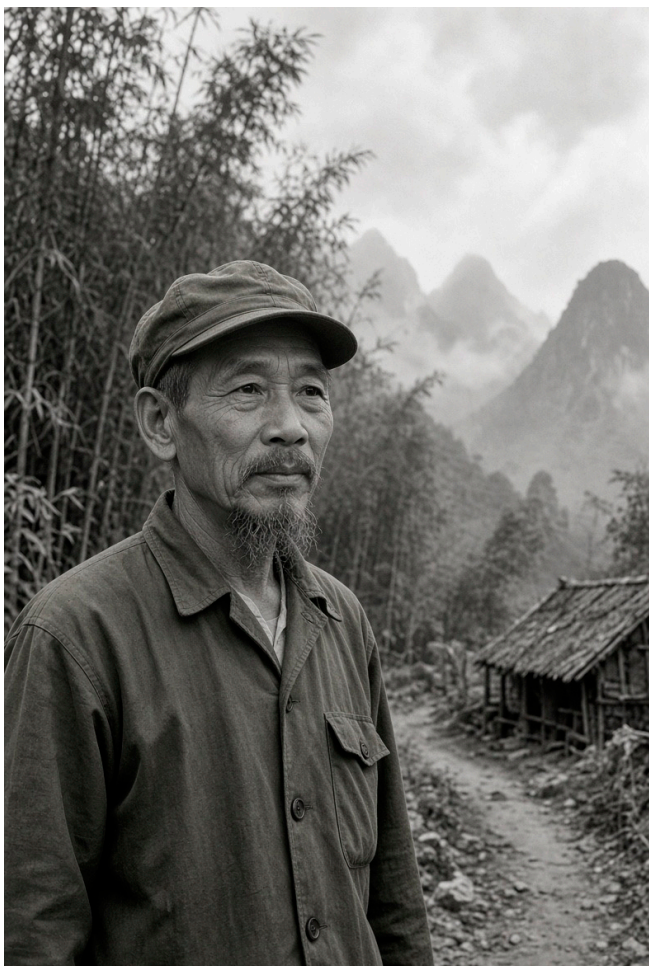
尔布特在北京见到张春桥时受到的那一番思想冲击。一只蝴蝶扇动翅膀，最后变成了边境上的炮火和成千上万人的死亡。

所以越共到底是不是白眼狼？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白眼狼的前提是你养了它，但越共从来不是中共养大的。越共有自己独立的历史根基，有自己在越南土地上流血建立起来的武装力量，有自己在国际共运里的独立地位。中国在某些阶段给过越南援助，但这是两个平级组织之间的相互利用，不是父子关系。

真正能称得上中共亲儿子的，是马共和泰共，他们离开北京的指令就活不下去。越共不一样，越共有自己的脊梁，有自己的判断，也有自己的民族主义底色。正是这个底色，让它最终走上了和中共对抗的道路。

中国人叫它白眼狼，越南人叫中国北方霸权，双方都在用一个简化的标签掩盖一段复杂的真实历史。真正的故事，比任何一个标签都要混乱得多，也真实得多。

编辑：黄吉洲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党的棋子

——中共输出革命秘史

作者：陀先润

第四篇：血肉磨盘 —— 缅共的悲剧

1969年的缅北丛林里，有一批中国年轻人第一次拿起了枪。

他们大多数是昆明、云南各地的红卫兵，文革武斗中的失败派系。武斗结束之后，胜利的一方开始清算，失败的人面临的是政治档案上永久的污点，轻则下乡插队，重则被关押批斗。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悄悄告诉他们：去缅甸，跟着缅甸共产党打仗，打完回来，一切既往不咎，还算参加了革命，政治前途一片光明。

没有人告诉他们，缅共内部有一条秘密指令：这批中国人要被安排在战斗第一线，逐渐消耗掉。

他们跨过了边境，以为自己是去参加革命的，不知道自己其实是被送去消耗的。最多的时候，在缅北丛林里打仗的中国人超过一万。他们在那里结婚、生子，有些人在丛林里待了十几年，出去的时候还是二十岁不到的孩子，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年人。

但在他们回来之前，还有很多人死在了那片丛林里。死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被缅甸政府军打死，一种是被缅共内部的肃反运动杀死。前者是战场，后者更残酷，因为杀你的人和你睡在同一顶帐篷里。

这就是缅共，中共输出革命历史里最惨烈的一颗棋子。

要理解缅共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必须从它奇特的起源说起。

缅共和马共、泰共不同，后两者从建党第一天就是中共的附属物，是被种下去的。缅共的起源要复杂得多，它的第一任领导人昂山，根本就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昂山是缅甸民族主义者，他一生真正在乎的只有一件事：缅甸独立。为了这个目标，他可以和任何人合作，也可以随时背叛任何人。

1939年，昂山成立德钦党，同时挂了一个缅甸共产党的名义，目的是从共产国际那里拿到支持和经费。他确实拿到了一部分，但拿得不多。1940年他去印度参加印度国民大会，被缅甸殖民政府通缉，辗转逃到中国，想从中共那里寻求援助。结果刚到厦门就被日本人抓了。日本人跟他谈：你不是想让缅甸独立吗，我们大东亚共荣圈，来帮你。昂山答应了，带着二十九个追随者去了日本占领的海南岛接受军事训练，史称“三十志士”。

1942年日军进攻缅甸，昂山率领他的缅甸独立军配合日军作战，帮助日本打败了英国殖民军，也顺带打了进入缅甸的中国远征军。他对中国战俘的手段极度残



忍，这段历史在中国几乎没有人提，但在缅甸是公开的史实。他是缅甸的建国英雄，同时也是曾经屠杀过中国士兵的人。

1944年，眼看日本要输，昂山又转投盟军，带着缅甸军队倒戈。这个时机拿捏得恰到好处，让他在战后既没有被当作战犯清算，又保住了缅甸民族英雄的地位。1947年他被政治对手暗杀，年仅三十二岁，遗孀的女儿就是后来的昂山素吉。

昂山死后，缅共选出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任总书记德钦丹东，一个毛派，和中共关系密切，认同武装革命的路线。1948年缅甸独立之后，德钦丹东宣布开始武装斗争，但那个时候中共还没有建政，云南还没有解放，缅北还在国民党残军的控制之下，中共根本顾不上支持缅共。缅共就在几乎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在缅甸各地打游击，打得非常艰难。

1950年之后情况本来应该好转，中共建政了，云南也解放了，云南边境和缅北接壤，支持缅共在地理上完全可行。但中共没有支持，原因很现实：缅甸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在外交上对中国极为重要。周恩来的外交系统不愿意为了扶持缅共而得罪缅甸政府，于是缅共就被晾在那里，自生自灭。

更复杂的是缅北的国民党残军问题。国共内战结束之后，一支国民党部队退入缅北，拒绝投降，在缅北建立了根据地，继续抵抗。从1950年到1959年，中缅双方进行了长达九年的军事合作，一起打击这支国民党残军。为了换取缅甸政府的配合，中国做了很大的让步，甚至承认了麦克马洪线的缅甸段，把一些原本属于中国的土地划给了缅甸。用割地换来的外交关系，当然不能因为支持缅共而破坏。

于是整个五十年代，缅共就在中缅两国政府的默契之下被冻结了。德钦丹东被请到北京，在四川、云南等

地挂职，住着相当于副部级的待遇，吃着国家的粮，在中国度过了漫长的等待岁月。他以为北京只是暂时不方便支持缅共，等时机成熟就会放他回去大干一场。

他等到了 1968 年。

那一年，中联部通知他：可以打回去了，中国会支援一个师的兵力帮他夺取缅甸政权。德钦丹东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大概觉得等待终于有了结果。

但真正的支援来了之后，和承诺的差了十万八千里。

说好的一个师，变成了从云南边防部队临时抽调的一千多人；说好的军事顾问团，变成了从云南省军区和昆明军区拼凑来的几个干部。正规军的装备和训练没有，有的是另一种东西：大批的红卫兵。就是那批在文革武斗中落败、被人告知去缅甸可以洗清政治污点的年轻人。

1969 年，缅共武装从云南边境打进缅甸，开始了所谓的武装夺取政权。最开始打得不错，缅甸政府军在遭遇战里连连败退，主要是因为这批红卫兵根本不怕死，冲锋的时候嗷嗷叫，缅甸士兵见过这阵势吓得腿软。但不怕死不等于会打仗，随着战线拉长，缺乏战术训练的弱点开始暴露，伤亡越来越大。

前面第一篇提到过的那个场景，就发生在这个阶段。一百多人哭着往山上冲，背着弹药，没有枪，炮火过后进入坑道的只有三个人。这不是个例，这是缅北战场上每天都在发生的事。

与此同时，缅共内部开始了肃反运动。

肃反这件事，是中共送给各地共产党的一份特别礼物。马共搞过，泰共搞过，缅共也没有例外。肃反的逻辑很简单：队伍里一定有内奸，有阶级敌人，要揪出来，要纯洁队伍。怎么揪？严刑逼供。逼出来的口供再去牵连其他人，一个人咬出十个人，十个人再咬出一百个人。缅共的肃反运动里，被杀死的人比被缅甸政府军打死的人还多。有些被杀的人根本就被冤枉的，是在酷刑之下随便说了个名字，那个名字就成了下一个被杀的人。

那批红卫兵知青夹在这两种死亡之间：出去打仗被炮火打死，留在营地被肃反杀死。他们在丛林里挣扎着活下去，靠的是一种近乎麻木的求生本能。

1979 年，北京决定停止支持缅共。原因和马共、泰共一样：中国需要改善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缅共成了外交包袱。这一年，邓小平亲自把缅共总书记叫来北京谈话，语气平静地告诉他：你老待在北京不合适，回缅甸去吧。

然后，这批在北京住了将近二十年、享受着副部级待遇的缅共领导人，被礼貌而坚决地送回了缅北，送回那片他们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管理过的丛林。

与此同时，越南停止了对缅共的援助，但提出了一个条件：要缅共把军队中的中层干部和骨干军官里的中国人全部驱逐出境。这批人，就是在丛林里打了十几年的知青。他们被缅甸驱逐，回到中国，发现国内的一切早已经变了。文革结束了，当年的政治污点很多人都翻

篇了，那些没有去缅甸的战友该下乡的下乡，该回城的回城，有些人已经找到了工作，结了婚，开始了正常的生活。

而他们，在缅北丛林里蹉跎了十几年，两手空空回来，没有任何安置，没有任何承认，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这回事一样。他们想让缅共开一张证明，说明自己参加过革命运动，缅共拒绝了。他们去找国内的有关部门，有关部门也没有任何说法。

一些人因为极度的愤怒和不平，后来又回到了缅北，成为缅共最后阶段瓦解的导火索之一。

1989 年，缅共在内部的兵变中彻底崩溃。彭家声、赵尼来、鲍有祥这几个以华人为主的军事指挥官宣布脱离缅共，各自划地为王，建立了后来的几个缅北武装势力。这就是今天缅北乱局的直接起源。

今天人们谈论缅北的毒品、诈骗园区、武装割据，很少有人追溯到这段历史。但如果不知道这段历史，就无法理解缅北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中共在那里种下了一颗棋子，棋子烂掉之后留下了一片烂地，烂地上长出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一直长到今天。

缅共的故事和马共、泰共不同。马共和泰共好歹还有一个相对体面的结局，放下武器，领一笔补偿，在某个地方终老。缅共没有这个结局，它是在自我撕裂中死去的，死得混乱，死得难看，死后留下的是一地碎片。

中联部在五十年代选择缅共作为棋子的时候，大概没有想到这颗棋子会烂成这个样子。但棋子烂掉之后，棋手依然坐在棋盘前，选下一颗棋子，走下一步棋。输掉的，永远都是棋子。

编辑：黄吉洲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政治与民主》

第五章 民主政治的概念（第六期）

作者：祝正明

一、主权的渊源

人生而自由，没有人天生就应该受到他人的束缚；人生而平等，没有人天生就低人一等，天生就应该受到别人的管制。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每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是该国家和地区的主人。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渊源。民主政治的中心思想就是在国家的政治事务中，由人民当家作主，民众的意志决定一切。政府基于人民的同意而建立，依靠人民的智慧来管理，行为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人类社会已不再是野蛮社会，政府的权力绝不能再由少数人取自于暴力，强加在人民头上。如果政府官员以暴力手段将权力强加于民众，强制民众服务于政府官员，民众也同样有权以暴力手段推翻政府，另立新政府，让政府为自己服务。因为，以强权建立的政府，与其说是政府，不如说是一伙强盗。尽管他们可以号称自己代表人民，自己也是人民，给自己的集团戴上人民政权的假面具，但这种伪善的做法并不能掩盖他们的强盗品行。

国家的一切政治权力来自于人民，隶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因此，只要政府的行为偏离人民的意愿，人民就有权收回由政府代为行使的主权，修改政府，废除政府，建立新政府。

民主政治的基本思想认为：建立政府的目的仅在于更好地保障个人的自由和财产，政府实际上只是一个缔约组织，即一个根据约定组成的组织，因为民众有一些共同的需求，需要由一个全社会性质的强大组织来协调完成，所以才约定共同建立政府，政府只能依照民众的协约而建立，依照约定来运作，全体公民共同的、经过提炼而形成的意志就是约定的内容。

在民主社会，为了社会的稳定有序，人们互相约定共同遵守的规则，这就是社会的法律。这种法律是国民共同意志的精华，它的约束力建立在公民自己同意的基础之上，是社会大多数人的共同意志。在自由、民主、法制社会，人的行为仍然会受到约束，但这种约束是建立在人自己同意的基础之上，因此人仍然可以被认为是自由的，因为，遵守他人的约束是一种奴役，而遵守自我约束则是一种享受。

二、人权的含意

人权，就是人作为自由人的权利，是人要过人的生活的神圣权利。一些人比其它人更强壮、更精明，并不等于这些人就可以以强权奴役他人，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权利。做人没有充分的人权，人的人格便不完整，人的尊严就受到扭曲。

侵犯人权就是侵犯人作为一个有生命的个体存在的权利，是对生命的践踏，它使得人不再是自己生命的主人。

社会之所以要实现民主，就是为了确保普通百姓的人身权利不受官僚贵族们的侵犯。将人权的内容具体文字化的基本用意就是在社会的民主程度还不够完善的状况下使百姓能有目的、有勇气地与强权专制统治作斗争，与随意侵犯人民利益的行为作斗争，约束统治者的霸权行为。因为我们的社会毕竟已不再是野蛮社会。

人权，是民主政治提倡的最主要概念，民主政治的基本作用就是保护人权：如果政府不能充分保障人权，政府就还不够民主；如果政府侵犯人权，政府就绝非是民主政府。

英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后于 1689 年通过的《人权法案》第一次明文规定了国王的某些行为属于非法，是英国大革命的重要成果，也是近代世界民主政治的起源。法国于 1789 年 8 月开始的大革命胜利后颁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为法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后，美国于 1791 年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权利法案》。这些人权立法都是各国人民同专制独裁行为斗争的结果，是具有宪法性质的纲领性文件，它们明确规定了执政者都不得任意侵犯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基本内容包括：自由、财产、人身神圣不可侵犯，言论、信仰、著作出版自由权利不可侵犯，国家主权属于人民。

1948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1966 年 12 月 16 日联合国大会又通过《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进一步详细阐明了人权的具体内容，使保护人权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共同遵守的原则。人权在全世界范围内已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普遍的尊重。

对于人权问题，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权是与财产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它保证人身权利、财产不受侵犯，

实际上是保护的资产阶级的权利不受侵犯，无产阶级已经一无所有，时刻处于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丧失了一切权利，只有以暴力剥夺富有者的财产，消灭私有制，才能消灭剥削和压迫。实现了财产的公有制，就能消除人的私心，消除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就不会再有对人权的侵犯现象，因此，社会主义社会无需提倡人权，保护人权是多此一举，人权是私有制社会的特殊产物。马克思说：“人权本身就是特权，而私有制就是垄断。” 恩格斯说：“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 列宁认为：只有“把人类从各式各样的压迫和人剥削人的制度下解放出来，才能真正实现人人自由平等的社会。”

但是显然，公有制仅是一种经济制度，而并非是一种政治制度，公有制不能消除人的私心，公有制社会并不等于就是政治民主社会。而且，即便社会同时实现了政治民主，也并不等于就能完全消灭了对人权的侵犯现象，因为，民主政治同样不能消除人的私心。因此，人权并无制度、种族、国别之限，在全世界范围内，人权的标准都一样。

人权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各项：

- 人人生而平等，人人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
- 人人有思考的权利，有表达自己观念与意见的权利，有说话的权利。
- 有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利益自由组织、参加社团的权利。
- 有和平集会、请愿、抗议、游行、示威的权利。
- 有自由从事新闻出版发行工作的权利，有接受、传递任何信息、思想的自由，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书面、或其它形式。
- 有自由信仰任何宗教与理论的权利。
- 对政治有自决的权利，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举的代表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
- 有在一个国家内自由迁徙、选择住所的权利；有自由离开任何一个地方和国家的权利；有返回自己国家的权利。
- 人人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不受任意的逮捕或拘禁，除非按规定的法律程序；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有权被推定无罪。
- 有接受公正的、独立的、公开的司法审判的权利，如被认为有罪，有权要求与证人对质，有权上诉，有要求具有民意代表性的、普通公民组成的陪审团进行定罪的权利。
- 对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
- 个人财产有不受无理侵犯的权利。
- 个人生活、家庭、住宅、通信不受任意干涉，荣

誉和名誉有不受无理攻击的权利。

- 有权享有安全与卫生的工作条件。
- 有权自由组织工会和罢工
- 有权自由选择工作、辞退原先的工作。
- 有权接受免费的初级教育，高等教育根据成绩向一切人平等开放。

不承认人权是专制统治者的共同特征。他们的统治之所以能够维护下去，实际上依赖的就是对人权的侵犯，以强权，采用不人道，甚至残酷的手段压制、镇压人民。同时，平民被他们灌输的愚民思想所愚弄，丧失了主权意识，不知何者称人权，不知到自己有哪些权利，不懂得自己能够运用这些权利，主动放弃了这些权利，成为驯服的、麻木不仁的绵羊，从而使统治者能够任意驱使、任意奴役、任意宰割。

公民是否拥有个人权利意识，是衡量一个社会的民众有无民主思想的标志，是一个社会能否实现民主，建立民主政治的先决条件。

民主政治的实质，就是依赖民众的意志进行治理。假如民众没有这种意识，放任国家的法律、政策由统治者任意制定，当他们侵犯自己的权益时，采取容忍默认的态度，那么，侵犯公民权益的行为就无法避免。民众的权益只能靠自己争取与维护，决不能依赖于统治者是否仁慈，是否能主动为民众着想。

民主政治的目的就是使每个公民都能够自由平等地生活，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与能力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生活，不受任何人无理粗暴的干涉。民主社会所指的平等，并不是经济上的平等，而是指机会上的平等，权利上的平等。任何人都能在平等的机会下参与竞争，不受出生时家庭条件的限制，不受社会地位与身份等级的限制，不受性别年龄种族的限制。能否取得成功，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能力。

编辑：黄吉洲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杭看日记

作者：吕耿松

2014年7月7日，上午8点给在九莲新村社区东大门值班室的妻子雪娥送饭，在小蔡发屋门口被郑国良和余会泳等几个国保拦住，说让我到派出所去一趟。我说送完饭再去，他们便让一个每天“护送”我的胖保安将饭送给雪娥，把我绑架到了翠苑派出所，然后又押到了老东岳办案中心。我预感到今天可能要进看守所了，对国保（蔡月丹曹俊杰、邓吉明和一个叫不出名字的人）的审问一概拒绝回答（我拒绝回答的方式是叫他们在笔录上每问一句，写上“拒绝回答”四个字——这四个字实际上也就我的回答——否则我就不签字）。审问结束时，蔡月丹拿出传唤证，在填写“开始时间”时，蔡月丹说“应该填8点，不好让吕耿松吃亏”，这使我误以为还是像以前一样是传唤（传唤算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所以在传唤证和拘留证（当时我没看仔细，以为是物品扣押单）上签了字，待签完字后才知道上了蔡月丹的当。

下午4点左右，蔡、曹、邓三人将我押到了杭州市看守所一监区104室。这时104室内有高治国、戴纪良、何伟、蒋建坤、霍营豪、吴美成、何银强、唐元男、申应玺、鲍军、熊国忠、何东、陈文海、安超以及一个叫不出名字的人，我是第16个。管我们的狱警叫章涛，警号012341。按照杭看的规定，囚徒都叫他“章管理”。

8月6日，杭州市检察院批准科来人。

8月13日，杭州市公安局国保郑博等三人来宣布逮捕，并摄像、拍照。

8月15日，监室开“生活检讨会”，我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家介绍了中国民主党，讲了15分钟，被“笼头”高治国阻止。

8月23日，我调到107室。此前章涛曾对我说过，我不会调监室，会一直在104室囚到结束看守所生活为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才一个多月就把我调室了。蒋建坤也于今天跟我一起调室，他调到103室。

8月27日，蔡月丹、曹俊杰来提审，给我看了楼保生等人写的《黄山会议纪要公告》。

9月7日，白天午睡时做梦找雪娥，晚上做梦看见陈树庆和邹巍。

9月8日，今天中秋节，电视机坏了。下午在监室

边的笼包上看见汪凯（107室笼头）在一本制式的室内记事本上记录着我的每天的言行举止（每半小时记录一次）。

9月9日，收到雪娥送来的东西，感到特别亲切。

9月10日，晚上值班（实际上是9月11日凌晨4时到6时半），记录8月6日至今天的日志。

9月11日，补写7月7日到8月6日的日志。

9月25日，中午蔡月丹和曹俊杰来提审，说继《黄山会议纪要公告》后，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又发表了一份公告，公布选举了代理主席。他们意在挑拨离间。我说作为一个组织，这很正常。今天提审时，走廊上有10名在押人员在那里等候，一监区大队长汪旭晨让我站着，其余的人都蹲着下，这算是对我的优待和尊重。

编辑：赵杰 校对：程筱筱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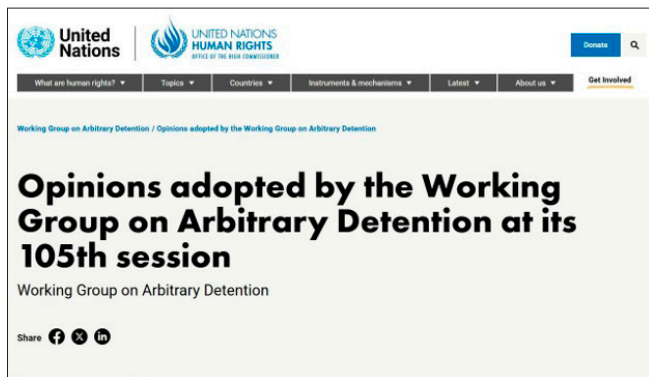
联合国认定牛腾宇遭任意拘留

—— 一个母亲的控诉与呼吁

作者：牛腾宇母亲

编者按：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在第一百零五届会议通过关于牛腾宇的第 10/2026 号意见，认定其遭受的拘留属于任意拘留，并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牛腾宇，给予赔偿和其他适当补救。本文为牛腾宇母亲就其儿子案件及自身遭遇所作的个人陈述。文中涉及部分具体个人及相关指控，已有公开资料记载，特此说明。

近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在第一百零五届会议通过关于我儿子牛腾宇的第 10/2026 号意见，认定其遭受的拘留属于任意拘留，涉及缺乏法律依据、因行使表达自由而受到惩罚，以及严重违反公平审判权等问题。工作组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牛腾宇，给予赔偿和其他适当补救，并对相关侵权行为展开独立调查。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官网：Opinions adopted by the Working Group on Arbitrary Detention at its 105th session | OHCHR

此前，据我了解，美国、德国等国家有关方面也曾向中国方面提及此案，呼吁释放牛腾宇。

为平息舆论，广东方面部分人员曾考虑释放牛腾宇，但据我掌握的信息，此事后来受到来自权势关系的阻挠。广东高院也曾向我方传话，称牛腾宇认罪后可以通过假释方式出狱。然而，也有广东高院法官向我们透露，长期以来，对刑期超过 10 年的服刑人员很少办理假释。牛腾宇被判 14 年，如果为了假释而认罪，我担心当局之后又以“没有先例”为由拒绝假释，同时使牛腾宇失去继续坚持无罪申诉的空间。我们无法接受这种以认罪换取不确定释放的安排。

本案源于“1902136 专案”。据我掌握的材料，广东有关部门在办案过程中抓捕了一批年轻人，最终 24 人被判刑。我始终认为，这些年轻人遭到了不公正处理，牛腾宇更被指定替顾杨阳承担所谓“主犯”的责任，并因此受到重点折磨。据我长期维权过程中掌握的信息，我认为顾杨阳的母亲杨晔及其背后的权势关系曾对案件产生重大影响。

2019 年至 2020 年间，牛腾宇先后被关押于广东多处羁押场所，其中包括佛山市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场

所。据牛腾宇本人及家属后来了解到的情况，他在此期间遭受长时间吊铐、剥夺睡眠和正常饮食、老虎凳、滚烫蜡液浇淋、持续殴打等酷刑，并曾被注射生理盐水，之后出现严重皮肤溃烂。

牛腾宇还指控，佛山公安人员陈权辉曾对其进行性侮辱，用打火机灼烧其私处并拍摄裸照。长期吊铐和虐待造成他两根手指严重神经损伤、活动受限。他曾两次因身体状况严重恶化被送医抢救，但始终没有认罪。

据我掌握的信息，杨晔曾要求对牛腾宇继续进行严厉处置。我还了解到，陈权辉在牛腾宇两次被送医抢救期间曾威胁医生不得施救。有关医生后来受到打压甚至被调离岗位的情况，我一直要求有关方面进行独立调查。最终，茂名法院判处牛腾宇有期徒刑 14 年，此后他被送往广东四会监狱服刑。

在儿子被判刑后，对我的打压也随之而来。

这些年来，我长期遭遇跟踪、24 小时监控、窃听、电话和短信骚扰、恐吓亲友等情况，也曾遭到使用带钉木棍的袭击。有关人员还曾以所谓支持香港示威、新疆分离、法轮功以及“美国间谍”等罪名试图对我进行构陷。

疫情期间，我还遭遇有人通过物业试图骗开房门强行带走我的情况。我也曾怀疑有人在我网购的南瓜子中投放有害物质，食用后我的身体出现严重问题，肝肾受到损伤，并留下多种后遗症。此外，我还遭遇过切断水、电、燃气和网络，破坏快递、冻结账户等情况。

这些持续多年的打压，让我的身体、经济和生活都受到严重影响，也使许多亲友因为恐惧而逐渐与我疏远。

一个普通家庭，因为坚持为一个被判 14 年重刑的年轻人申诉，要付出这样的代价，我无法接受。如今，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已经正式认定牛腾宇遭受的是任意拘留，并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他。这至少说明，我们这些年的申诉和呼喊并不是毫无依据。

我只是一个母亲。

面对儿子遭受的一切，我已经没有退路。只要牛腾宇一天没有获得自由，我就会继续申诉、继续发声，直到他平安回家。

整理：冯仍 编辑：钟然 校对：王滨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在野党》中国人权观察简报第 39 期

(2026 年 8 月 14 日)

作者：张维清

本期介绍被迫害人士：沈爱斌，1973 年 10 月出生，江苏无锡人，退伍军人、前中共党员及公务员、维权公民、公民记者。原无锡市锡山区城市管理局城管大队长（曾任副大队长、法制科科长）。

最新近况：

沈爱斌出狱后仍面临常态化的暴力袭扰与司法限制：

1.2025 年 10 月：前往派出所交涉时，遭副所长指使人员围殴，导致双侧鼻骨骨折（轻伤二级）及头部外伤昏迷，无锡警方反将其以涉嫌“寻衅滋事”刑事拘留并转监视居住。

2.2026 年 5 月：官方变更为取保候审，但其十数次申请外出就医均被警方无理拒绝。

3.2026 年 8 月：8 月 4 日遭广益派出所警察强行抄家，扣押多部手机及硬盘，并以违反监督管理规定（出城看病）为由行政拘留 5 天。8 月 9 日拘留期满获释当天，在拘留所门口再度被警方无缝拦截传讯，目前仍处于严密监控中。

一、个人简历

1991 年参军入伍，考取军校成为部队军官。2002 年转业至无锡市城管系统。在职期间，他因其法制科长的专业背景与正义感，长期无偿为全国弱势访民提供法律援助。他多次参与曝光、营救被地方维稳部门非法拘禁在宾馆、农家乐的访民（即民间“黑监狱”），触怒了地方利益集团，随后遭政治报复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二、政治立场

1. 坚定捍卫宪法与公民基本权利。高度强调《中国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人身自由和控告权。主张一个国家只有真正落实法治，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社会才能获得公平。

2. 反对非法维稳与黑恶化执法。强烈抵制和谴责地方政府对访民实施的截访、跟踪、软禁及法外“黑监狱”等黑恶化执法手段。

三、被捕与判刑经历

沈爱斌因长期参与维权和声援访民，曾三次被构陷判刑：

1. 第一次判刑（2013 年－2015 年）：因参与营救被非法关押的访民，被无锡市滨湖区法院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刑 1 年 6 个月。

2. 第二次判刑（2016 年－2019 年）：因出狱后坚持维权并在网络揭露地方腐败，被以“寻衅滋事罪”

判处有期徒刑 2 年 6 个月。

3. 第三次判刑（2022 年－2025 年）：因声援访民毛黎惠之死并要求追责，于 2023 年 9 月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 3 年，服刑期间自述遭受隔离及电磁辐射等严重迫害，至 2025 年 4 月 30 日刑满出狱。

四、社会评价、国际评价

1. 社会与民间评价：他被誉为“无锡维权领袖”和“底层访民的保护伞”。他是体制内法治良心的代表、无私无畏的孤勇者，其命运是中国基层维稳体制黑恶化的受害者缩影。

2. 国际与人权界评价：国际人权组织长期将其列入中国良心犯重点监测名单。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他为捍卫公民迁徙自由、反酷刑所做的和平抗争。其长达十余年的遭遇，被视为中国基层司法失灵、“寻衅滋事罪”口袋罪被滥用至极点的法治倒退铁证。2026 年 4 月其跨国求救信曝光后，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犯“出狱后生存与医疗权被剥夺”现象的强烈谴责。

五、《在野党》杂志人权观察部呼吁

1. 立即停止系统性政治迫害，恢复其人身自由。呼吁中国当局遵守宪法承诺，立即撤销针对沈爱斌的政治控罪，解除取保候审与变相软禁，彻底恢复其公民自由。

2. 停止剥夺生命健康权，保障其无条件就医的基本人权。谴责地方警方利用限制就医作为政治惩罚的非人道行径。必须保障其前往专业医疗机构治疗鼻骨骨折与旧疾的基本生存权。

3. 呼吁国际社会及联合国人权机构紧急介入关注：紧急呼吁联合国人权机构及国际正义力量持续发声，共同抵制和谴责中国地方政府针对人权捍卫者实施的系统性迫害。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翻译：沈美花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二十块钱到香港

——从“热爱家乡”到“偷渡客”

作者：黄维克

记得那时候的深圳罗湖桥破破烂烂，我提着大包小包走到中线，非常犹豫地迈步去对面，那毕竟是国境线。回首一看桥头上的对联：“热爱祖国、保卫家乡”。

一位穿着草绿色军装的解放军战士呵斥我，叫我赶快离开，他的衣服显得很寒碜，态度也十分不耐烦。桥这边站了一位身穿黑色呢子制服的女警察，她朝我微笑然后手指着我应该走的路线。

我手上握着一张有着中英文的“通行证”，还有那好久不见的繁体字，可以说从小到大没看过那么厚实的纸张。等候入境的大厅里坐满了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中午每人还发一份盒饭，感觉人家都要下班了还没轮到

我。原来广播里早就叫了我的名字很多次，因为他们说的是广东话，我感觉“那个人”与自己毫无关系。

好不容易登上了去九龙红磡的火车，那时候的列车还是客货混载，有那种运货的闷罐车，也有运牲畜和蔬菜的。在一个位置坐下来四处打量，这一切对我来讲都是那么新鲜。

对面坐了一个四十多岁、和蔼可亲的中年妇女，她主动与我打招呼，普通话比我说得标准，表示可以帮我提行李。我当时“阶级斗争的那根弦”绷得很紧，很坚决地拒绝了。

记得那时的人不会有今天的旅行箱，箱子下面也绝对没有轮子，整个火车上就我一个人最“论尽”（广东话），感觉到谁都想要帮我。还是那位女士提出来给我一百港币作为押金……

到了九龙总站，多亏有她的帮助。我像傻瓜一样站在大厅中间不知道做什么好，手上紧紧地握着那张写有名字电话地址的纸条，还有就是那仅有的二十块钱港币。还是她给我从没见过面的外祖父打了一个电话。

他们讲的都是广东话，内容大概是说，我的钱可能不够支付出租车费，我又拒绝任何金钱的帮助。当年过海隧道收费每程五块钱（还得收来回），要去的地方是铜锣湾，大概叫我外祖父在楼下拿着钱等我。

就这样，我离开了九龙半岛到达了香港岛。

以前有人说，大陆和香港的差别，就像黑白电视与彩色电视的差别。我感受到更多的是“文化冲击”。

的士飞快地穿过海底隧道，司机大佬透过倒后镜打量我，仿佛在想：哪里来了一位“不会讲话”的人？他明显兜圈子了，本来应该够的车资，结果成了我倒欠他十几块钱。

我把仅有的二十港元交到他手上，他抓住我的衣领，高喊要报警抓人，惩罚这位坐霸王车的“偷渡客”。外祖父在哪里？我怎么一来就闯祸？

外祖父原来等的地方是“双黄线”，的士不可以停靠。他们争吵的广东话我也听不懂，大概是本来就是港岛车，不应该收双份的隧道费（每程五块）。

仅有的二十块钱就这样没了，那可是我跑了好几天，好几个不同的部门，盖了好几个红印章才换来的，我还记得汇率是 0.26 人民币等于 1 港币。

那时候出行前，关心我的人都要来送行，听说人民币在香港没有用，有人给了我全国粮票，还有的人说可能要国际粮票。我也搞不清楚，香港需不需要用粮票。

我的全副身家还剩下一把可以套现的德国小提琴。小提琴的指板和旋钮上还镶有贝壳花，即使没人碰它，它也是一件非常漂亮的艺术品。那是花了父母的半辈子储蓄（当时在上海价值一千人民币）。

我的老师是上海电影乐团的小提琴首席，他一半广东人一半德国人。当时他家有栋很大的洋房在出售，别人给两万八千，三个兄妹都不同意，说不好分执意要三万，这样三家人都成为“万元户”。

做父母的不容易，担心儿子在香港人生地不熟，可能潦倒到连饭都吃不饱。最坏的情形都能想到，酒吧混一晚饭吃做一个“洋琴鬼”，或者街边拉琴求人帮助，过路人总会扔一些零钱在提琴盒子里。

因为“文革”早期，上海邻居儿子“阿六头”，刚刚从香港回来，头发留得比女人还长，听说他就是在酒吧里打鼓的。里弄干部告诉他不可以唱外国歌，结果他唱《东方红》都带着鼓点，成了非常特别的摇滚版本。

他与祖父经常聚在一起用英文聊天，什么内容好像都要保密。就是因为他说了在香港有一技之长，很容易混口饭吃，就这样我也成了“音乐人”。

父亲说实在混不下去，卖掉这把小提琴，买张机票回来吧。一路火车周折，加上繁琐的过关，我时时刻刻把这“宝贝”搂在怀里。

不仅是价值还有一份感情，有时候孤独了还想搂着睡觉，怎么会舍得卖掉呢？毕竟她是陪我从大陆到香港，再远渡重洋来到加拿大。

编辑：周志刚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黄海孤舟，驶向自由

——致敬董广平先生

作者：赵令军

2026年5月，中国黄海。惊涛骇浪之间，一艘红色橡皮艇正在奋力前行。艇上的老人已经六十八岁。风暴在他身后翻滚，曙光在远方若隐若现。如果不知道他的故事，人们或许会以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海上冒险。但事实上，这不是一次冒险，而是一场持续了二十七年的远航。这位老人，是坚持追求自由，并持续揭露中共暴政的董广平先生。

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聚光灯。陪伴他的，只有无边无际的大海。他奋力驾驶着橡皮艇，在黑夜与海浪之间艰难前行。海风呼啸，巨浪翻滚，四周一片漆黑。三十多个小时后，他终于抵达韩国。消息传来，无数人人为之震动。

许多人惊叹于他的勇气。而让我更加震撼的，却不仅仅是这三十多个小时。而是此前整整二十七年的追求自由、抵抗暴政的岁月。

1999年，作为一名警察，董广平先生因参与有关“六·四”问题的公开联署而遭到打压。从那一天开始，他的人生被彻底改变。警职被开除，自由被剥夺，牢狱之灾接踵而至。2001年至2004年，他身陷囹圄。2014年，他再次因纪念“六·四”活动而遭秘密关押。然而，即使如此，他依然没有放弃对自由与良知的坚持。

2015年，董广平先生与家人逃离中国。在泰国，他获得联合国难民身份，并获得加拿大接收。那一刻，自由似乎已经触手可及。然而命运却再次露出了冰冷的一面。就在启程前夕，他被强行遣返回中国，自由之门，再次关闭。

对于许多人而言，这样的打击足以击碎所有希望。然而董广平没有。2019年，他试图游往台湾金门，失败。2020年，他逃往越南，再次失败。一次次希望燃起，一次次希望破灭。一次次跌倒，一次次重新站起。如果换作别人，也许早已选择沉默，但董广平先生却始终没有向命运低头。二十七年来，他失去了自由，却没有失去信念；遭受了打压，却没有放弃良知；经历了失败，却始终没有停止前行。

我常常在想，一个人究竟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在一次次挫败之后，依然选择继续出发？董广平先生用自己的人生给出了答案：纵然道路漫长，纵然身处黑暗，也依然要向着自由的方向前进。

2026年，当那艘橡皮艇驶入黄海的时候，它承载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命运。它承载着一个中国人对自由的渴望，承载着一个人在二十七年苦难中从未熄灭的希望，也承载着无数良知人士对于尊严与自由的追求。

与此同时，还有许多人始终没有忘记他。从人权组织到海外民主人士，从长期关注案件的朋友到参与救援的人们，他们接力守望，持续发声。其中，民主阵线主席盛雪女士长期奔走呼吁，与许多关心董先生命运的人一道，为他最终安全离开韩国、顺利抵达加拿大付出了

大量努力。正因为有人始终没有放弃，一场原本充满未知的逃亡，最终迎来了团聚的结局。他们让人们看到，在漫长黑夜之中，总有人愿意为他人举起一盏灯。

对于董广平先生而言，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逃离，而是一场跨越二十七年的远航。从1999年到2026年，从失去警职到重获自由；从监狱到大海，从黑暗到曙光。这条路，他走了整整二十七年。黄海上三十多个小时，只是这场远航的最后一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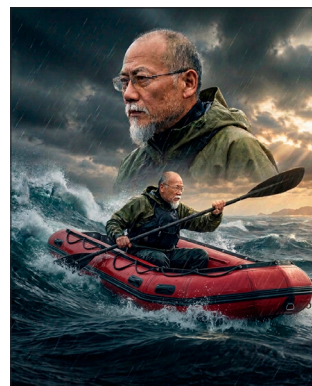
如今，那艘曾经漂泊在黄海上的橡皮艇，终于驶向了自由；那位历经二十七年磨难的老人，也终于踏上了加拿大的土地，与分别多年的妻女团聚。这一刻，人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团聚。更是一段跨越二十七年的坚持，终于迎来了属于它的答案。

海浪终将平息，风暴终将过去。但人们会记得，曾经有一位六十八岁的老人，驾驶着一艘橡皮艇，穿越黄海，驶向自由。

向董广平先生致敬！也向所有曾经为他奔走呼吁、默默守望的人致敬！因为自由从来不会从天而降，它属于那些在黑暗中依然守护良知的人，也属于那些在风暴里始终没有放弃希望的人。

历史终将记住：曾有一位六十八岁的老人，驾驶着一艘橡皮艇穿越黄海；也终将记住，在他驶向自由的路上，还有许多人默默举起火把，与他同行！

编辑：黄吉洲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中国民主党主办

Sponsored by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在野党》杂志社

总编辑：朱虞夫
社长：郑存柱
出品人：景辉辰

荣誉主编：

毛庆祥（发起人） 谢长发（倡导人） 胡石根 陈西 吕耿松 查建国 陈树庆 许万平 刘贤斌 胡明君 黄燕明

副总编辑暨副社长：鲁慧文

轮值总编辑：冯仍

日本分社社长：漠北独侠 / 漠北孤侠

副主编：张致君 陆乾坤

编辑部：李聪玲（部长） 李晶（副部长） 钟然（副部长）

胡丽莉 冯仍 周志刚 赵杰 韩立华 黄吉洲

胡景 Gloria Wang Geoffrey Jin

收稿部：马群（部长） 田家元

校对部：冯仍（部长） 熊辩（副部长） 程筱筱（副部长）

王滨 孔祥庆 毛一炜

翻译部：吕峰（部长） 周敏（副部长） 何兴强 戈冰 沈美花

美编部：胡海宁（部长） 阎梦菁（副部长） 刘敖（副部长）

宋佳航 傅贻红 张帆

采访部：贾嘉（代理部长） 缪青（副部长 - 旧金山记者站站长）

邢致远（副部长） 胡向飞 陀先润 胡景 Rong 侯冰

封 郝剑平 庄帆 韩震 唐鑫

宣发部：Gloria（部长） 彭硕（副部长） 曾群兰（副部长）

何愚（副部长） 夏体姗 黄吉洲 李延龙 程筱筱 张

晓丽 Rong 汪洋

信息技术部：卢新虎（部长） 卢超（副部长） 李建伟

张湘潇 程筱筱 张荣鑫 姜俊良 吕峰 胡丽莉

人权观察部：黄吉洲（部长） 张维清（副部长） 陈娟（副

部长） 何愚 老默 王晓华 周敏

公关事务部：李享（部长） 王连江（副部长） 黄国安（副

部长） 宋娟华 翼超 张帅 刘乐源 蔡政 赵长

寅

外联部：张致君（部长） 赵杰（副部长） 王海霞（副部

长） 史庆梅（副部长） 常坤 张俊杰 权录军 汪洋

Rong

财务部：朱晓娜（部长） 高晗（副部长） 朱小砚（出纳）

张致君

行政部：吕聪（部长） 张宇（副部长） 陈婷

法务部：陈闯创 郑存柱

投稿与联络方式

URL: www.ZYD1998.com

Email: zaiyedang1998@gmail.com

Tweet: @zaiyedang1998

Address: 228 N Garfield Ave #202, Monterey Park, CA 91754, USA

Telephone: +1-626-889-0419 | 张致君

亲爱的读者与战友们：

《在野党》是我们共同的火种，承载着无数中国民主志士二十七年来前仆后继的牺牲与期盼。这份刊物从1998年的呐喊中诞生，在铁蹄与暴力下中断，却从未泯灭我们追求自由与正义的信念。今天，我们《在野党》重新出发，这不仅是一次杂志的复刊，更是为中国民主、人权与法治而战斗的庄严誓言！

一路走来，我们深知前方依然布满荆棘。但我们也更加明白，只要有您的支持，这盏希望之灯就能持续燃烧。您的每一份捐款，都将帮助我们支付杂志制作、印刷与发行费用，帮助我们搭建更加广阔的传播平台，也为我们调查迫害案例、组织采访交流提供有力保障，让《在野党》成为海内外民主力量集结的号角，让真相与呐喊直达世界各个角落。

历史的洪流正在前行，我们呼吁您与我们一起，不再沉默，不再退让！请扫描本页二维码，以 Zelle 捐款支持我们，让我们手牵手、心连心，共同守望一份对自由的承诺、一份对正义的坚持、一份对美好未来的追求！

您的善意将铭刻在《在野党》的史册中，您的力量也将成为中国民主进步最真实、最宝贵的见证！

如有国际合作与联系意向，也欢迎通过 zaiyedang1998@gmail.com 与我们取得联系！请关注我们的官方推特：@zaiyedang1998，与我们保持密切互动，共同见证并参与这场改变中国未来的努力！

抗共救国，我们是认真的！为了中国民主自由，我们更加坚定！

《在野党》杂志社 敬上



Zelle

可直接转账到 Zelle 账号 zaiyedang20250625@gmail.com

收款名称为：Opposition Party INC

《在野党》2026 年 7-8 月接收的捐款信息如下：

捐款日期	捐款者姓名	捐款金额	捐款用途
07.21.2026	Changyin Zhao	\$100.00	捐助杂志社
07.27.2026	Xiaona Zhu	\$200.00	定向捐助朱虞夫
08.05.2026	Liangjiang Wang	\$200.00	定向捐助朱虞夫
08.06.2026	Kai Li	\$200.00	定向捐助徐光
08.10.2026	Leyuan Liu	\$100.00	捐助杂志社
08.13.2026	Zheng Cai	\$100.00	捐助杂志社
08.15.2026	Yongde Tian	\$180.00	定向捐助邹巍管爱宗
08.15.2026	Fengge Wang	\$180.00	定向捐助邹巍管爱宗
08.15.2026	Zegang Yuan	\$180.00	定向捐助邹巍管爱宗
08.15.2026	Xing Wang	\$180.00	定向捐助邹巍管爱宗
08.15.2026	Jiawei Wang	\$15.00	定向捐助邹巍管爱宗

幕 后 团 队

《在野党》并非在真空中完成。

从选题策划、内容编辑、事实核实与语言转换，到版式设计、校对、发布与长期维护，每一期的完成都依赖一支长期协作、分工明确的幕后团队。

团队成员分别承担文字编辑、资料核验、翻译协调以及版式与技术支持等工作。多数情况下，他们并不出现在显眼位置，但正是这些持续、稳定的专业劳动，构成了杂志得以按期完成并保持质量的基础。

编辑与出版岗位分工说明：

一、内容策划与选题统筹

由编辑团队共同完成选题方向的确立与内容结构规划，确保刊物在价值立场、主题连续性与公共讨论深度上的一致性，构成每一期内容生产的起点。

二、记者与写作

由前线记者、特约作者及撰稿人员组成，负责采访、资料整理、事实核实与写作，为刊物提供第一手文本内容与信息来源。

三、编辑与校对

由编辑团队对稿件进行结构性编辑与语言修订，并由校对人员对定稿内容进行文字、标点、事实与格式层面的复核，确保文本准确性、严谨性与出版一致性。

四、翻译与语言支持

由翻译与语言支持人员负责中英文内容的互译与语言协调，确保各语言版本在语义、语气与信息完整性上的一致，为刊物的跨语言传播提供保障。

五、版式设计 with 出版制作

由幕后制作团队完成刊物整体版式设计 with 出版制作工作，包括版式系统设定、页面结构规划、文字与图像编排、双语内容技术适配，以及印刷与数字版本的最终文件输出与校验。该环节承担将内容转化为可持续出版成品

六、发行与传播支持

由相关支持人员协助完成刊物发布、传播渠道协调与读者反馈整理，使出版成果进入公共视野并形成持续影响。

荣 誉 墙



胡丽莉，中国民主党党员，现任《在野党》杂志社编辑。自《在野党》筹备复刊之初，她便加入杂志社团队，参与编辑工作，并负责美国各地民主活动相关资料的收集与上传。她积极参与海外民主活动，为民主事业宣传、呐喊，也走进一场场线下活动，用自己的方式为追求自由与民主的人们发声。

在《在野党》的工作中，无论是编辑稿件、收集活动信息，还是其他力所能及的事务，她都认真投入，不计较工种，也不在意个人回报。她认为，只要是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就应该尽力而为。对她而言，《在野党》不仅仅是一本杂志，更是一支为民主发声的喇叭，是连接海内外民主力量、记录时代声音的平台。

她希望，《在野党》这棵从复刊中重新萌芽的小树苗，能够不断成长，最终成为参天大树；也希望这支“喇叭”的声音能够传得更远、更响，让更多人听见真实的声音。无论道路多么漫长，她都会尽己所能守护这份初心，让《在野党》不断壮大，成为结束极权、恢复民主道路上的—份力量。



钟然，中国民主党党员，现任《在野党》杂志社编辑部副部长。秉承中国民主运动前辈追求自由与民主的志愿，他积极参与海外民主活动及《在野党》的编辑出版工作，在文字与行动中关注中国社会现实，也关注那些仍在为民主与自由发声的人们。

在杂志社工作中，他负责协调编辑部同事开展稿件整理和编辑等工作，并积极为《在野党》撰稿、投稿。他相信，文字不仅是记录时代的工具，更应承担社会责任。他希望通过真实的文字呈现社会现实，关注时政中的黑暗与不公，警醒沉睡中的国人，让更多值得关注的事件和声音被看见、被了解，唤起更多人的关注与思考。

前路或许漫长，但结束极权、恢复民主的信念从未改变。他愿继续与志同道合者同行，为中国早日走向民主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劉賢斌 (1968 -) 中國民主黨的長期堅守者

二十歲，他因六四走上追求民主之路；五十二歲，他第三次走出監獄。三十餘年間，從八九民運到九八組黨，從《零八憲章》到公民維權，劉賢斌三度入獄，二十餘年歲月消逝于鐵窗之內。青春可以被奪走，身體可以被囚禁，但他始終沒有放棄最初的選擇——讓中國走向自由、民主與法治。

他把青春留在了鐵窗裏，卻把信念帶出了每一道牢門。

